精 / 选 / 古 / 今 / 中 / 外 / 故 / 事 / 佳 / 作

民间故事选刊®

订阅代号：18-28 定价：6.00 元

总第562期

2020.8
【上半月】

毒之吻
无臂刀客
参王岭的秘密



民间故事选刊在线阅读　民间故事选刊微店

王加林作品选



王加林简介

王加林，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师从画家赵贵德先生。2005年以来深入研究创作陶瓷绘画，2016年在磁州窑创作出“史前记忆”系列陶艺作品，“莲荷铸梦”系列绘画与唐山骨质瓷深度结合，2017年“天书神韵”系列绘画在唐山骨质瓷和景德镇陶瓷上创作成功。撰写出版有《书画艺品》《百名画家陶瓷艺术精品集》《畅怀瓷——王加林陶瓷艺术精品集》《花非花山非山绘画集》《诗百首》《感悟生活》《生活的回声》等多部艺术专著。



天书神韵系列



莲荷铸梦系列

金戒包在饺子里

◇文／戴希　图／段明



厂子垮了，夫妻俩也下岗了。下岗了怎么办？夫妻俩一咬牙，把所有的积蓄拿出来开了家饺子店。起初饺子店的生意还不错，可近来却愈来愈冷清了，夫妻俩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

屋漏偏遭连阴雨！就在夫妻俩闷闷不乐烦恼不已之时，妻子的金戒指又不知什么时候弄丢了，那还是夫妻俩热恋阶段，丈夫特地送给妻子的定情礼物。

妻子难过得几乎泪如雨下。丈夫的心里也疼，但丈夫毕竟是男人，男人应该大度，男人不会疼在脸上，于是丈夫从容不迫地劝妻子说："店子里里外外我们都找遍了，还是没找着，是不是一不小心包在饺子里了？"经丈夫这么一指点，妻子的眼睛唰的亮了。妻子转悲为喜，十分急切地说："那我们赶紧把所有的饺子打开看看！"丈夫并不赞成，"打开所有的饺子多烦！我们累得还不够吗？不如……索性让别人帮我们吃出来！"妻子将信将疑："真能吃出来？"丈夫盯着妻子："也许可以！吃不出来，打开饺子去找也是白搭。"妻子一想也是，便依了丈夫。

很快，丈夫就在饺子店前贴出了一张醒目的告示："因生意火爆，忙乱之中，本店女主人的金戒指不慎包进了饺子里，为了答谢顾客们对本饺子店的青睐与厚爱，今后不论谁吃饺子时吃出了金戒指，我们都忍痛送给他（她）作为纪念。只是，恳请各位吃饺子时，千万不要太性急，如若不慎让金戒指卡住了脖子，本店概不承担任何责任。"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告示的内容一传十、十传百，饺子店里又热闹起来。

每个吃饺子的人都很留心，妻子也十分紧张地扫视着店里每个吃饺子的人。可吃饺子的人走了一拨又一拨，就是不见有谁吃出了金戒指。

这天忙完后，妻子终于不安地问起金戒指来。"金戒指是吃不出来了，它压根儿就没包进饺子里。"丈夫不紧不慢地说。妻子惊讶了："那怎么办？"丈夫回答道："还能怎么办？它就在我的上衣口袋里！"说完得意扬扬地掏出那枚金戒指，双手捧着将它还给了妻子。妻子的目光一亮，高兴得不得了。

"金戒指肯定是你存心藏的，干吗骗我？"稍稍平静下来，妻子嗔怪丈夫说，"看你把我急的……"丈夫就嘿嘿一笑："不是想吃出金戒指，哪会有那么多顾客光临我们的饺子店？早让你知道金戒指让我藏着了，你会那么虎视眈眈地注视每一个吃饺子的顾客，让他们都信以为真？"

妻子这才恍然大悟。她十分怜爱地用手点了点丈夫的鼻尖："你呀，你！"

选自《死亡之约》

民间故事选刊® 目录

2020.8（上）【总第562期】

顾　问　方竹学
社　长　睢振威
主　编　王　瑜
副主编　戴　培
编辑部主任　孙　逗
编　辑　安立芬　王　静
编辑部电话　0311-87046170　87088404
投稿·建议邮箱　Mjgsxk@sina.com

设计部主任　李　冉
美术编辑　王　楠
美术邮箱　qian-shanyue@163.com

市场策划部
邢国琳
0311—87065018　13903311580
郭志军
0311—87828762　13930120002
广告邮箱　Xingguolin@sina.com
发行邮箱　Guozhijun16@126.com

合作网络　龙源期刊网　超星期刊域出版平台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博看网　中邮阅读

主管、主办单位　河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编辑出版《民间故事选刊》杂志社有限公司
地址　石家庄市中华北大街市庄路66号
邮政编码　050000
出版日期　每月1日
印刷　河北永盛印刷有限公司
国内总发行　河北省报刊发行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399信箱）
邮发代号　18-28
发行范围　公开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13-1055/I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003-255X
广告发布登记证　130105201900007
本刊法律顾问　贡子明
定价　6.00元

精彩首页

金戒包在饺子里　戴希　1

拍案惊奇

赊刀　大刀红　4
耳报神　范大宇　7
寻匪记　他他　11
不老草　于小渔　14



惊险故事

超级魔术师　龚建平　17
参王岭的秘密　高伸武　20
极限飞行　宋文奇　24
金雕复仇记　刘小红　27

世说新语

冰雪竹梅图　郁林兴　30
捡洋落儿　李永生　33
完美抓捕　何一飞　35
忘了我是谁　刘自忠　37

声明：稿件凡经本刊使用，如无电子版等方面的特殊声明，即视作同意互联网全媒体传播。本刊刊用所有图文可用于本刊网站、合作网站及数字出版，本刊支付稿费已包括上述使用方式的报酬。

精选古今中外故事佳作

minjiangushixuankan

悬疑志

凭空消失之谜 [美]克莱顿·劳森 42

毒之吻 刘津东 45

开心岛

解毒广告 余显斌 48

新发明的枕头 [日]星新一 50

别来排队 张国心 51

点个赞就行 52

异度空间

画楼 王贞虎 53

魔力相机 李谦 56

美食居闹鬼 陈效平 59



古今异事

桃符 武司风 61

蛇仇 彭霖山 65



侠客传

无臂刀客 马卫 69

藏虹刀 黍蔼 73

捕头施大侠 竺吉捷 78

故事段子

考神 吴明 6

共同语言 若菊 29

如此粗心 宋炳成 64

请勿让座 黄超鹏 68

多看了一眼 王培静 80

八戒笑坛

突然尴尬 等 40

赊刀

◇文／大刀红　图／段明



清朝乾隆年间，归州县夫子乡有一户中等人家，户主叫刘承宗。刘承宗人高马大，有一把蛮力，把家里的二十亩地打理得井井有条。那几年，政通人和，乾隆皇帝免了全国三年赋税。这年初秋时节，刘承宗把仓库里的镰刀拿出来，准备磨好几日后收割稻子。可他拿出镰刀一看，上面的齿口已经磨光，必须买新的镰刀。正在这时候，他听见有人吆喝："赊刀啰！赊菜刀、镰刀、柴刀、杀猪刀、剁骨刀啰……"

刘承宗一看，只见一个中年人头戴斗笠，背着背篓，背篓口上一圈露出的全是弯月般的镰刀头和柴刀头。刘承宗很纳闷，只听说过卖刀的，还从没听说过赊刀的。于是他对中年人说："大哥，进院子喝口水吧。"

中年人也不推辞，走进院子。等中年人喝完水，刘承宗问："我刚才听大哥说赊刀，不会喊错了吧？"

中年人说："没错，就是赊刀。"

刘承宗问："怎么个赊法？"

中年人问："现在大米多少钱一斤？"

刘承宗说："三文铜钱一斤。"

中年人又问："那镰刀多少钱一把？"

刘承宗说："三十文铜钱一把。"

中年人说："也就是说，一把镰刀可以换十斤大米。"刘承宗说不错。

中年人说："这赊刀嘛，就是你和我立个契约，我现在把刀赊给你，一文不要，等大米涨到三十文铜钱一斤，我再来收刀钱，到时，一把刀按三百文铜钱收取。"

刘承宗笑道："大米价钱如果涨十倍，我们这些种田的人岂不都要发财了？我父亲活了七十二岁，历经康熙、雍正和本朝，大米也只从两文一斤涨到三文一斤。我劝大哥还是不要赊刀了，只怕大哥活一世，也收不到刀钱。"

中年人笑道："如果我活不到那时候，自然有其他人来收账。"

刘承宗见中年人不听劝，心想此人多半脑子有毛病，就说自己要赊刀。中年人说："赊刀的必须是男丁，每个男丁限选两把刀。"

刘承宗有两个儿子，家里共有三名男丁，他就选了两把镰刀、两把柴刀、一把杀猪刀、一把剁骨刀，然后在中年人的账簿上签下名字。等中年人走后，刘承宗见每把刀上都刻有一个小小的八卦图形。他试试那几把刀，钢火很好，刀刃锋利，竟然从不卷口。

一连几天，这个中年人都在村子里赊刀。不少乡亲都赊了刀，大家纷纷嘲笑中年人的愚笨。

过了一个月，村子里来了一批官差，挨家挨户地搜寻天地会的人，说天地会的首领庞广宇在这附近活动过。原来，不久前庞广宇打着“反清复明”的口号，带领几百人攻入归州县城，坚持了半个月，却因无人响应，被清军轻轻松松地剿灭。庞广宇逃离时，将县衙内的万两白银带走了。官差们在村里搜查了半天，没有找到庞广宇，这才作罢。

转眼十多年过去了，皇帝由乾隆换成了嘉庆，刘承宗的两个儿子刘一虎、刘二虎都已经二十多岁。刘承宗虽然身体还十分健硕，但觉得这两年的苛捐杂税越来越承受不了。

这一年，归州又是大旱，一连三个月，没下一滴雨。刘承宗家还有一百多斤余粮，村里有的人家去年就没了粮食，还有的村子里已经饿死了人。

这天，乡长带着几个县里的衙役前来征税，刘承宗笑脸相迎，说：“乡长，我家的赋税全交齐了。”

乡长“哼哼”两声，一旁的衙役说：“你没有听说吗，最近‘天地会’造反，皇上下旨了，每家要收一两银子‘剿匪税’。”

刘承宗说：“乡长，家里实在是一文钱也没有了。”

乡长说：“没有钱，卖粮不就行了？现在一斤大米四十文，一两银子价值一千六百文，你们卖四十斤大米就够了。”

刘承宗说：“今年如此干旱，看样子又要颗粒无收，我们还要留下些口粮熬命。”

一个衙役听了，对刘承宗说：“难道你想抗税不成？”

刘承宗的小儿子刘二虎年轻气盛，在一旁叫道：“大旱之年，朝廷不赈灾，还要收税。饭都吃不成，还交什么屁税！”

刘承宗想阻拦，已来不及了，几个衙役上前将刘二虎用铁链锁了。乡长说：“刘二虎胆敢妄言，有造反的意图，你们去县衙领人吧。”说完，他们带着刘二虎走了。

刘承宗知道儿子闯了大祸，马上把家里的粮食卖了，凑了一两银子，交到乡长手里。乡长却不收银子，对刘承宗说：“刘二虎胆敢抗税，如今被打入大牢，只怕还要打点一二，才能开释。”

刘承宗问：“那要多少钱？”

乡长说：“十两银子。”

刘承宗听了，如遭雷击。回到家，他将剩下的粮食变卖，让老婆将银手镯、银发簪取下，又卖了几亩地，凑齐十两银子，正准备到乡长那儿去，只见门外走进一个背着箱笼的年轻人。年轻人问道：“请问，你是刘承宗吗？”

刘承宗忙说是。年轻人说：“我叫庞继浩，来你家讨一笔旧账。家父曾经在这里赊过一批刀具，说等大米从三文涨到三十文时，就来收账，现在大米已涨到四十文了，请你把六把刀的一千八百文铜钱给我。”说完，年轻人掏出账本。

刘承宗听了，脑袋就大了，他对庞继浩说：“确有此事，但现在家里遭难，能不能宽限一段时间？”

庞继浩问道：“你说说什么事，我看能不能帮你。”

刘承宗就把儿子刘二虎的事告诉庞继浩，庞继浩听了，说：“我来收账，听百姓们说嘉庆似虎，下面的差役如同蚊蝇，见了百姓都要咬一口。你先不要急，钱先欠着，三天后，你儿子的事便见端倪。”说完，他告辞而去。

刘承宗信了庞继浩的话，等了三天，没见儿子，差役却带着官兵将他们家团团围住。官兵如狼似虎，将门撞开，把刘承宗一

家老小抓住。刘承宗对差役说：“我刚筹齐钱款，正想给你们送去。”

差役冷笑一声，说：“没想到你胆子不小，竟敢和天地会勾结，攻下县衙，将刘二虎等反贼救走。”

刘承宗连声喊冤。这时，一个官兵从刘家搜出几把刀，说：“看，这些刀上刻着天地会的印记，还敢说你和天地会没有瓜葛？”

刘承宗这才明白，那赊刀的中年人和庞继浩原来都是天地会的人，这下自己可是百口莫辩了。

刘承宗一家人被五花大绑押往大牢。就在这时，一声炮响，几百人手持镰刀、菜刀、柴刀……从道路两旁杀出，官兵一触即溃，四散而逃。

刘二虎跑过来，为刘承宗解下绑人的绳子，将他带到一个老者面前。刘承宗一看，这老者正是十多年前那个赊刀的中年人——庞广宇。

原来庞广宇是天地会鄂西分舵的舵主，十多年前，他带领数百人起义，虽然攻下归州县城，却无人响应。他这才明白，太平盛世，老百姓衣食无忧，民心向着清廷，他起义失败是必然的。

庞广宇用劫来的万两白银买来铁器，打成刀具，将刀具赊给农户，说等粮价涨到十倍时，就会来收钱。他是在等时间，如果粮价不涨，那一定是清清朗朗的世道；如果粮价短时间内上涨十倍，老百姓一定会怨声载道，揭竿而起，那些刻有印记的刀具，就是他们的武器。

鄂西天地会起义，虽然没能成功推翻清廷，但给了清廷沉重的打击，清廷自此由盛转衰。

选自《故事会》2020.3 上

考　神

◇文 / 吴明



李老师在大学任教。考试前，他给同学们划重点内容复习，同学们自然不敢怠慢。

可是一考试，同学们都傻眼了，李老师划的重点大多数都没考，那些没划的知识点专考，搞得同学们头都大了。

几次考试下来，便有同学总结规律：“李老师这是在搞迷魂阵，不划的内容才是重点，下次，我们专挑没划的背，必能大获全胜！”同学们纷纷赞同。

于是，当考试再次来临前．班里的同学们全都准备了那些没划的内容，背得滚瓜烂熟。

转眼，考试又来了，大家自信满满，期待着考个好成绩。

没想到，这回一考试，试题竟然全是重点里的内容，结果可想而知，全军败北。

成绩出来后，李老师一脸诡笑地对同学们说：“我已经听说了，你们光背我没划的内容，厉害！我这次就反其道而行之，怎么样，没想到吧？”

同学们彻底无语，心想：李老师啊，你在搞什么？这是要把我们逼疯吗？

补考前，全班同学都很无奈，这次还怎么弄？重点非重点，看哪都顺眼。

没办法，大家只好把整本书都背下来，没别的意思，就为争一口气。有些同学，干脆连课本前言和目录都背下来了，看你李老师还能翻出什么花样来？

补考这天，考试铃一响，李老师抱着一大沓卷子推门进来，看着大家信心十足的样子，李老师笑了，说：“大家都别紧张，今天的考试，开卷……”

选自《喜剧世界》

耳报神

◇文／范大宇　图／颜玮



垂拱二年（686年），武则天下令制造铜匦，大兴告密之风。全国上下告密无处不在，人人自危。李则玉原本是长安街头的一个小混混，一天走到恒州刺史门前，正赶上刺史家中办喜事，就闯进去，不仅大吃大喝，而且非要银子百两。这等无赖，人人恨之，被刺史管家轰了出去。

李则玉十分恼火，忽然看到皇宫前的铜匦，于是冷冷一笑，就将刺史给告了。告的什么罪名呢？谋反。不久刺史一家被满门抄斩。李则玉却被授予游击将军、侍前御史之职，可谓一步登天。

有道是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李则玉心中明白，自己是踩着别人的血肉之躯升上来的，冤家无数。他招募武林高手作为自己的贴身保镖，扩大府里兵丁数量，日夜巡逻，将寻上门复仇的人一一收拾了。

这天，李则玉正要午睡，突然感到有人在门外一闪。他心头一惊，高声喊道：“哪一个？”话音刚落，一个人挑帘进来，李则玉一看，是刚刚进府不久的女仆王妈。那王妈跪下叩头毕，说道：“老爷，小的有一事，不知当讲不当讲。”

李则玉的好梦被搅，心中不快，皱皱眉，粗声粗气地问：“什么紧急的事，非要在此时呈报？”

王妈吓得又是连连叩头，然后吞吞吐吐地说：“我感到近日会有人潜入府中行刺，而且就在今天。”

李则玉说：“难得你一片忠心，我派人夜里加强巡视就是了。”

“老爷，这刺客应该是在未时出现。”

未时？李则玉一听，正是现在呀。此时，太阳高悬，满院是人，即便行刺，

怎么会挑选这个时辰？于是暗笑，心说：“你这是向我邀功呀。”便不以为然。

可是，还没容他喝口茶，突然听到外面有人争吵，李则玉正要发作，就看到有个人“噌”地冲进屋内。此人手握钢刀，直直地奔他砍来。呀呀呀，李则玉慌乱之中，急急地一摁床头边的一个按钮，几乎同时，就见到一张大网“嗖”地从天而降，横在了那刺客的面前。就在刺客与府中的兵丁及缠绕刺客的丝网格斗之时，李则玉又是一摁按钮，那床一个翻转，将他整个人翻到了地道里，随即那大木床又严丝合缝地扣在了床框上。

李则玉虚惊一场，对那王妈自然感激，赏赐了不少银子。半个月后，他决定去白马寺烧香许愿，让佛祖保佑自己。这事，他除了对自己的老婆说了，再没有对其他人声张，他怕走漏风声，引来不速之客。

岂料，第二天上午，那王妈在给李则玉端茶水之时，突然冒出一句：“老爷万万不可去寺庙，大凶也！”

李则玉差点儿将手中的茶碗摔到地上，他张大嘴，定定地盯住王妈，问：“你说什么？”

王妈躬身，低低地说：“老爷近日不宜去寺庙香火之地，否则大凶。”

李则玉挥挥手，让王妈下去了。他虽然心中犯堵，可他并不想改变主意，一是他太需要佛祖的庇佑了，二是一个老妈子，一个下人的话怎可当真？如果传出去，岂不让人笑掉大牙？

但去是去，李则玉也做了精心安排。怎么安排呢？那就是他让一个老仆人扮做自己的模样，先乘坐一顶轿子，让保镖保护着前去。他则随后骑了一匹快马，只带了三个随从，悄悄跟在其后，并拉开了有一里地左右的距离。

李则玉不远不近地跟着轿子，就在那轿子到了白马寺前，刚要准备落轿时，突然“轰隆隆”，从白马寺里冲出来五六个彪形大汉，他们飞快地围住轿子，举刀便砍。立时，血溅轿子内外，可怜那老仆人，连声都没吭一声，就一命呜呼了。李则玉看得是心惊胆战，后怕不已。

李则玉狂奔回来，仍旧心跳不止。天呀天，如果我自己坐了那顶轿子，此时，不早做了黄泉路上之鬼？

由此，李则玉对那王妈心生好感，心说，难道此人是观音菩萨派来保佑我的？于是唤来王妈，要问个一清二楚。可那王妈却低着头，支支吾吾，说不出什么。李则玉摇摇头，问：“王妈，我已经躲过两劫了，今后可还有？”

王妈脸红了红，说：“老爷，我正要对您言语，三天之内，您一定要注意饭菜，可能有毒。”

啊？李则玉半信半疑。因为，他为了防止中毒，在每顿饭动筷子之前，要亲眼看着手下一个叫刘三的人，先在每道菜里搅拌一番，并要每道菜都先吃上一口后，他才会动筷子。

第二天中午，刘三跟随厨房的人将饭菜端上来了。那刘三已经按惯例，一一将每道菜翻搅一遍，然后一一送入嘴中，这才递给李则玉。

李则玉刚要动筷子，猛然想起王妈的话，不由心中一动，然后放下筷子，静静地观察刘三。那刘三显得有些慌乱，催促道：“老爷，您快吃呀，否则菜就凉了。”

李则玉不动声色，仍旧冷冷地看着刘三。不一会儿，就见那刘三额头上冒出汗珠，身体也有些摇晃。啊！李则玉刚站起来，他就看到刘三“扑通”一声倒在地上，口吐白沫，死了。李则玉震惊之余又十分不解，难道这厨子与刘三串通好了的？那怎么非要赶在今天才下手？再一寻思，笑了，自己前天刚刚换了厨子，这刘三也是半个月前才来的。他早已经吓出了一身冷汗，如

果不是王妈提醒，可能自己已经做了美味之下的鬼。

李则玉一声令下，让手下的人速速将厨子和刘三的家人通通抓来，不，不用抓来，只需全部杀死即可。

随后，李则玉把王妈请来，恭敬地问："王妈，自你来到我这府上，已经帮我摆脱了三次危难。我自然得谢谢你。可，你也要对我说实话，你是如何预测到这三件事的？"

王妈说："老爷，我只是随口一说，碰巧了，您别当真。"

李则玉冷冷一笑，说："王妈，我的为人，你也知道。我想要得到的，不会放走。你能预测吉凶，就决不是什么碰巧。你实话告诉我，我让你后半生享尽荣华富贵，你要是不说，我也会——"

王妈看看天，看看地，看看李则玉，说："老爷，我说了，便是泄露天机，我将在三天之内必死无疑。"

"你要是真死了，我也会大大抚恤你的家人的。你出来做事图的什么？你把这机关说出来，我给你一千两黄金！如何？"

王妈听罢，问："老爷此话当真？"

"我可以立下字据！"

于是王妈这才一二三四娓娓道来。

王妈说，她之所以能预知灾祸，皆因她有耳报神。即如果自己有什么大难，或者天下，或者身边的人有什么大的危难，这耳报神就会在她的耳朵边提前告诉她，以让她有所防范。

李则玉仿佛在听天方夜谭，将信将疑，问："你是怎么拥有耳报神的？我怎么能拥有耳报神？"

王妈说，想获得耳报神的人只能在得知内中机密后的当年有此机会，而能不能获取，则还需要胆量。

至于如何操作，那就是要在八月十六的晚上，独自一人去一座深山中，在子时正时，将一只活的乌鸦放在滚开的油锅中整体烹炸，边炸边要念一道咒语。随后，你的身边就会出现一些屈死的鬼，此时，你万万不能有一丝丝惧怕，你要与他们对话交流，就像聊家常似的。一个时辰后，这些屈死鬼就消失了，但你从此就驾驭了耳报神。

李则玉问："那咒语怎么念？"

王妈犹疑地说："老爷，我是以自己的性命泄露天机的，您应该给我立字据的啊！"

"啊，对对对！"于是李则玉马上写下了一张给王妈千两黄金的字据。

王妈小心翼翼地把这张字据揣好，又叮嘱："老爷，此事，只能你一人知道，你知，我知，天知，地知。当然，我很快就不在人世了。你呢，也不能带任何人上山，否则，前功尽弃。"

到此时，李则玉仍是将信将疑。当然，他是多么希望自己能拥有耳报神呀，那样，自己就会拥有神奇的力量，就会知道谁会对自己有不测之心。但是，他还要观察观察。

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第三天，天刚刚亮，有人报告：那个王妈，不知什么原因，竟暴病而亡。李则玉听了，又惊又喜。惊的是，王妈的话果真灵验，喜的是，自己即将能得到通灵之术。突然，他想起了什么，于是急急地破天荒地第一次主动走进后院，走进了下人的住处。他挥挥手将其他人轰走，定定地看着王妈，然后左右看了看，将手伸入王妈的怀中，将那张字据拿了出来。

李则玉掐指一算，真真是佛祖保佑，再过半个月，即是八月十六。这半个月，李则玉可谓是度日如年。为何？因为王妈已然死了，没有人再能给他预测吉凶。他必须要挨过这半个月，不能出一丁点儿纰漏。

八月十六那天，李则玉坐立不安，就盼着天早一点儿黑下来。刚刚到了傍晚，李则玉就带着五个贴身保镖悄悄地溜出家，然后他漫无

目的地狂奔。眼看着时辰已交戌时，他挥挥手，让五个保镖先回家去。领头的保镖一愣，问：“老爷，您去哪儿？”

李则玉沉下脸，呵斥道：“老爷我到哪儿去，还要向你们通报吗？”“啊，不不不。”五个保镖不敢再问什么。他们都知道李则玉的怪脾气。他平时就是神出鬼没，行踪不定。即便在家里，哪天在哪间屋睡觉，谁也弄不清。正因如此，他多次躲开了对他的刺杀。听了李则玉的话，五个保镖互相看了看，一声呼哨，把马一夹，“嗒嗒嗒”地往回而去。

李则玉看着远去的保镖，暗自一笑，他这才掉转马头，匆匆向青华山而去。李则玉一路上左顾右盼，生怕有个什么闪失。这次，终归是自己一人外出，不得不万分小心。如果不是为了寻找耳报神，他是决不会只身行动的。

不消多时，李则玉已然钻到青华山的深处。他寻了一处平整的地方，架起了小锅，等到临近子时正时，将火点燃，将油烧热。时辰一到，他毅然将一只乌鸦投入到油锅中，然后双腿打坐，闭目念起了咒语。

不消一时，李则玉就听到耳边真真有了动静。他的心“怦怦”地乱跳，天，真的有鬼来了呀，是什么鬼啊？

李则玉忍不住了，他微微地睁开了眼睛。朗朗月光下，他看到自己的身边站着七八个高大的男鬼。李则玉战战兢兢地问：“诸位，你们都是、是什么鬼？”

其中一个“哈哈”大笑，说：“老贼，我们乃是被你害死的恒州刺史家中的鬼！”

李则玉一听，吓得魂魄出窍，结结巴巴地说：“各位，都是过去的事了，我回去后一定为你们超度。咱们今后就是朋友了，我还要仰仗各位呢。”

这些鬼“哄”地笑了，一个高大的鬼一把将李则玉薅了起来，又一下子将他掼在坚硬的地上，恨恨地说：“老贼，你今儿死到临头，还在做害人的梦呀！”

“你们——？”

“我们根本不是鬼，我们都是被你陷害而被满门杀害的忠良后代。为了有今天，我们费了多少心机！”

“你们不是耳报神？”

“耳报神？那是我们为把你引到这儿使的计谋。不这样，你这老贼怎能独自一人上山送死啊。也罢，我们让你也死个明白。”

于是，这些人一二三四，将耳报神的来龙去脉讲了出来。原来，因这李则玉防范措施太过严密，几年中，虽有多人潜入他的府中，或者在他出没的地方刺杀他，可都被他一一化解了。为了复仇，他们冥思苦想，终于设计出了耳报神这一计谋。为了实现这一计谋，有几个义士自告奋勇地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包括王妈、刘三、厨子、进府行刺的人等。那个王妈，正是恒州刺史的女儿。那个抄斩之日，她正巧去寺庙烧香，因大雨未归，侥幸躲过了一场灾难。为了复仇，她用了易容术，并编造出了耳报神这个神话。为了让李则玉相信，还故意挖了三个坑，让他自己往里跳。至于王妈怎么得知李则玉要去烧香，也是她听到李则玉的老婆唠叨才知道的。三次“预测”，牺牲了好几个人，不过，值了。

李则玉听罢，双腿一软跪下了，苦苦乞求：“各位好汉，高抬贵手，饶了我吧！我一定为你们死去的亲人好好超度，我把家里的财宝都送给你们，我再也不敢告密了。不，不是告密，是无中生有地陷害他人了。”

可是，他这样的小人能得到宽恕吗？不可能的。这些复仇的人将他生生地“凌迟”了。

李则玉迟迟没有回家，时间一长，家人不安了，派人四处寻找，在青华山的山顶发现了一堆白骨。通过遗落的衣服，认出了正是李则玉。

选自《上海故事》2020.3

寻匪记

◇文／他他　图／颜玮



祸从天降

从哈尔滨往呼兰去，过了松花江不远，有个屯子叫于金店。

于金店有一个大地主，姓葛。葛老爷只有一个儿子，大伙儿都管他叫葛大少。葛大少在哈尔滨念书，学过俄语，学成之后他本想留在哈尔滨干一番事业，葛老爷却把他叫回了家。葛大少心里烦闷，想干点啥解解闷，就迷上了滑冰。

离葛家不到五里地，就是松花江，正好是大冬天，葛大少便天天去这天然的大溜冰场滑冰。这天，风大雪大，气温有零下40℃，葛大少嫌冷，就没出去滑冰。

这一天，就出事儿了。

清朝末年，俄国人在东北修了一条中东铁路，铁路沿线都架上了电话线。这天可能是太冷了，电话线被冻脆了，风刮雪打之下就断了。断的这一截，恰好在于金店大屯子西边这一段上，于是就有两个俄国兵背着枪，来修电话线。

两个俄国兵一人扯着电话线的一头，往电线杆子上爬。为了尽快完成任务，他们向上爬之前，摘掉了背着的大枪，脱掉了羊皮大袄，扔在一旁，轻手利脚地向上爬去。

这时，有两个土匪从这儿经过，他们见着地上的枪，顿时两眼放光，偷偷摸过去，抱起大枪就跑。声音惊动了电线杆子上的士兵，两个士兵低头一看，吓坏了，电话线也顾不上修了，急忙沿着电线杆子往下滑。

其中一个士兵下来得快，下来后就在后边追。一个土匪回过头，端起枪，“砰”的一枪打在了士兵胸口上。等另一个士兵赶过来一看，伙伴已经断气了。他不敢追了，躲在一根电线杆子后边，叽里咕噜地喊叫起来。

那天，一起过来检查电话线的还有七八个俄国兵。听到枪响和求救声，他们急忙跑过来。见此情景，两个士兵跑回去报信，其余的就去追逃跑的土匪。

那两个土匪见俄国兵追他们，怕暴露老窝，没敢直接往回跑，而是跑进了于金店大屯子，从大屯子中间穿过去，又从屯子后边折回来，绕着小道跑了。

俄国兵跟着进了屯子，没有找到土匪，认定土匪就躲在屯子里。很快，援军到了，一个俄军上尉带来了五十多个俄国兵，还用马车拉来四门大炮。上尉听完汇报，气坏了，命令手下摆好大炮，准备向屯子里开炮，要屠掉整个屯子。

炮口逃生

这又是枪响又是拉大炮的，葛大少哪能不知道呢？他急忙对家里的长工们吩咐了几句，冲出院门，对着上尉用俄语喊："革必旦，不要开炮！革必旦，不要开炮！"

俄军上尉见葛大少和长工们赤手空拳，身上没有武器，也就没怎么防范。葛大少冲到大炮前，忽然回头一挥手，站在大炮底下的长工马上架起了人梯，把葛大少和另外三个长工都塞进了大炮筒子里。

这下子，俄国人傻眼了。大炮筒子里塞了人，炮弹打不出去，就会在炮筒子里直接爆炸，炮筒子就会炸膛，整门大炮就废了。这还咋开炮啊？

几个俄国兵冲过来，要把葛大少他们从大炮筒子里揪出去，葛大少急忙又用俄语冲上尉喊道："抢走你们枪、杀了你们人的，不是我们，是过路的土匪，不信，我可以领你去看他们的脚印。"

看脚印？下了半天大雪，刮着大风，还能留下脚印？俄军上尉让葛大少给整笑了，戏谑地说："好，你带我去找。"

上尉心想，等葛大少找不着脚印，出够了洋相，再把他杀了，然后再放大炮，屠屯子。

可没想到，这脚印还真就让葛大少给找着了。

葛大少让几个长工拿着扫帚，在屯子后面的大道上清扫起来。上面的浮雪扫光了，那两个土匪的脚印就露了出来。两个土匪的脚印，没有直接印在泥土路上，而是印在了大雪上。脚踩下的地方，雪都被踩实了，清扫的时候，旁边没被踩过的雪都被扫下去了，而被踩实了的雪则滞留在泥土路上面，还保持着鞋印的形状。大雪上的脚印，正好是两行。这么冷的天，屯子里的人都躲在家里猫冬呢，谁会出来呀？那两行脚印，肯定是那两个土匪的，错不了。

看完那两行脚印，俄军上尉再看葛大少，眼神可就不一样了，他带着一点钦佩，说："放过你们了。"说完，他领着士兵拉着大炮就要往回走，葛大少却一把拦住了他，说："你就这么空手回去，连一枪都没放，你们长官能放过你？"

上尉一听这话，也犯了愁。这时，葛大少凑在他的耳旁，嘀嘀咕咕地说了起来。上尉的脸色渐渐由阴转晴，竖起大拇指，一个劲儿地夸赞："哈拉少，哈拉少！"

长工们都看呆了，这俄国人难道是给大少爷忽悠傻了？

俄国人拉着大炮走了，刚走出不大一会儿，不远处，就传来了"轰隆轰隆"的大炮声。屯子里的人们一看，只见那大炮正对着松花江中心的棉帽子岛猛烈地轰炸呢。三轮炮弹轰下来，那个像棉帽子一样的小岛就被轰平了，小岛上的砖瓦泥土，被炸得满江面都是。

这些俄国兵炸了棉帽子岛，是为了有战绩，回去好交差吧？不用说，这一定是葛大少刚才给挑唆的。这也太损了吧？棉帽子岛上还住着人呢。一个外号叫徐老怪的孤老头子，就住在棉帽子岛上唯一的一栋房子里。徐老怪平日以打鱼为生，性格很古怪，从不许别人靠近棉帽子岛，只要一有人靠近，他就挥舞着一把剁猪骨头的大砍刀，又喊又骂。即使这

样，葛大少也不能借俄国人的手，把徐老怪给炸死吧！

智除匪患

屯子里的人虽然心里嘀咕，但也知道是葛大少保住了大伙儿的命。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葛家大院门前就挤满了人。有赶羊的，有拴猪的，条件不好的也拎着一棵大白菜。东西多少都是心意，人家葛大少冒死钻大炮筒子，救了全屯子，这就是天大的恩。

不大一会儿，葛家大门打开了，一个长工探出半个脑袋，说：“都回去吧。老爷和大少爷领着家里的人，昨儿个半夜就都跑了。”

都跑了？大伙儿感到奇怪，就问为啥。那个长工从门缝中挤出来，关上了大门，说：“反正人都跑了，我就告诉你们吧。”

长工就讲了起来。

葛大少天天一个人去滑冰，每天都从三拐子湾一直滑到棉帽子岛。这些天，他发现，棉帽子岛上的人忽然多了起来，足足得有十几个。原来，棉帽子岛上有个茅厕，建在岛边的斜坡上，虽然有木板挡着，看不见里边的人，但便溺出来的东西，直接就落进了下面的江里。冬天，那些便溺出来的东西都冻在岛边上，不往前流。可这几天，那些东西竟然一直向前流，都流到了江面上。很明显，没有十几个人，不可能那么快就拉出那么多东西来。

葛大少滑冰的终点，离那个茅厕不远。刚看见的时候，他只是觉得奇怪，可是有一天，他忽然看见棉帽子岛上一个人背着一杆大枪，在房子门口一闪，就不见了。

这里是大江上边，无猎可打，所以岛上的不会是猎人。能背着枪上这儿来，还一下子来了十几个人的，也就只有土匪了。

土匪上这儿来干啥呀？

葛大少细细一想，顿时吓出一身冷汗。这方圆几十里，只有葛家是大户，最有钱。土匪出来，不是为了绑票，就是入室抢劫。绑票不大可能，葛大少天天出来滑冰，也没见哪个土匪过来绑他，那就只能是入室抢劫了。土匪真要是来入室抢劫，全家上下男女老少不全等着送命吗？

葛大少首先想到的就是报案。可警察都胆小得要命，压根不敢剿匪。一抬眼，葛大少看见了铁路边的电话线杆子，忽然有了鬼主意。他找来一根长长的竿子，对着电话线一下一下地拍打起来，终于把电话线给拍断了。

葛大少原本想，等修电话线的俄国兵来了，给他们拿一袋子大洋钱，请他们去干土匪。没想到，还没等他去找俄国兵，那两个土匪就把一个俄国兵给毙了。俄军上尉领着人拉着大炮来了，葛大少眼珠子一转，又有了鬼点子，不但借着俄国人的手把土匪给炸死了，还把他们的老窝棉帽子岛也给炸飞了。

原来是这样啊！大伙儿这才恍然大悟，那个徐老怪并不是什么良民，而是个土匪，还是个看门护院的。他不让别人接近棉帽子岛，不是因为性格古怪，而是怕有人发现他们的秘密。

这时，有人问了，土匪都让俄国人放炮给炸死了，葛老爷和葛大少为啥还要跑？

长工一撇嘴，说：“这十几个土匪虽然死了，可别的土匪也都死光了吗？要是来报复，可咋整呢？”

大伙儿一想，可也是啊，这些个土匪，东山头上大当家的和西山头上二当家的是拜把子，南山头上三当家的和北山头上四当家的是连桥子，互相之间你来我往，狼狈为奸。

“唉！”大伙儿不约而同一声长叹。这个乱世啊，葛大少原先想要去哈尔滨干一番事业，葛老爷不允许，却没想到，一家人以这样的方式离开了……

选自《读者报》2020.3.6

不老草

◇文／于小渔　图／戴清胜



明朝天启年间，冯之木就任新城知县。他一到任上，就先打听本地的风土人情。县丞吕聪就跟他介绍说，新城位于山区到平原的过渡带上。县城以东，都是平原，主产粮食；县城西边，则是高高的凤凰山，山上自然产些山货。民间有谚语：凤凰山，有三宝，奇石、怪根、不老草。

冯之木听后顿时来了兴趣，让他给仔细说说。

吕聪就细细道来。所谓奇石，就是凤凰山的石头形态千奇百怪，那是建造园林假山不可或缺的，是那些有钱的文人雅士们最喜欢的。凤凰山上石头多，那些树木就长在石头缝里，树根更是怪得出奇，挖出来可以雕成各种风物，也是价值不菲。说到这里，他就顿住了。

冯之木催促道：“还有那不老草呢？”

吕聪皱眉说道：“民谚上虽是这样讲了，但奇怪的是，没人认识不老草。凤凰山上的草有的是，各种各样，叫上来叫不上来名字的都有，也不乏名贵中草药，但就是没人认得不老草。下官也曾留意过，可这几十年了，就没见到过。”

冯之木捻须说道：“这也真是怪了。如若没有，民谚上不会这样讲；如若真有，怎么就没人认得呢？”他让吕聪安排个时间，他要到凤凰山上去转转。

几天后，吕聪就带着他上了凤凰山。

凤凰山林密草茂，风景秀丽。冯之木一边爬山，一边细心观察着路旁的草。他自小在山村长大，对草并不陌生，很多草都叫得出名字。后来他读书时，又博览群书，认识了许多新植物。但是，凤凰山上草的种类真是太多了，他看着看着，就

有些眼晕。

这时，突然听前面传来呼喊救命之声。他忙着让差役们过去看看，自己也加快脚步，往前爬去。转过一个山包，前面有一处断崖，声音就是从断崖下发出的。他命差役们砍来青藤，拧成了一道藤索，放到断崖下面去。下面的人接住了藤索，捆到自己腰上，喊一声“好了”，差役们又往上拽。很快，一位须发皆白的老人被拽了上来。

吕聪忙着问候：“何大夫，您没事儿吧？”

何大夫抱拳行礼：“多谢各位，多谢各位！若不是遇到你们，老朽没准儿就得死在这里了。”他见冯之木面生，就怔住了。吕聪忙着给他们做了介绍。原来，何大夫是新城县有名的大夫，大家都很尊重他。何大夫偶然瞥见断崖处有一株老参，就攀着石缝下去采，毕竟年纪大了，手上少了些力气，竟失手掉了下去。亏得下面还有个小平台，托住了他，他才没被摔得粉身碎骨。他再次施礼，感谢大家的救命之恩。

冯之木问他：“何大夫可见过不老草？”

何大夫摇了摇头。他也早就听说过不老草的大名，多次进山寻找，但都一无所获。冯之木问他：“山中可有你不认识的草？”何大夫是中医，认得各种中草药，那是常人所不能比的。他认识的草之外，是否就有传说中的不老草呢？何大夫点点头说：“有啊。”冯之木说：“不老草，也许就在你不认识的那些草里。”何大夫反问道：“那又如何验查？”这话倒把冯之木给问住了。

黄昏时分，冯之木这才带着差役们下山来。

山下就是清风镇，今日恰逢集日，还没散集，人来人往，倒挺热闹。吕聪跟冯之木说，清风镇上的羊肉不错，他想买些回家吃。冯之木灵机一动，兴奋地说道：“有了！”

晚上，冯之木拜访了何大夫。

他把一锭银子放到何大夫面前：“劳烦你帮我做件事吧。”他对何大夫有救命之恩，何大夫哪能拒绝，就问他是什么事。冯之木就请何大夫帮着做个试验，找出不老草来。

冯之木想的很简单，就是从市上买回10只一般大小的羊来，一只喂普通的草料，另几只分别喂何大夫不认识的那些草料，最后看哪只活得更年轻更壮实。

何大夫听了就笑：“老与不老，可非一日之功。就是养上几个月，它们发生变化，年轻与否，咱肉眼凡胎也看不出来呀！”

冯之木摆摆手说：“我自有主张。”

何大夫迷惑地问道：“不过是一个传说罢了，县长大人何必当真呢？如此费尽心力，到最后只怕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吧。”

冯之木重重地叹了口气，这才说，此也为万般无奈之举啊。当初，他怀着报国之志，一路科考过来，殿试时被皇上钦点了探花，任命为知县。他原想着尽己所能，治理好地方，而后往上走一走，实现自己更大的抱负。可是，他虽把地方都治理得富足美满，却因朝中无人，一直被调来调去，不得升迁。他就想，也该走走捷径了。眼下，朝中是九千岁魏忠贤一言九鼎，他只有送上奇珍异宝，才能走通魏忠贤的路子。他已经看过了，凤凰山上那二宝都无殊异之处，这点儿希望，就只能寄托在不老草上了。

何大夫点了点头，神情凝重地说道：“我帮你！”

第二天一早，冯之木就派吕聪带着几个差役下到乡间，寻找同时生出来的10只羊。一只母羊，一窝才生两只，要找到同时出生的10只，也颇费气力。好在清风镇上养羊的人家多，眼下又是产崽期，吕聪没费多少力气，就买来了10只羊。冯之木一看，那10只小羊果然一般大小，咩咩地叫着，他还真分不清哪只

是哪只呢。

何大夫却很有经验，就像区分他那些中草药一样，早已让铁匠打出了10个铭牌，分别挂到每只羊的脖子上，铭牌上则写着一种草的代号。他不认得那些草，也不知道名字，就根据草的形状起了名字。他一个人忙不过来，又雇了个小伙子，每天跟他到凤凰山上去割草，回来喂羊。

转眼就过了几个月，那10只羊都已长大了。这天一早，冯之木就带着一个屠夫来到羊圈，对屠夫说，挑一只最小的羊。屠夫跳进羊圈里，这只摸摸，那只摸摸，很快就挑出了一只最小的羊。让冯之木和何大夫惊讶的是，那只羊竟是吃普通草料的。也就是说，何大夫选中的那9种草，都没能使羊年轻。

冯之木和何大夫面面相觑，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这时，吕聪忽然急急火火地跑过来，对冯之木说："大人你快回衙门吧，知府大人来了！"冯之木不敢耽搁，马上回到县衙，拜见了知府。知府黄大人一脸难看，丢给他一张诉状，冷冷地说道："你先看看吧！"

冯之木一看，大吃一惊，原来是有人把他给告了。告他的人，竟是新城县的王二小。王二小的母亲王朱氏突发急症，他赶去请何大夫来看病，谁知何大夫被知县大人赶到山上去割草养羊。他请不到大夫，误了他母亲的诊治，他母亲死了，他便告知县冯之木草菅人命，鱼肉乡里。

黄大人见冯之木看完了诉状，冷冰冰地问道："王二小所告，是否属实？"冯之木忙道："并不属实。何大夫割草喂羊，并非本官所逼，而是本官雇他去的。"王朱氏死了，冯之木心里也很愧疚，但想想这其中也未必有着因果关系。新城县又并非只有何大夫这一个大夫，王二小完全可以去请别的大夫，又怎能把他娘的死推到自己身上？况且，就算有罪，他也不能揽到自己身上啊！于是，黄大人就命差役传来何大夫，问个究竟。

何大夫如实一讲，黄大人见王二小所告并不属实，这才稍稍露出些笑容，好奇地问道："你为何要雇何大夫给你喂羊啊？"冯之木就把寻找不老草的事讲了。黄大人不耐烦地一挥手道："无稽之谈。世上要有那般宝贝，还轮得到你们去找？只怕先辈们早就找光了，他们也会活到现在不死呢。"

冯之木豁然一笑："是啊。"

看看天已近午，冯之木就命差役把那几只羊捉来，宰了炖了，招待黄大人和随行的差役们。等到羊肉炖好，他命人盛了一盆，递给何大夫说道："何大夫帮我养羊，实在辛苦，你也尝一尝吧。"何大夫凑近闻了闻："好香的羊肉，拙荆肯定爱吃。多谢大人，我赶紧回去，让她尝尝刚出锅的热羊肉啊。"说着，他端着盆，快步走了。

望着何大夫健步如飞的背影，冯之木忽然呆住了。这一瞬间，他也醒悟了。何大夫都六十好几的人了，却精神矍铄，身子骨如此硬朗，比一般人都显得年轻。根本的缘由，可不就是他经常上山去采药吗？不老草，不老草，原来凤凰山上真有不老草啊。只是，一般人眼拙，看不到啊。而这份重礼，又如何送给九千岁呢？送是送不出去的，那就由自己来享受这份天赐瑰宝吧。

自此之后，冯之木就拜何大夫为师，学上了中医，研究上了中草药。他辞官之后，也没回老家，就在清风镇上买了座房子，且作为医馆。但他在医馆里呆的时间很少，更多的时候，他是到凤凰山上去采药。细心的人发现，他比做官的时候还显得年轻呢。有人问起，他就说，他年轻的秘密就是多到凤凰山上去爬爬走走。

问的人总是撇撇嘴说：谁信！

选自《故事林》

超级魔术师

◇文／龚建平　图／段明



中秋节晚上，一直默默无闻的励伟突然火了起来。他表演了一个“起死回生”的魔术，获得了现场雷鸣般的掌声。

那晚的舞台灯光璀璨，励伟拿着一条黑鱼，手起刀落将鱼剁成了三截。然后将鱼头、鱼身、鱼尾放入盛满清水的盆中，一段段进行拼接。令人惊奇的事情发生了，黑鱼居然活了过来，扭头摆尾游动自如。

整个表演历时八分多钟，观众们大声叫好，欢声如潮。励伟一夜间便成名了，成了炙手可热的魔术师。接着，就有人联系他到各地表演，观者如过江之鲫。

随着演出活动的频繁，陪伴女朋友蔡芸芸的时间便少了，他不免心里愧疚。

蔡芸芸也是一个魔术师，擅长表演扑克牌的魔术，但演出效果不佳。励伟刚出道时，两人组合成搭档表演。她很欣赏励伟身上那一股钻研劲儿，后来干脆做了他的助手，一同表演魔术。所谓“患难见真情”，两人也从事业伙伴发展成了情侣。现在励伟渐渐出了名，她就由台前转到了幕后，全身心支持心上人的事业。有了这份鼓励，励伟就一心钻研起魔术，并完全投入商业化运作，不久名气就如日中天。有一个“水箱逃生”的节目，最是受人追捧，已经连演一百多场，还是令人目眩神迷。

在节目中，励伟由观众上好脚镣手铐，还用链条五花大绑绑了起来，并且扣上十多把挂锁，只让他嘴里叼一根钢针。一切准备就绪，就将励伟投入一个四面透明的玻璃柜里。接着往玻璃柜里注水，六十秒钟水就会注满。励伟要在这六十秒中解开手铐脚镣和链锁，不然等水注满后，他将会被水淹没。

表演一开始，观众的心就紧张得透不过

气来。因为看着水越来越满，励伟的表情又非常“惊恐”。他拼命地扭动着身体想解开枷锁，但如何解得开。挣扎了一阵子，嘴里的钢针还偏偏掉入水里，怎么都捞不到。形势越来越危急，水已经漫到了脖子处，一把锁都没解开，眼见便要被活活淹死了。

观众们大声惊呼，有的都捂住眼不敢看。瞬间水就淹没了励伟的口鼻，他还在水中挣扎，大口大口地吐着气泡。计时器显示倒计时，九、八、七……就在最后一秒钟响起的那一刻，只见励伟身上的锁链等突然全部散落了，他一跃而起跳出了玻璃柜。

观众们纷纷起立欢呼，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真是太神奇了，最后一秒钟他是如何脱险的，居然没一个人能看出来。

因为这个魔术，励伟获得了巨大成功。这时，便有不少双眼睛暗暗地注视着他。这天，不知从哪儿冒出来一个叫“冷面屠夫”的人，特意戴了一个面具，在网上发了一段五分多钟的视频，专门破解“水箱逃生”。

原来，励伟口中的钢针其实是个诱饵，专门诱导观众以为他会用钢针解锁，钢针掉落水中时，更令观众紧张不已。实际上，真正的钢针隐藏在励伟的手铐中。这里有一个暗格，抽出来就是一根钢针。就在励伟背着手左右挣扎之际，其实已用钢针将手铐解开了。接着就是五花大绑的链条和挂着的那十多把锁，其实这也是迷惑观众的道具。这根链条是专门定制的，每隔十个节中，就有一个暗扣。所以，当励伟第一时间解开手铐后，就假装吐出大气泡遮挡观众的视线，实际上他已经将链条上的暗扣全都解开了。最后等观众们紧张得透不过气来时，他才解开脚镣，匪夷所思地跃出玻璃柜，显得惊险无比。

视频在网上一公开，观众们才恍然大悟，都觉得这个节目没那么好看了。励伟因此恨得咬牙切齿，这个“冷面屠夫”是谁？为何要跟自己过不去？

恨归恨，励伟仍然不断创作新魔术，有“火海藏身”“钢钉穿胸”……每一个新魔术的上演，都引来观众们的热捧。但没过多久，“冷面屠夫”总是发来破解视频，好比一把火烧得正旺，却被人故意用一瓢水瞬间浇熄了。

励伟赶紧叫来黄亮，如此这般地交代了一番。黄亮是他的得力助手，在团队中是仅次于励伟的二号人物，平时主要管外部运营，办事能力非常强，连励伟都自叹不如。

黄亮依计而去，搜山检海般地要找出“冷面屠夫”这个人。别人或许没办法，但黄亮就有这个本事，因为他所掌握的资讯四通八达，谁敢跟励伟作对，简直是找死。

可能是嗅到了危险的味道，“冷面屠夫”居然再未在网上现身。励伟心生一计，将一个大型魔术“电锯惊魂”搬上了舞台。

这个节目既惊险，又刺激，是这些年来的巅峰之作。在节目中，励伟趴在一张桌子上被捆牢，一把电锯从空中高速旋转着锯下，正锯在励伟的“腰上”。励伟因此被分成两截，惨不忍睹。关掉电锯后，助手将励伟的上半身和下半身拼接。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发生了，励伟居然又活了过来，跳下桌子毫发无损，令观众大呼过瘾。

这个节目获得了如潮的好评，因为实在玄妙，无人能参透其中的奥秘。励伟就是要利用这个节目引出“冷面屠夫”，然后让黄亮顺藤摸瓜把他找出来。

可是一个多月了，“冷面屠夫”依然未现身。黄亮正不知从何入手，励伟却突然说：“我知道‘冷面屠夫’是谁了。这次我要单独会一会他，你们都不要插手。”

三天之后，励伟出现在南方的一座小城。在一条小巷中，寻访到一个瘦高个儿。瘦高个儿冷峻地看着他：“你终于还是找到我了！”

励伟点点头：“是的，我早该想到‘冷面屠夫’就是你，就是和我同门学了十年艺的师弟。”

瘦高个儿沉吟良久：“那么你是来兴师问罪，怪我破解了你的魔术啰？”

“不！我是想来帮助你，让你过上好日子……”励伟的话中透着深情厚谊。

原来，瘦高个的确是励伟的师弟，名叫冷小飞。当年学艺时，因为一次意外摔了一跤，把右手给摔骨折了。后来韧带没有完全恢复过来，在表演魔术上技艺大打折扣。再后来两人各奔东西，多年没有联络。励伟就是看冷小飞破解魔术时右手显得不灵便才想起是他，这才不远千里来找他，想给他一个好的前程。

不料冷小飞却不领情：“师兄，其实我并不需要你的帮助。如今我在各个歌舞厅里表演近景魔术，收入并不差。你这次来的目的我很清楚，就是要我不再破解你的魔术了。这点我可以答应你，但我要告诉你一个真相。其实破解你魔术的另有其人，我只不过受人所托，从幕后走到了台前而已。”

“另有其人，那会是谁？”

“这事我答应过人家，不能说出来，所以只有靠你自己发现。”

励伟瞬间便想：这人会不会就是黄亮？因为只有将自己搞垮了，他才能稳坐第一把交椅，这一招扮猪吃虎可真够高明啊！怪不得他找不到冷小飞，大概是想埋下这颗棋子，最后鸠占鹊巢吧！

辞别了冷小飞，励伟回去后不露声色，继续表演“电锯惊魂”。暗中却分外留心，看谁会来破解这个魔术。

就在重新表演的第二天，网络上终于出现了破解的视频。这人不是冷小飞，但也戴了一副面具，用一张绘图板，画出魔术中的各种机关，将魔术破解了。

励伟一遍又一遍地看着视频，终于有了重大发现。他马上打电话给已是妻子的蔡芸芸，约在烛光餐厅中相会。

喝了两杯红酒，励伟抚着蔡芸芸的手说：“我送你的这枚钻戒的确很漂亮，让我好好地看一看。”

“有什么好看的！”蔡芸芸撒娇着就要抽回手来。励伟却快速将钻戒挪动了一下，看到了钻戒印出的一道白印。

励伟感慨地说：“我一直想知道是谁在破解我的魔术，居然是你。以前你让冷小飞出头，现在终于亲自上阵，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在视频中，他看到破解之人的中指上有一圈细细的白痕，是曾经戴过戒指又摘下的特有印记。因为纹路一样，所以马上就想到蔡芸芸，刚才撸了一下她的戒指，终于确认无误。

蔡芸芸见被识破了，便说：“没错，破解魔术的人就是我，你想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为了救你……”蔡芸芸无奈地说出了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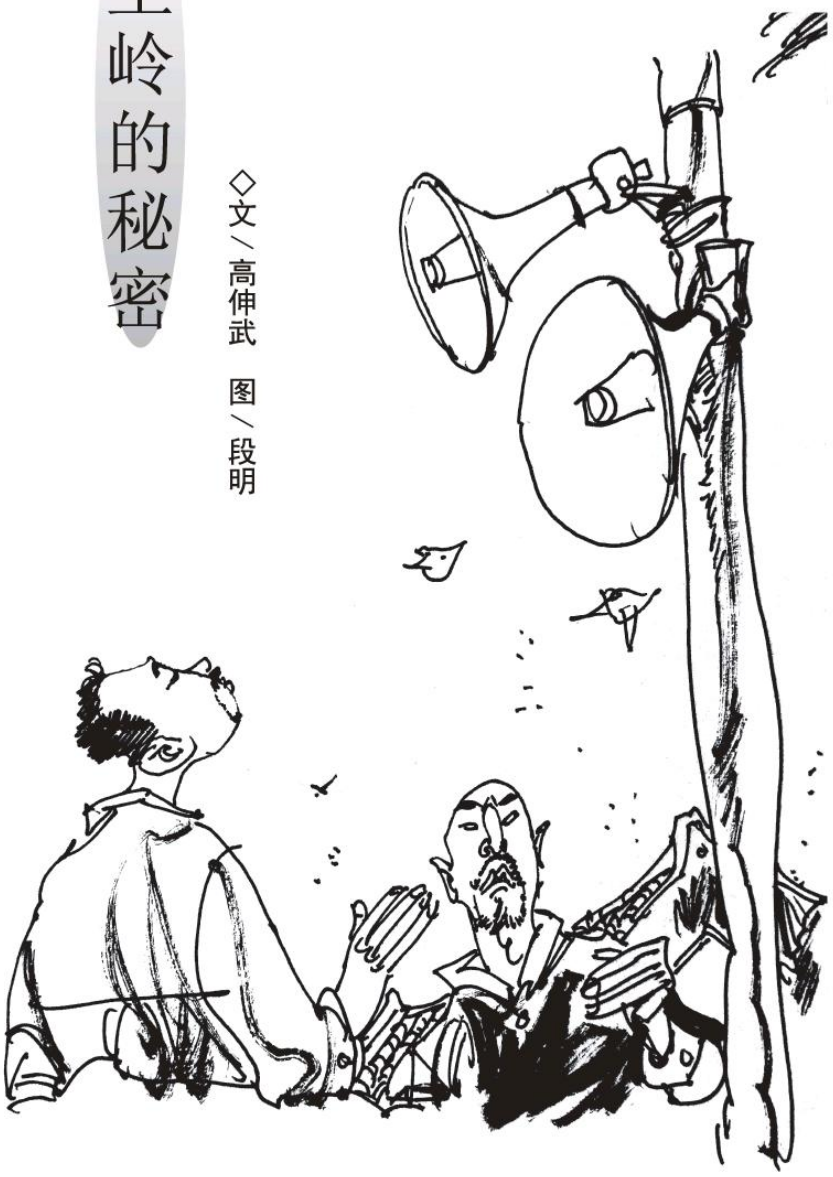
原来，励伟表演的魔术已到了非常危险的地步。比如“电锯惊魂”，需要励伟勾成三十度角将下半身隐藏起来，还要有一个专门练过柔术的人配合，这人要将上半身和下半身叠平，将上半身隐藏起来，下半身和励伟的上半身对接。对接处还要做到天衣无缝，也就一个锯片厚度多一点的空隙。倘若锯片下落的方位稍有差池，就会有一人血溅当场，这简直是在玩命。蔡芸芸几次劝励伟放弃这魔术，但励伟为了追求演出效果执意铤而走险。万般无奈之下，蔡芸芸才想到破解他的魔术，希望他能悬崖勒马。

励伟听完恍然大悟，他误会了蔡芸芸。“亲爱的，我答应你，再也不表演这么惊险的魔术了，再也不让你为我担惊受怕……”

选自《上海故事》2020.4

参王岭的秘密

◇文／高伸武　图／段明



长白山人参艺术节结束了，拔得头筹的是一株野山参，暗黄色的参体，芦长体灵，酷似人形。这株野山参现场拍出198万的天价，被一位神秘富商买走了，看得参农们眼都直了。

孟川带来参展的是全野生环境培育的林下参，虽然无缘评选参王，却也因品质上乘备受关注，好几个收购商都很感兴趣。孟川选了其中一家，现场签订了收购合同，只等回去雇人挖参了。

和孟川合伙的伙伴林野却被刺激到了，羡慕地说：“哥，咱跪在地上侍弄那些参苗，辛辛苦苦好几年，那一大片还不如人家一株的价钱，真亏！”

“自从长白山有人居住，都惦记挖人参发大财，好几百年早就挖空了！赫赫有名的参王岭，现在进去一两个月也见不到一株小参苗，像今天这样的参王更是可遇不可求，谁敢指望？”孟川泼他冷水。

林野左右瞧瞧，压低声音说：“参王岭确实没有人参了，但是有个地方还有，过了野猪岭……”

孟川知道他说的是边界线，立刻打断他的话：“凡是撞运气的事儿都靠不住，还是踏踏实实种人参靠谱。这批人参卖出的钱，我打算用来扩大经营规模，咱参王岭的地理条件最适合种人参，只要种植面积上去了，还愁赚不到钱吗？”

林野还要说什么，这时会场里开始广播：“请来自集安参王岭的孟先生到服务台，田茉莉女士在找您……”孟川和林野互相看了看，不由得喜形于色。

两人赶到服务台时，隔老远就看到了那个熟悉的身影。林野大叫：“几年不见，大茉莉变大老板了……”田茉莉原本就容貌

出众，再加上一袭干练的职业套装和精致妆容，愈发显得明艳动人。她笑着迎上来，嗔怪道：“你们怎么回事？知道我在这里，来了也不找我？”

林野叫屈：“茉莉姐，我早就想找你帮帮忙，可孟川哥不让啊！”

孟川笑笑不说话，内心却五味杂陈。

田茉莉小时候，父母进城创业，她就被留在爷爷家。孟家和田家是邻居，两家来往亲密，后来田茉莉回城上中学，两人的联系就越来越少了。

他乡遇故知，田茉莉执意要请客，林野用眼神疯狂暗示孟川，孟川只好同意。

田茉莉带着孟川、林野来到酒店包间，包间里已经坐了几个人。田茉莉是东道主，双方落座后，她笑吟吟地开口：“今天我做东，一是略尽地主之谊，二来有件事要请你们帮忙。”

“只要是我和孟川哥能做的，一定尽心尽力！”自从进了包房，林野对田茉莉就毕恭毕敬起来，他巴不得和田家搭上关系，急忙抢先答道。

孟川隐约感觉事情并不简单，以田家的人力财力，有什么事能请他们帮忙？

“今天评出的参王，被一位神秘富商以198万的高价买走，你们都知道吧？”田茉莉先不说什么事，卖个关子问道。看到孟川和林野等人点头，她才笑着介绍身边那位气度不凡的中年男子：“就是这位何先生拍下的。何先生的父亲身患重病，他遍访名医，多亏一个祖上做过御医的老中医给了个方子，要喝独参龙肝汤才有救。”

“怪不得何先生高价买下参王，只是人参有了，龙肝去哪里找？”孟川被她的话吸引了，忍不住接口问道。

何先生欠欠身，以示礼貌：“所谓的龙，其实就是碗口粗细的守陵蛇，有个山西的朋友已经帮忙找到了。现在只等参王入药。”

林野不解：“参王也有了，龙肝也有了，这不妥了吗？还要我们帮什么忙？”

“今天这支参王的参龄还是不足啊，非得百年以上，而且是童子跪参的灵参才可以。”何先生说话时，目光灼灼地盯着孟川。孟川心中一惊，他听田茉莉的爷爷讲过，童子跪参是一种旁门左道的养参奇术，相传找到硕大野参之后，选一个活人，最好是四五岁的男童，将尸骨以跪拜的姿势埋在人参对面，几十年以后，这野参就有了起死回生的灵性，可以活死人，肉白骨。

以前长白山人参作为贡品进京时，曾有过童子跪参的传闻，现在早已失传多年了。这个何先生手眼通天，竟然找到祖上做过御医的老中医，打听出这个法子来。

孟川心里一沉，顿时恍然大悟。参王岭一带早有传闻，说田茉莉的爷爷和孟川的爷爷当年施行过童子跪参奇术，后来孟川的奶奶死后重生，也是田爷爷救活的……

田茉莉见孟川面色异常，心里有了底，便劝说道：“孟川哥，爷爷的性格你知道，他只听你的话。你若能帮忙，价钱随便你来定，这是救人一命的好事。”

“这种传说本来就是子虚乌有。而且就算有，我也不认为以血腥邪术炮制的灵药能治病救命。”孟川想也没想就拒绝了。

田茉莉眉头一皱，随即笑道：“孟川哥，如果这是子虚乌有，那你奶奶二十年前起死回生，又怎么解释？”

孟川的脸涨红了：“这事儿也是传闻，人真死了，哪还有活过来的可能？你们执迷不悟，我实在爱莫能助，你们另请高明吧！”

孟川原本打算连夜赶回参王岭，林野却极力反对：“咱们两个都喝了酒，这么远，不好找司机。不如等

明天一早，和收购商一起回去。”孟川想想也有道理，只是一晚上翻来覆去睡不安稳，总觉得心神不宁。第二天一早，林野去和收购商对接，又耽误了大半天，直到下午才启程出发。

一行人赶到参王岭后，孟川带队去他承包的林子挖参。没想到撞入眼帘的竟是一片狼藉，人参被拱翻拱断的不计其数，看来是遭野猪群祸害了。收购商纷纷叹息，连说太可惜了！

林野在一旁大呼小叫：“天杀的野猪，爷爷侍弄了好几年，倒给你们补身体了！”孟川看着这一切，只觉耳边嗡嗡作响，突然眼前一黑，栽倒下去。

等孟川醒来时，已经躺在家里了。他还没睁开眼睛，先听到田爷爷和茉莉在院子里吵架。

“公司撑不下去了，让你爸自己想法子，你上蹿下跳的干啥？”

“爷爷！我现在是公司总经理，何先生要是愿意入股，咱家就有救了！”

“你们要找的那种人参，我没见过，亏你们是读过书有学问的，这种无稽之谈也信，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

孟川定定心神，爬起来。茉莉听到动静赶紧跑进屋，问长问短。孟川知道她的关心是有目的的，他们之间再也不会像小时候那样单纯了。他想和田爷爷单独聊聊，便借口饿了，把茉莉支出去做饭。

田爷爷知道孟川一心要扩大种参规模，让参王岭再次长满人参。孟川孤注一掷，决定把这几年的收成全部投进去，租地合同都签过了，现在参圃被毁，一百多万的收入打了水漂，对他的打击可想而知。

田爷爷心中有万语千言，话到嘴边只说了一句：“好孩子，不就是六年吗？咱们从头再来，爷爷陪你种参！”

孟川等不了再来一个六年了，他犹豫好久，终于缓缓开口：“爷爷，那年您进山请参王，一直不回来，我守着奶奶，到了夜里三点的时候奶奶就走了。我用手指试过她的鼻孔，没有气了。后来您回来了，奶奶奇迹般地活过来了，大家都说，是您请回的童子跪参起的作用。那片童子跪参的参地在哪里？我爷爷去世以后，世上只有您知道……”田爷爷此时脸色大变，田茉莉一直在外面偷听，此刻推门进来，也眼巴巴地看着爷爷。

田爷爷扭头看去，岂止田茉莉，连林野、何先生和众人都在院子里站着。田爷爷环顾了一圈，别说自己的孙女，就是孟川，他也忍不下心不管……

他沉默半晌，长叹一声：“罢了，我活了八十岁，只要你们好好的，我就值了！这东西原也是孟家的，该见天日了！”

原来，田爷爷年轻时跟孟川的爷爷一起搭伴儿进山挖参，两人发财心切，轮流背着一只装了“活物”的口袋，翻山越岭，在一处人迹罕至的地方找到了一小片参苗，其中最大的一株足有几十年的参龄。

两人喜不自禁，按照传说中的仪式安置“童子”，又种下了几株童子跪参。不料归途中遇险，孟川的爷爷为了救田爷爷没能活着回来。田爷爷自觉愧对孟家，所以几十年里，一直对孟川和他奶奶特别照顾。

时隔多年，田爷爷再次出发前往童子跪参之地。这一次队伍强大，装备精良，一路上穿林渡水，五天后，大家来到了那个紫气缭绕的幽谷。

众人大喜，何先生也激动地说：“上有紫光，下有参王，这和那个老中医说的一模一样！”

等到那一片随风摇动的红色参珠映入眼帘时，众人如痴如醉，一时全都像被孙大圣定住了似的，不动了。

这次远行收获巨大，不但那株参龄上百年的童子跪参被请了出来，还起出了田爷爷他们种的参子参孙。

林野还要挖更小的，被孟川阻止了。其间挖到一具小小骸骨，众人心照不宣，都知道那是什么。孟川拜了几拜，依旧就地埋了。田爷爷看在眼里，一言不发。

这次满载而归，每个人都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何先生带着参王回家救父，茉莉有了钱，公司的流动资金没问题了。孟川雇了很多人，开始着手种参事宜。只有林野分到一大笔钱后日日纸醉金迷，挥霍一空后再次找上门来。

原来，林野竟然在帮忙掩埋那具小小骸骨时留了一手，悄悄藏下一小块骨头，如今以此敲诈田爷爷。

田爷爷朝他的脸上啐了一口，骂道："心术不正的东西，孟川种的林下参是被你偷着挖走的吧？昧心钱都让你赚去了，还故意做出被野猪毁了参地的假象，逼他上你的道，才引出后面这些事，你当我不知道？还有脸举报我？去吧去吧，举报去吧！咱俩一块儿蹲监狱，还有个伴儿……"

林野自恃破坏财物没有残害人命严重，一怒之下真的报了警。警车呼啸而来，把林野和田爷爷都带走了。结果警方鉴定，那块骸骨不过是一块猴子的骨头，田爷爷又安然无恙地回来了，林野却锒铛入狱。

孟川闻讯跑来，激动得哽咽难言："田爷爷，原来你和我爷爷没杀人啊……"

"杀人？那是在南方买来的一只猴子！"田爷爷没好气地说，"林野这个坏种，非得让他在里面接受接受教育不可！我一辈子光明磊落，被他逼上梁山成骗子了！"

孟川喜极而泣，一边擦眼泪，一边猛点头，却又想起一件事，问道："埋个猴子也管用？那姓何的不会回来找我们吧？""啥都不埋也管用，人参是好东西，那上百年的更不用说了，帮他老子吊几年命还是可以的……"

"可是当年我奶奶咋死而复生了？我明明看见她夜里三点就没气了……"

"死而复生？你当时才一个几岁大的孩子，知道个啥？你奶奶那是假死症。"田爷爷用手一指远处，"要说童子跪参，真有！你看那些参棚，一米来高，再高半尺都不行，侍弄参苗就得趴着跪着，这就是童子跪参啊！"

孟川忍不住笑了，两人看着人们忙碌着，似乎已经看到参王岭漫山遍野长满参苗的景象了。

选自《民间文学》

《民间故事选刊》订阅须知

1. 欲订阅《民间故事选刊》，请您记准邮发代号：18—28，可到当地邮局、邮政所或邮政代办处办理订阅手续，可破季订阅。

2. 拨打邮局报刊征订热线11185，转人工服务，会有专属邮政人员和您联络。

3. 在邮局订阅不便的读者可通过邮购订阅刊物，杂志社竭诚为读者提供邮寄业务。汇款时，请您务必写清地址、邮编、联系电话，注明所购期次，收款单位不要简化或误写。

4.《民间故事选刊》杂志社有限公司
社址：石家庄市中华北大街市庄路66号；邮政编码：050000；联系人：邢国琳0311-87065018；安立芬0311-87046170。

极限飞行

◇文／宋文奇　图／黄胜



25团是全军少有的几个有女飞行员的飞行团之一。

这天是25团的一个常规飞行日。训练即将结束，只有最后两架战鹰没回来了。天上那两架正在准备返航的歼击机，长机是本团飞行二大队大队长、女飞行员华木兰，僚机是该大队副大队长、男飞行员曹英雄。两人都是单身贵族，被战友们戏称为“金童玉女”。

对于华木兰，几年来，曹英雄一直不服气，自认为飞行技术一点都不比她差，就因为比她晚了一届，她就成了他的顶头上司。据说，整个海军航空兵部队，就他一个男飞行员是女飞行员的副手！曹英雄不窝火才怪。

两人在空中把规定的训练项目完成后，曹英雄的耳机里传来华木兰的指示：“08号，准备返航！”“08号明白！”曹英雄回答。

华木兰飞在左前方，曹英雄飞在右后方，双双向机场方向飞去。快飞临机场上空时，两人先后摁下了起落架的“放”字钮。华木兰已经着陆了，曹英雄紧跟着俯冲下来。

眼看飞机就要接触跑道，突然曹英雄的耳机里传来一声暴吼：“曹英雄，快拉操纵杆！”

这句话的意思，是叫曹英雄复飞。通常情况下，复飞的正确命令该是：“08号，08号！因你的飞机有某某问题，请复飞！”地面指挥员直接叫飞行员的名字拉操纵杆，显然是情况紧急。曹英雄想也没想，下意识把操纵杆一拉到底，刹那间，飞机发出一声狂

吼，与地面呈八十度角，一飞冲天。

曹英雄刚把飞机调整为水平飞行状态，耳机里又传来指挥员的声音："08号，08号！你的起落架没有放出来，请把起落架放出后再着陆！"听了这话，曹英雄惊出一身冷汗——他刚才已经在鬼门关走了一遭！可他记得降落前是把起落架放下来了啊。

曹英雄再次摁下了起落架"放"字钮，请示道："08号已经放下起落架，现在请示着落。"指挥员回答道："失败，重放！"曹英雄又一次摁了下去，指挥员又说："失败！请检查一下液压油油量表！"曹英雄看了一下液压油油量表，指数为零！这就意味着，液压油箱里已经空了！而飞机的起落架，是由液压系统来控制的。曹英雄连忙把情况报告给指挥员，并请示做翻滚动作——利用快速滚动的离心力甩出起落架。指挥员同意了。

曹英雄驾着飞机在空中打起滚来，滚了十多圈后，耳听"砰"的一声响，曹英雄心中一喜，心想可能成功了。这时耳机里却传出指挥员的声音："08号注意，已成功甩出了左起落架，请继续，尽量争取把另外两个都甩出来！"

曹英雄继续做着翻滚动作。他被甩得头昏脑涨，可是飞机的另两个起落架缩在肚皮里，就是不出来。燃油油量表的指针已快到警戒线了，这也就意味着，飞机只能在天上飞10分钟左右了。

"08号，08号！请调整飞行姿态，准备跳伞！"指挥员命令道。

这架飞机价值上亿，曹英雄想，难道它就要在我手中毁了？他犹豫了片刻，对着话筒说："08号请示单腿迫降！"耳机里立即传来指挥员严厉的声音："曹英雄，给老子立即执行命令！"

地面的指挥员是特级飞行员张团长，他脾气火暴，在训练中，对不听指挥的下属，轻则呵斥，重则脚踹。曹英雄吐吐舌头，应答道："是，立即执行！"

他看了看油量表，燃料大约还够飞行8分钟。曹英雄先降低飞行速度，努力把飞行姿态调整好——飞行姿态达不到跳伞要求，跳伞的成功率会下降。

水平飞行了一会儿，曹英雄刚要抬手拉头顶的跳伞拉环，谁知突然发出"砰"的一声巨响，刹那间，一股极其强劲的气流从正面压来，把他那戴着头盔的脑袋紧紧地挤在座椅后背上。曹英雄的眼睁不开了，鼻子被刮得歪在一边，嘴唇已被剥开，牙床外露。幸好他刚才反应快，赶紧咬紧牙齿，否则劲风从嘴里灌进去，非把他的肚皮胀破不可。

原来，飞机遭遇了飞鸟撞击，鸟把座舱盖撞破了一个洞后，气流灌入座舱，把座舱盖掀飞了！

现在，曹英雄的手在下面勉强能动，但已经抬不上去拉跳伞拉环了，若是他把手往上一伸，强劲的气流会立即把手刮得紧贴座椅背。曹英雄现在能做的，只有把速度降到最低，把高度尽量提升——降低速度能减轻迎面而来的气流压力，升高可保暂时安全。

现在，曹英雄是着陆也不行，跳伞也不行了！

"08号，08号！请迅速调整飞行姿态，准备跳伞！"曹英雄又听见张团长的声音，但他已经不能回答了，他似乎感觉到，灵魂正渐渐脱离躯体。他下意识努力把飞机升高，再升高，凭着感觉，曹英雄把飞机向大海上空开去——他怕飞机在陆地坠毁会伤人。

曹英雄心里默默地念着：永别了，爸爸妈妈；永别了，亲爱的战友们……

"小曹，你听得见吗？我是木兰姐，请你一定要坚持住！现在，听我指挥——保持平飞，左转40度！"曹英雄的耳机里，传来华木兰的声音。

华木兰比曹英雄早一年上航校，年龄却只大他3天，平时开玩笑常以“姐姐”自居。曹英雄下意识调整了一下方向舵，再凭着感觉，努力把飞机调成水平状态。

曹英雄就这样飞着，过了大约一分钟，又听见华木兰说：“尽量降低速度，高度下降1000！”其实，曹英雄的速度已经慢得不能再慢，再慢的话，就要失速掉下去了。他听话地把高度降低，凭感觉降低了大约1000米。华木兰又说：“好，小曹，做得不错！听我指挥：右转15度，高度降低500；好，不错！再左转……”

曹英雄听着华木兰的指挥，两手在座舱里摸索着操纵飞机。这样飞行了约有3分钟后，只听华木兰说：“小曹，现在，跑道就在你的正前方约10千米、9千米……4千米！放减速伞，高度再下降200；机身左侧15度，左转10度，预备——着陆！”

“砰——砰——砰！”曹英雄耳听得三声巨响，感觉飞机向上蹦跳了几下后，平稳地滑行起来。

曹英雄大喜，连忙启动刹车装置。飞机渐渐慢下来了，曹英雄感觉鼻子和嘴唇都回到了原位，他吃力地睁开眼睛，见自己正滑行在跑道旁边的草坪上！飞机的速度更慢了，曹英雄的手也能活动自如了，他按照常规的操作，把飞机在草坪尽头停稳，关掉引擎。

“轰隆隆……”又一架飞机从天而降，滑行至离08号机不远的跑道头停了下来。曹英雄艰难地扭过头去，发现那是华木兰飞的06号机。

救护车早已停在跑道头，曹英雄由两名战友扶下飞机。华木兰从06号机上下来，走向曹英雄，英姿飒爽。曹英雄惊异地看着她。华木兰问：“小曹，你还说得出来话吗？”曹英雄吃力地说：“大……大队长，你……”华木兰扬手止住他，说：“能说话我就放心了，先去医院！”

华木兰不是已经着陆了吗？怎么再次从天而降？

原来，张团长向空中对曹英雄喊了几次话后，见无应答，便通过高倍望远镜，观察曹英雄在空中飞得像只无头苍蝇，而且还直往上爬，那肯定是出问题了。张团长脑袋急转，思考着应急措施，只见刚刚停稳在跑道头、尚未熄火的06号飞机，迅速掉头，飞速滑行起来，瞬间冲天而起。

长机和僚机的电台频道是一样的，张团长向08号喊的话，06号也能听见。反应迅速的华木兰从张团长的喊话中，知道自己的僚机出了状况。她当机立断，立即掉转机头复飞，上去近距离观察曹英雄的飞行情况。

上天后，华木兰一面呼叫曹英雄放慢速度，自己则高速赶上。快要接近08号机时，华木兰通过瞄准具，发现08号机座舱盖已经没了！

华木兰估计曹英雄还听得见，追上去后，凭着自己出色的飞行技术，不断调整速度，与曹英雄比翼而飞，以精确的判断力，指挥着不能见物的曹英雄飞行。座舱内的各操作键、钮、杆、环的位置，飞行员们早就烂熟于胸。曹英雄摸索着按华木兰的指示做着动作。快要降落时，华木兰再特意指挥曹英雄偏离跑道一点点，这样，在他单腿着陆后，飞机会滑行在跑道旁边的草坪上，降低了因机身与水泥跑道摩擦发热而发生爆炸的概率。

一切均按华木兰所希望的状态发展。令人意外惊喜的是，当曹英雄的飞机倾斜着，把一条左机腿砸上水泥跑道的那一刹那，因强烈的震动力，把另两个起落架弹了出来！

08号飞机，除座舱盖飞掉和液压系统出了点故障外，其他部位都没有问题。曹英雄受伤也不重，休养一小段时间，又可以重返蓝天。

选自《今古传奇故事版》

金雕复仇记

◇文／刘小红　图／黄胜



有智出院时，很纳闷父亲李少明为什么没来接他。回到家，有智发现父亲头缠纱布。咋受伤了？自从有智病后，父亲捡起了以前的老营生，攀百米绝壁采摘岩耳。岩耳昂贵，上千元一公斤，可生长在绝壁，很少有人会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涉险，李少明为了给儿子治病，硬是拼了。有智想到这儿，眼睛湿润了。母亲临走时，再三嘱咐他要照顾好父亲，没想才半年，自己一场病花光了家里所有积蓄，他发誓，以后要好好照顾父亲。

不知为何，李少明整个人像霜打过的茄子，蔫在家里不出房门，半夜天空中偶尔传来的凄厉叫声，吓得他赶紧用被子蒙着头，浑身发抖。父亲一向胆大，为何现在变得胆小如鼠？答案没揭晓，李少明很快恢复了体力。正逢收割庄稼，父子俩下田干活儿，烈日炎炎，水田里热得像蒸锅，李少明却穿着长衫长裤，头戴帽子，脸蒙面巾，捂得严严实实。有智疑惑地问：“爹，你不热？”面巾后的父亲干咳一声，没作答。

很快，有智全身湿透，便劝包裹得密不透风的父亲凉快凉快。李少明不敢，一阵风吹来，帽子被吹落地上，他尖叫着捂住脑袋。有智忙问怎么了，李少明抬头看四周，除了风吹麦浪，就是乡亲，他这才撩起面巾擦汗。

这时，一阵狂风刮来，一只庞大的飞禽像闪电一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天而降，锋利的爪子抓向李少明。“妈呀!”慌乱中，李少明抬手遮眼，手背上顿时鲜血直流。飞禽一击不成，似有不甘，一个盘旋，再次俯冲而下，直击天灵盖。李少明连忙抱住头，高呼救命……

有智一看，攻击父亲的是只金雕。他赶紧挡在前面，拿起农具，不停地挥打着金雕。人们闻声拿着农具

赶来。奇怪的是，金雕并不向别人发起进攻，只是围绕李少明。人们见状，连忙拿过大捆麦秸秆把李少明盖个严严实实，并扔石子驱赶金雕，金雕一声长啸飞走了。

有智拿开麦秸秆，只见父亲满身是血，瑟瑟发抖。李少明惊恐地一把抢过麦秸秆盖住其暴露的身体。有智心疼地说："爸，不要害怕，金雕走了。"早有乡亲电话通知了120，医生抬着李少明上车时，"嗖"的一声，金雕从不远处的树林中冲来。医生眼疾手快，关上车门把它挡在外面。金雕疯狂地用尖利的长喙，将玻璃啄得噼噼啪啪一阵响，恨不得砸开铁壳冲进去，司机见状，一踩油门，急救车呼啸而去。

金雕为什么袭击老实巴交的父亲呢？李少明终于向儿子道出了真相。李少明在采摘岩耳时，发现了一个雕巢，巢里几只幼雕欢叫着，一只公雕懒懒地待在巢边，似睡非睡。金雕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国家明令禁止捕杀，可他为了给有智治病，冒出抓幼雕卖钱的念头。他蹑手蹑脚地摸上去，没想到公雕无比警觉，马上扑过来啄人，然而，翅膀软塌塌的，它一头栽在地上。李少明心底雪亮，公雕受伤了！真是老天有眼呀，这么大的公雕，肯定值不少钱。尽管公雕受了伤，李少明毕竟心存畏惧，不敢造次，他想，干脆耗尽它的体力，来个瓮中捉鳖。于是，折根树枝不停地扑打，挥舞的树枝扇起阵阵风声和满地灰尘，却离公雕远远的。公雕绝望地挣扎着，试图夺过树枝，李少明便敌进我退，这真比猫捉老鼠还好玩十倍，李少明快活得全身毛孔都麻酥酥的，得意的笑声传遍了峭壁。

公雕双眼几乎喷出火来，终因体力不支，瘫倒在地，它再无攻击之力。此时不捉，更待何时！李少明瞅准机会，迅速拿出一个装岩耳的网兜，罩住公雕，公雕动弹不得，发出阵阵凄厉的叫声。接着李少明伸手去抓幼雕，忽地刮过一阵狂风，大事不好，他连忙收手，一看，只见一只母雕朝他猛扑过来。幸好李少明平时采摘岩耳，身手敏捷，摆脱了攻击，不过头上还是鲜血淋漓。李少明回来后，把公雕卖了好几千元，托人送去了医院。没想到母雕一路跟踪到家，从此只要他出现在光天化日之下，就凶狠出击，恨不得把他撕成肉条！李少明私自捕捉金雕，不敢声张，只好担惊受怕，四处躲避。

有智不忍心责怪父亲，担心只要母雕在，父亲就不能随意出门，有智想带着父亲出去打工，李少明死活不肯，但怎样才能解开母雕和父亲之间的恩怨呢？

父亲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生活的担子就压在有智的肩上。农闲之余，有智提出去采摘岩耳，增加经济来源。李少明担心他没经验，又害怕母雕攻击，于是又戴着帽子蒙着脸，教儿子怎么攀爬和采摘。

一天，他们来到了一处悬崖，忽然听到有人在说话。父子俩藏在悬崖后面，仔细一听，原来是有人在商量如何抓捕金雕的步骤。李少明一看，这不正是他捕杀公雕的悬崖么？母雕有危险！突然，崖下有只兔子跑过，只见一只母雕箭一般冲下去，爪子刚搭上兔子，一张大网"咔嚓"一声撒下，罩住了母雕。"哈哈，看你往哪儿跑！叔，这下发了！"一个黄毛小伙儿兴奋得手舞足蹈。年长的光头手抓丝网，大声呵斥道："没见过世面，还不把雕取出来绑上！困死它，价钱就烂了。"黄毛连忙使劲儿抓住母雕，母雕奋力挣扎，黄毛刚掏出绳索，"哎哟！"他一声尖叫，捂住了脸。原来有智急中生智，捡起一块小石头砸中了他。趁着黄毛分神的当儿，母雕奋力飞上天空。黄毛骂道："妈的，活见鬼了。"

有智一乐，父子俩正打算离开，发现黄毛和光头费劲地攀上崖顶，崖顶巢内有只刚试飞下久的小金雕正惊恐地叫着。黄毛狂笑着：

“抓不到大的，抓只小的也能换取好烟好酒。”

黄毛一探手，小金雕奋力一跃，顺着呼呼山风歪歪斜斜向崖下冲去。光头骂道：“翅膀还没长硬，看你能飞多远，跟上。”

黄毛和光头紧追不舍。李少明和有智马上抄近路赶去。小金雕飞着飞着，掌握不好平衡，跌落在地。李少明赶紧跑过去把它抱在怀里。

光头见了，说：“我先动手的，你咋横插一杠子？”有智厉声道：“捕杀金雕违法，难道你想以身试法！”

李少明揭开面巾，挽起衣袖，说道：“知道我为什么这样吗？我就是因为伤害了这个巢里的公雕，才被母雕追杀的，不信，你们看。”看着一道道触目惊心的伤痕，黄毛和光头脸上顿显惊骇，嘟嘟囔囔地走了。

李少明手捧小金雕回到雕巢，只见母雕伏在巢边，伤心欲绝。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母雕陡然站起，准备进攻。然而，小金雕一声欢叫，它的眼神马上变得温柔而充满哀愁。在这种母性的光芒之中，李少明不禁一阵战栗，他把小金雕放在巢里，轻轻抚了抚它的翎毛。母雕见了，伸出长喙贴在李少明手上，以示友好。

选自《民间传奇故事》

共同语言

◇文 / 若菊



民政局，工作人员在给一对申请离婚的夫妻进行调解。他们离婚的理由是没有共同语言，无法继续一起生活。

女的说，这王八蛋挣了几个钱就天天不到凌晨一两点不回家，开口闭口都是项目，项目比他老婆孩子都重要。

男的说，这女人每天下了班就知道窝在家里，逮着我就家长里短地叨叨叨，有事没事闹闹闹，有那时间精力也不知道打扮打扮自己，三十来岁就像个老妈子似的。

女的说，我又要上班又要操持家务，哪有时间打扮？你公司那几个女的倒是天天花枝招展，挑好哪个做新老板娘没有？

男的说，我让你辞职你不听，我那些朋友的老婆哪个不是全职太太？人家没事就去健健身、练练瑜伽，个个身材好、身体棒。哪像你，肚子像怀了二胎似的，还三天两头伤风感冒。真不明白，一个破图书馆管理员的岗位有什么好干的。

女的发飙了，说你现在瞧不起我的工作，也不想想你刚创业那阵，入不敷出，要不是我有稳定的收入，家里都要揭不开锅了……

这时，女的手机响了。“……什么？早上出门时还好好的，怎么就发烧了呢？”

“怎么了？”

“幼儿园老师来电话，说妞妞午睡起来后就没什么精神，刚才量了体温，三十八度七。”

“你赶紧在网上挂个号，带孩子上医院。”男人也急了。

“高烧了，还挂什么号啊，直接看急诊了。对了，妞妞看医生要带上她的宝宝熊，你回家拿玩具，我去幼儿园接她，我们在医院会合。”

“你个傻婆娘一急就慌，我还放心你开车？你的车先放这儿，我载你回家拿了玩具再去幼儿园接妞妞上医院。快！”

看着他们小跑着离开的身影，民政局工作人员见怪不怪地笑了笑，合上调解手册。

选自《微型小说月报》



冰雪竹梅图

◇文／郁林兴　图／段明

一对老友，一个叫钟自良，是位字画收藏爱好者；一个叫张友康，是位颇有名气的书画鉴定师。共同的爱好，几十年的交往，使俩人情同手足。

钟自良从学校退休以后，尽管收入少了，但时间多了，对字画更加痴迷，每当碰到中意之作，必要请老伙伴张友康过眼、搭脉、拍板。

这一天，钟老师觅到一幅齐白石的《冰雪竹梅图》，他怦然心动，一个电话打给张友康，只一会儿，张友康就急匆匆赶到现场。他顾不上擦一下满脸的汗水，掏出放大镜，瞪大眼睛，屏气凝神，对着画作反反复复看了足足半个多小时，然后长舒了一口气，用赞许的眼神望着钟老师，连点了三下头。钟老师悬着的心放下了：此画确实出自齐白石之手！可卖家开出一口价200万元，钟老师滚烫的心顿时凉了半截。虽然这个价位并不算高，但对一位退休教师来说，实在是可望而不可即。张友康完全明白老伙伴的心思，他当即自作主张对卖家说：“这样吧，请你把这画为我们保留一个星期，到时我们一定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说完拉着钟老师就走。

回家的路上，张友康坦率地对钟老师说：“老伙计，你知道我没多少钱来帮你，但我能帮你出主意。一、去旧迎新，把你家中已经玩过多时的字画卖出去变现；二、弃房存画，让你儿子小峰暂缓买房。”此话一出，钟老师顿时眼前一亮，一拍手说：“友

康啊，你真是我的高参啊！好，就这么定了！”

当钟老师把《冰雪竹梅图》买下来后，欣赏着《冰雪竹梅图》，体味着白石老人作品中的墨色对比强烈、笔法浑朴稚拙的妙处，心里感念老伙伴对自己的真诚相助。

一个星期后，张友康急匆匆赶到钟老师家，要他把《冰雪竹梅图》拿出来，说要过过眼瘾。钟老师小心翼翼地把画展开来，张友康目不转睛横看竖看了好一阵子，竟然发出一声长叹。钟老师一见，一惊：“友康老弟，你这是怎么啦？”“自良大哥，我……”张友康欲言又止。“我说友康，有什么话尽管直说，别吞吞吐吐的，让人摸不着头脑。”

“大哥啊，我想与你商量个事。”张友康咬了咬牙说，“你能不能把这幅画让给我？”

“什么，让给你？我的大鉴定师，什么时候开始，你也要搞收藏了啊？”钟老师不解地问。

“不瞒大哥，我干了大半辈子鉴定，确实没有收藏过任何字画，但作为一个鉴定师，想想真有点遗憾啊。要是能收藏一幅齐白石的真迹，也不枉这鉴定师的虚名喽。”

“这个……”

看到钟老师为难，张友康又补了一句：“要是大哥能割爱，我是十分感激，这钱我会想办法……”

“别说钱！”钟老师打断他，“不过，这事我得问问我儿子小峰，毕竟这大部分钱是他凑的，不知道这小子肯不肯。”

话说到这分上，张友康也不好再继续说了，只好快快地说了句：“那好，你爷儿俩商量商量，我等你回信儿。”然后起身告辞。

其实，张友康突然提出要钟老师割爱是有原因的，最近他在外地的研讨会上，在与权威人士的学术研讨中，发现自己为钟老师鉴定的那幅《冰雪竹梅图》可能是赝品。为此，他未等会议结束，就心急火燎地赶了回来。经过再一次仔细察看，他确定那画是赝品无疑。为此，他对自己看走眼的过错痛心疾首，他怎么也不忍心，由于自己的过失，而让老伙伴蒙受巨大的损失，所以才假说要收藏，自己来承受这个损失。

可是张友康焦虑地等了好几天，始终没有接到钟老师的任何回复。他迫不及待地再一次来到钟家，但钟老师一见到他，开口就说：“友康，实在抱歉了，小峰说那画不转让，请你见谅。”

张友康一听，心里“咯噔”一下。他呆了好一会儿后，决定把实情说出来：“自良大哥，都是我的错啊！这画，其实不是齐白石的真迹，是赝品！”

“什么？你说什么？”钟老师听了差点儿跳了起来。

“真的！是我看走眼了，我对不起大哥啊！”张友康哭丧着脸，“当时，要不是我说这是真迹，你怎么会出200万元把它买下来呢？要不是给你出什么馊主意筹款，你也买不起啊。大哥，这祸是我闯的，应该由我来承担损失。”

“好了，好了，别开玩笑了，谁不知道你一双火眼金睛，你什么时候看走眼过？”想不到钟老师怎么也不相信张友康。

“大哥，千真万确，是我看走眼了。”

钟老师一下火了：“我说友康，你也太不够意思了，什么看走眼了！你想要这画也用不着编什么故事来蒙我，我又不是三岁的小孩！”

“真的，那天我……”

“好了，别再说了。”钟老师一口打断了张友康的话，“要是没别的事，我可不留

你了。”说完，一把将张友康推到门外，“砰”地关上了门。

张友康绝望了，他知道老伙伴的犟脾气，犟劲一上来，随你怎么解释他都不会听。看来，现在要想弥补自己的过失，唯一的办法就是觅得《冰雪竹梅图》的真迹后再说。

几个月后的一天，一场鹅毛大雪从天而降，张友康裹着长长的风衣敲响了钟老师的家门。

“友康？你冒着这么大的雪而来，该不是又是为了那幅画吧？”

张友康边抖落身上的积雪，边不好意思地说：“大哥，上次都是我不好，一心想要那画，竟胡言乱语来蒙你。这些天来，我反复想，感到实在对不住你，今天我是给你赔罪来了。”

“唔。”钟老师疑惑地说，“你不再说那幅画是你看走眼了？”

“大哥，那事你就别再提了。”张友康不好意思地说。

“那你也不提转让的事了？”

“不提了。既然是大哥的宝贝，我不该夺人所爱，只是希望大哥能再让我饱饱眼福。”

“这才像是我的兄弟。我说兄弟，今后你想看画，随时欢迎，如果再瞎三话四，别怪我翻脸。”钟老师说着，端上一杯热茶，“今天还想瞧瞧么？”

“要看，要看。”张友康连声说。

“画就在我书房的橱子里，你要看，自己去拿吧，我这锅里的水马上要开了。”

张友康熟门熟路地去了书房，等钟老师将水烧开倒好，一踏进书房门口，见书桌上躺着一个卷着的画轴，再细细一看，不禁大吃一惊，原本那画轴上的绿绸条，竟然变成了红绸条，他回头向张友康一望，只见张友康神色慌张，紧裹的风衣里明显凸显出一个硬物。钟老师疾步冲到张友康身旁，一把扯开他的风衣，“啪”的一声，掉下来一卷系着绿绸条的画轴，不用说，这就是钟老师那幅《冰雪竹梅图》。

钟老师颤抖着拾起那画，盯着张友康，气愤得说不出话来，很久，才一字一句地说：“张友康，你，你，你还算是我的朋友吗？”说完，抓起桌上的画轴，砸向张友康，然后，一把抓起他的胸襟，使劲拖到门外。

没几天时间，张友康突然接到钟老师儿子小峰打来的电话，说他父亲心脏病骤发，突然过世，今天就要火化。他急忙赶到了殡仪馆，向老伙伴作最后的告别。当工作人员推着钟老师的灵车慢慢走向火化间，在经过最后一道门槛时，灵车震动了一下，张友康突然看到，钟老师的遗体旁滚出一卷画轴。刚想细看，灵车已经推过门槛，“咣当”一声，铁门早已关紧。他的心“怦怦”地跳了起来，难道钟老师带走了那幅《冰雪竹梅图》？他刚要冲上去，小峰一把拖住他说：“张叔叔，你来，我有话对你说。”“不，小峰，你爸身边是不是《冰雪竹梅图》？”

“对，这是我爸最后的遗言，他说唯一的要求就是带上那幅画。”“不，不能啊！”张友康边吼叫边要扑上前去。

“张叔叔，别激动，你听我说。”小峰紧紧拉着张友康，使劲儿拖到一旁，声泪俱下地说：“张叔叔，我爸都告诉我了，他早知道那画是你看走了眼，但你也是无意的。为了维护你鉴定师的名声，也不让这赝品再去坑害人，所以我爸一定要带走它。”

“什么？小峰，那不是赝品，是真迹，真迹啊！你知道大雪天的事吗？我早把赝品换成真迹了啊！”张友康发疯似的号了起来……

选自《乡土·野马渡》

捡洋落儿

◇文／李永生　图／段明



狼不吃是个苦命孩子，十岁时死了爹娘，吃百家饭长大。人说这种孩子，走两个极端，将来不是忒好，就是特坏。好，能成社会贤达甚至封侯拜相；坏，会坏得没边，千人戳万人恨，死后不留全尸。

狼不吃属于后者。

狼不吃自然不是这人的真实名字，百家姓没有姓狼的。但大家都叫他狼不吃，真名叫什么，甚至姓什么，都不记得了。

这人一辈子和狼有缘。

三岁那年，在门口玩尿泥的时候被一只母狼叼走了，幸亏被及时发现，大家吆喝着拼命追赶，筋疲力尽的母狼才丢下他夹着尾巴跑了。

十几岁的时候，被一只饿狼偷袭过。那老狼受过伤，嘴巴大概是被“鸡皮炸药”炸过，只剩下一个上嘴茬。鸡皮炸药，是我们这一带猎人常用的土炸药，把炸药用鸡皮包裹，野兽贪吃去碰，就炸响。当时，那只狼从后面悄悄扑向狼不吃，把一双大爪子搭在他双肩上。这是狼惯用的手段，只待人一回头就一口咬住脖颈。狼不吃果真下意识地回了头，也多亏那只狼是半个嘴茬，想咬他没咬住。狼不吃一激灵，急中生智，双手攥住老狼的爪子向下一拉，脖子一挺，脑袋顶住了狼的下巴，就这么硬生生地把一只大活狼给背回了家。两个腿肚子被狼的后爪抓挠得血糊糊的。也就是从那天起，大家给这个人起了个绰号“狼不吃”。

狼不吃走邪路，小时候偷鸡摸狗，长大了坑蒙拐骗。再后来竟干起了偷坟掘墓的勾当。

盗墓分两种，一种为“干湿活”，一种为“干干活”。所谓干湿活，是指盗新坟；干干活，指盗古墓。狼不吃“干”“湿”活都干。为学习盗墓的技艺曾专门拜过师傅，技术很好。起初，他兔子不吃窝边草，专跑到外地做活；后来贼性

越来越大，就什么都不计较了，在家门口也作案。我们村里的人都知道他是干什么的，防着他。谁家死了人，棺材里如放了贵重随葬品，为了蒙骗狼不吃，出殡前儿女们总要哭喊几句："爹啊，你这么心疼我们，死了也不带一件东西走啊！"或者喊："娘啊，你咋这么命苦啊，就那么干干净净地走了啊！"为了争取更加真实的效果，嫁出去的闺女还要和哥哥弟弟们演双簧，"啪"，脆生生地扇"不孝儿"一个嘴巴。

这年月，兵荒马乱的，老在外边跑总是不太平，狼不吃消停不少，日子也就过得寡淡。

三天前，国军和日本鬼子在距我们村十里远的大叉子沟打了一仗，双方死伤惨重，都还没来得及收尸。狼不吃听到这个消息，就想去那里捡"洋落儿"。这是个大活儿，为了让自己的胆气更壮一些，先是找了个小酒馆闷了三两"涞阳小烧"，然后打着饱嗝，一步三晃连夜奔了大叉子沟。

狼不吃一踏进大叉子沟地界，就闻到了一股死尸的味道。这味道对于常人来说，无疑是恐怖的，但狼不吃闻到的却是一股"肉香"，竟还使劲儿吸溜一下鼻子。

死尸横七竖八。

狼不吃目光贪婪。

狼不吃使劲儿呼出几口酒气，开始干活儿。他借助朦胧的月光挨个搜寻鬼子兵的尸体，很快从一个鬼子兵的兜里掏出一盒火柴和半包香烟，他擦燃火柴点着香烟，美美地吸一口。他想，钻墓里能把人憋死，还是这活儿好啊，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这时酒劲刚好上来，狼不吃更加兴奋，他做了几个扩胸动作，若不是怕把狼招来，甚至还想唱上几句《盗御马》。狼不吃歪叼着烟卷，又把一个趴着的尸体翻过来，找出一沓钱，狼不吃两眼放光。接下来，狼不吃又搜寻到不少钱票，还有饼干、香烟、怀表，外加一面小镜子和一个花花绿绿的画本。狼不吃干得热火朝天，累了，就坐下来抽支烟，点着火柴翻那画本。

这时，他忽然看见不远处有条毛围脖。醉眼迷离的狼不吃以为看花了眼，揉揉眼，仔细一看，的确是一条毛围脖。狼不吃乐了。这样的毛围脖他看见过，大户人家的老爷少爷都喜欢戴这个，值不少钱呢。这种毛围脖有些还是用整张狐狸皮做成的，狐狸嘴还咬着尾巴根，就像一只活狐狸抱着主人脖子睡大觉。狼不吃纳闷儿，他是见过鬼子兵的，可从来没见过他们戴毛围脖，呼嗒呼嗒围着他们脖子的只是军帽上的三片屁股帘子。狼不吃想不明白，但既然想不明白就不想了，想那么多干啥呢？狼不吃刚要走过去，忽然发现那毛围脖动了一下，而且不是一条，竟是好几条。

母狼和它的几个孩子，本来正在欢快地觅食，没想到忽然遇到这么个浑身酒气的人。母狼望望狼不吃，又环顾一下自己的孩子们，几只小狼静静地围在母亲身边，一起摇晃着"毛围脖"，仰头看狼不吃，狼不吃眼前便晃起了十几盏蓝幽幽的小灯笼。

当然，尽管狼不吃喝得糊里糊涂，但还没有达到连狼也认不出的程度。如果放在平常，狼不吃再胆大，也会吓得屁滚尿流的。但今天，他竟忘乎所以地没拿这群狼当回事。

倒是那母狼，也不知道怎么想的，或许怕和眼前的醉汉折腾起来伤了自己的幼崽，竟摇动一下"毛围脖"，对他置之不理，一副井水不犯河水的样子，继续带着狼崽子们在尸体上寻觅。

狼不吃却急了，那些鬼子兵兜里的饼干肉罐头，他还没掏净呢！还有那些钱票，可别被狼崽子们咬坏了。不行，得把它们轰走。狼不吃摸黑寻了块石头朝狼群砸过去……

至于后来怎么样——人若贪婪到与狼争食的程度，能有好果子吗？

选自《大观·东京文学》

完美抓捕

◇文／何一飞　图／颜玮



接到抓捕任务，我既紧张又兴奋。紧张是因为这是我从警四个多月来第一次参与抓捕，兴奋是领导信任，我终于可以一显身手了。

抓捕小组共三人，组长是所长，另外一个是美女警察方姐。所长召集我们开了一个抓捕小会，通报案情，制订方案。

六个月前，本地一金店被两个蒙面人入室盗走价值二十余万元的黄金首饰。

经侦查，犯罪嫌疑人为一男一女，是情侣关系，男犯罪嫌疑人叫张武生，女犯罪嫌疑人叫林小芸。

案发后第三天，公安机关抓获了23岁的犯罪嫌疑人张武生，并缴获了全部被盗黄金首饰，但20岁的犯罪嫌疑人林小芸一直在逃。

“根据线报，林小芸昨晚偷偷潜回了家。”组长拿出一张彩色照片说，“这是林小芸的照片，你们看清楚她的面貌特征，注意细节，做到能在万人中一眼把她认出来。”

照片是全身照，林小芸长得小巧玲珑，眉眼清秀，很难把她和一个犯罪嫌疑人联系起来。

我们身着便服，开着一辆挂社会牌照的面包车出发了。林小芸的家在水镇的山塘村，是个典型的水稻之乡。

昨晚下了整整一夜的雨，不时有洪水漫过公路。进村后，我们把车停在了村头。林小芸的家在村尾，紧靠村边，位置、地形甚至连林小芸家有前后两道门，我们也早就摸清楚了。

快到林小芸家时，离我们二十几米远的水塘旁，一个低头洗衣服的臃肿孕妇引起了所长的注意，他用手指了一下孕妇，轻轻说："林小芸。"

我怎么也不能把这个臃肿的孕妇跟小巧玲珑、眉眼清秀的林小芸联系起来，所长凭什么断定是林小芸呢？我有些迟疑，但所长毫不犹豫快步向水塘走去。

没想到洗衣服的孕妇狐狸一般机敏，我们刚朝她走去，她就回过头来了，四五秒钟后，她丢下手中的衣服就跑。

"林小芸！"所长叫道。

林小芸头也不回，并不沿着大路跑，而是在稻田中的田垄上跑，农村长大的女孩，跑田垄是她的优势。

我要去追，所长拦住了。

他朝林小芸喊道："林小芸，你不要跑，我们不追你，你停下来，我跟你说几句话。"

林小芸不听，深一脚浅一脚，跑得比兔子还快。

"林小芸，我们就站在这儿，不追你。"所长说，"你不要跑，刚下过雨，田垄湿滑，不要摔倒，小心孩子流产。"

林小芸回头看着我们，终于停了下来，扶着腰不停地喘气。

"林小芸，一个人犯了法，总要受到法律制裁，今天你跑掉了，但终究还是会有被抓的一天。"所长说，"今天我们真要抓你，你跑不掉。你身上怀着孩子，是你和张武生的孩子吧，你肚子里的孩子是无罪的。你总要为孩子想想，难道孩子生下来后，也要跟你一样过着东躲西藏、不敢面对阳光的生活吗？"

林小芸蹲了下去，抽泣着，过了一会儿，她站了起来，踟蹰着一步一步地走远了。

"林小芸，走慢点儿，不要伤了自己和肚子里的孩子。"所长说，"我们撤了，你如果自首，法律会从轻处罚的。"

林小芸越走越远。

所长说："撤。"

撤队时，我对所长说出了心中的疑问："您怎么看个背影，就知道这个孕妇是林小芸呢？"

所长说："发卡，给你们看的照片上，林小芸戴着水晶发卡，这个孕妇也戴着个一模一样的发卡。"

这个细节被我忽略了。

抓捕失败了，我有些灰心，我说："所长，我们完全可以抓到她的。"

所长说："我们是能抓到她，可是你看她挺着个大肚子，估计有七八个月了，嫌疑人我们要抓，可是也要保障她和孩子的安全，我们是警察，要尽量做到人性化执法。"

"她跑不掉的。"所长很有信心地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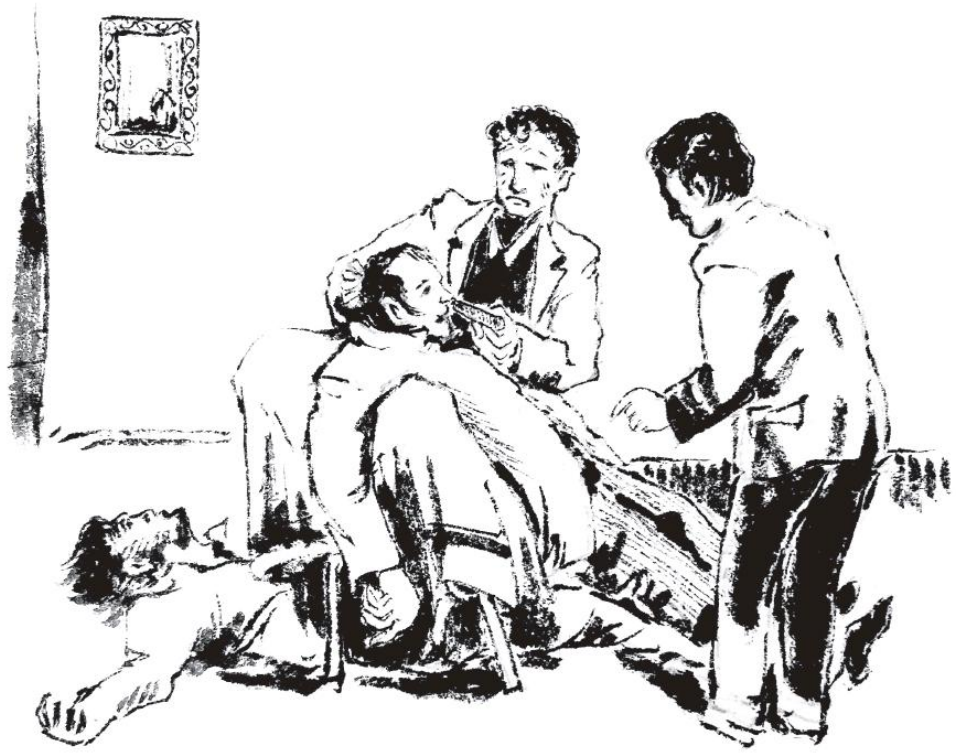
两天后，林小芸投案自首了。因为怀孕，被取保候审。

对林小芸的投案自首，所长好像早就胸有成竹。我说："所长，我明白了，您跟林小芸说那番话，用的是三十六计中的一计。"

"什么计？"所长明知故问。

我答道："攻心为上计，这是最完美的抓捕。"

选自《今古传奇故事版》



忘了我是谁

◇文／刘自忠　图／戴清胜

舒曼生活在一个海滨小镇，他拥有一家超市，每天除了管理超市，就是和妻子父母待在一起，日子过得简单而快乐。

这段时间，超市门前来了一名流浪汉，大约三十岁，脸上布满伤痕。流浪汉坐在台阶上弹吉他，扯着沙哑的嗓子唱歌，路过的人不时掏出些零钱放在他面前，流浪汉鞠躬向大家表示谢意。

流浪汉似乎将超市门前当成自己的家了，天黑下来，他就拉开所带大包，从里面拿出毛毡睡下。当地政府规定，无家可归者有露宿街头的权利，只要不触犯法律，谁也拿他们没办法。

这天，舒曼刚从超市里走出来，流浪汉叫道：“老板，换根烟抽。”

他举着一枚硬币，舒曼递给他一根烟，说：“不用换了，我送你一根。”

流浪汉说：“是我先开口要求交换的，既然你不肯接受我的钱，我也不能接受你的烟。”

舒曼笑道：“好，成交！”伸手接过硬币，流浪汉也接过了烟。舒曼坐到流浪汉旁边，问他为何不找个工作，流浪汉说，自己受过伤，患上了失忆症，从前的事都不记得了，只知道自己叫杰克，不知道家在哪里。

“我想找个工作，可人家见我来历不明，都不敢聘用。”

两人聊了许久，舒曼对杰克的遭遇颇为同情，就说：“要不这样，我超市里正需要人手，你就留在我这里吧。”

就这样，杰克在舒曼的超市里待了下来。换上新衣服后，杰克看起来精神多了，只是脸上的伤痕太多，已经完全看不出相貌，但估计从前一定也是一个英俊的小伙子。杰克对老板非常感激，做事很卖力。

这天下班，杰克对舒曼说：“老板，告诉您一件喜事，我的亲戚找到我了。”

舒曼大喜，笑道：“太好了，那你怎么打算？跟他们回去还是继续在我店里？”

杰克说：“能见到亲人，知道自己的过去就行了，我在这里生活挺好的。他们说要当面谢谢您，想请您吃饭。他们明天就要离开了，叫我现在请您去呢。”

看着杰克一脸的真诚，舒曼说：“好吧，我们现在就去。”

按杰克的指点，舒曼开车驶向镇外，来到了海边一座独立的小木屋前。舒曼奇怪为何要来这里，杰克说，他的亲戚和这家主人认识。

两人下了车，这时屋门已经打开，一名男子走了出来，将两人迎进屋里。只见里面空无一人，桌子上更是空无一物，这哪像待客的样子？

这时男子哈哈一笑，说：“你不认识我了吗？”

舒曼仔细看着男子，摇了摇头，说：“对不起，我们没见过面。”又对杰克说，“他就是你的亲戚？”

杰克刚要说话，男子笑道：“你不用怪他，是我花钱叫他将你请到这里来的。因为我想证实一件事。”

舒曼说：“第一，我不认识你；第二，我不喜欢这样的请客方式。告辞了！”说罢转身就往外走。

这时门口出现了一个人，这人蒙着脸，手中拿着一支枪，黑洞洞的枪口正对着他。舒曼吃了一惊，叫道：“你们是什么人，想做什么？”

男子说：“请你再仔细看看我，只要你叫得出我的名字，我们立刻走人，绝不伤害你半分。可要是说不出，就很难说了。”

一旁的杰克叫道：“你们说用这种方式见面，是想让老朋友吃惊，现在怎么……”男子掏出枪来，说：“没你的事，蹲在那里别乱动。”

舒曼盯着男子的脸，最后还是摇了摇头，说：“对不起，我真的不认识你。”

男子说：“我们是最好的朋友，你竟然说不认识我？除非你根本就不是舒曼。”

舒曼长舒一口气，说：“原来是这样，真对不起了。十年前我遇上了意外，头被撞伤，从前的事都记不清楚了。”

男子哼了一声，说：“你别演戏了，你骗得了别人，可骗不了我。我已经调查过了，真正的舒曼早在十年前就死了。你既然冒充他，就一定是杀他的人。今天我要替舒曼报仇。”

舒曼眼见对方已经看穿，知道再隐瞒也没用了，只得叹了一口气，说出实情。他不是舒曼，他叫布鲁斯，十年前偶然认识了舒曼，当时他正被黑社会的人追杀，是舒曼救了他。他们一起与黑社会的人周旋，最后舒曼因救他而死。布鲁斯为了彻底摆脱追杀，他决定冒用舒曼的身份。

布鲁斯说：“我知道他父母只有一个儿子，他一死，父母一定悲痛欲绝，还有他的儿子才一岁，也需要人来抚养。他是为我而死的，我决定代他去尽一个儿子和父亲的责任。我们长得有些相像，我去做了整容手术，最后来到了他家。”

男子冷笑一声，问：“难道他父母就没怀疑？难道他的妻子就看不出来？”

布鲁斯说：“我假装受了重伤失忆，他们虽然觉得我有些不同，但都认为是失忆造成的，这些年来，他们完全相信我。因为，我是把自己当作舒曼真心照顾他们的。”

男子点点头，似乎相信了他的话。布鲁斯又说：“既然你是他从前的好朋友，希望你不要将此事说出去，我不希望他的父母受到伤害。”舒曼转身对蒙面人说，“你可以将顶在我头上的枪拿走了吗？”

蒙面人摇了摇头，说：“还没到时候，我还想让你认一个人！”说完将脸上

蒙着的布拉掉。舒曼吃了一惊，不由退了一步，叫道："黑桃5？"

"黑桃5"紧跟一步，枪仍顶在舒曼脑门上，笑道："记性还真不错啊。"

男子也笑道："怎么样，我这戏演得还不错吧？我也不认识舒曼，但怀疑你就是那个逃兵布鲁斯。你要是一口咬定自己就是失忆的舒曼，我们拿你还真没办法，想不到你这么快就承认了。"

布鲁斯盯着"黑桃5"，沉声道："这么多年过去了，难道你一定要赶尽杀绝吗？"

"黑桃5"说："谁要是进了组织，哪怕只有一天，只要敢叛逃，结果就是死。你是我介绍入会的，这账就一直挂在我的身上，只要你没死，我在组织里就一天抬不起头来。"

十年前，追杀布鲁斯的人就是"黑桃5"等人。当初布鲁斯轻信了"黑桃5"的话，加入了一个叫"扑克会"的帮派，进去才知道，这个帮派专门靠恐吓勒索赚钱，于是就想退出，结果被"黑桃5"带人追杀，也就是那次遇上了舒曼，害舒曼命丧荒山。

没想到躲了十年，仍没躲过这些人的追杀，布鲁斯叹了一口气，说："好吧，你杀了我吧，只是不要伤害别人，更不能伤害舒曼的家人。"

"黑桃5"冷笑一声："杀了你？你想得太简单了，你让我这十年丢尽了颜面，我要带你回去，至于要如何处死你，就看老大的意思了。现在只要你乖乖跟我们走，我们就不会伤害舒曼的家人。"

看着"黑桃5"脸上狰狞的笑，布鲁斯只觉心里一股寒意。但他还是决定跟他们走，因为他实在不想让这些亡命之徒将愤怒转移到舒曼的家人身上。

这时，蹲在一旁的杰克突然惊道："这屋里怎么会有毒蛇？"

众人低头一看，果然地上有两条蛇在爬动，一条已经来到了"黑桃5"的脚下。

"黑桃5"大吃一惊，吓得抬起腿来，那男子脸上也变了色。这时杰克手轻轻一扬，一条小蛇飞向男子，男子急忙闪身避开，还没回过神来，就听"砰"的一声，一颗子弹射在他脑门上。

就在"黑桃5"一愣神间，布鲁斯抓住"黑桃5"的手腕，右肘顶在他腰间，两人都摔倒在地上扭打起来。杰克冲上去，一枪将"黑桃5"也解决了。

布鲁斯站了起来，看着屋内的毒蛇，杰克笑道："放心吧，这些蛇的毒牙已经拔过了，我只是想争取一点儿时间。"

布鲁斯盯着杰克，说："你竟然带着枪和毒蛇过来，一定是早有准备。你知道他们会对我不利，为什么还要骗我来？"

杰克说："他们要我这样约你，我也怀疑会对你不利，但还是将你骗来了，因为我也想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布鲁斯问："你到底是什么人？"

杰克说："我是舒曼的好友，我就是因为怀疑你，这才装成流浪汉来这里的。现在事情已经清楚，也知道了你的目的是报恩，我可以放心离开了。"

两人将歹徒的尸体悄悄处理，次日杰克就离开了这个海滨小镇。看着小镇越来越远，杰克轻轻地说："父亲母亲，你们有这样的儿子，一定会安度晚年的。"

其实，杰克才是真正的舒曼，当年他帮助布鲁斯时，被"黑桃5"等人打下山崖，后被人救了下来，虽然没有死，但容貌已毁，而且失忆了，这些年来他一直在流浪。今年一个偶然的事件，让他突然恢复了记忆，于是就回了家。他发现家里有另一个自己，就留下来调查。现在已经知道了真相，他觉得自己可以安心离开了。

选自《故事家》

突然尴尬

我问妈妈：“如果时间倒流，你还会选择嫁给爸爸吗？”

妈妈沉思了一会儿说：“会的。”

我非常感动，虽然妈妈经常抱怨爸爸的各种小毛病，但她还是深爱着他啊！

这时妈妈突然问我：“你怎么不问问，如果时间倒流，我还会生你吗？”

（佚名）

选自《喜剧世界》



苍蝇

美术系的学生在参观画展，教授对着一幅画滔滔不绝：“很明显，这幅画的技术还不够熟练，画家缺乏技术和生活。树木不成形，草也没有根，云像贴在画布上的红布片。瞧这儿，他为了引人注意，竟耍花招画了一只苍蝇。当然，我并不反对画苍蝇，假如画家能把它画得更精确些，使它像一只真正的苍蝇。而他画的苍蝇看起来像一团污泥，没有任何苍蝇的特征……”

教授正讲得起劲儿，忽然，苍蝇展开翅膀飞走了。

（成刚）

选自《良友周报》



评价

一位母亲带着孩子去做健康检查。

医生说：“您的孩子长得真漂亮。”

女人笑着说：“谢谢，您对所有孩子都是这么评价的吧？”

医生摇头说：“不，只有确实长得好看的孩子，我才这么说。”

女人疑惑道：“那您对长得不好看的孩子怎么评价呢？”

医生不好意思地笑了：“我一般对他们的家长说，孩子长得真像你。”

选自《上海故事》

赶火车

在一家杂货店里，一个人急匆匆地对店员说：“你们这儿有鞭子吗？我想买一条，麻烦快点儿，我要赶火车呢。”

店员说：“鞭子有，只是赶不了火车那么大个儿的家伙！”

选自《金故事》

工作狂

老妈是工作狂，我马上要高考了，她也不耽误各种出差。我心里有点儿小抱怨：我同学萌萌、老白除了学习，什么都不用做……

那天我晚自习回家后，正在冲澡，老妈睡得迷迷糊糊地跑到浴室外面，很关心地问我：“这么晚了，你还在洗什么？”我说：“头还没洗呢！”老妈不假思索地来了一句：“你快去睡吧，头放那儿我帮你洗。”

选自《金故事》



不放心

一个女人对邻居说：“我真不放心丈夫，他扔猫去了，准备到湖中心水最深的地方把猫扔掉。”

邻居问：“那有什么放心不下的呢？”

她回答：“猫已经回家一个钟头了！”

选自《喜剧世界》



祸从口出

一天，老板开车带我们去唱歌。开着开着，突然迎面跑来一条狗，我们全车人当时就是一惊。还好老板及时踩住了刹车，想不到那条狗竟然也停住了。

我忍不住大笑道：“哈哈，没想到狗还会刹车！”后来，我就不在那个公司干了，别问我为什么……

选自《今日文摘》

小女孩

去银行办理业务，排队的时候，我前面有一位妇女，带着一个小女孩。小女孩手里拿着面包卷，到她妈妈的时候，小女孩在窗口前，一边吃着，一边从窗口塞面包卷给柜台的出纳员。

出纳员笑了笑，并没有说什么。这时，小女孩的母亲拍了拍小女孩的屁股，说：“宝贝儿，不能这样！”然后又转身对出纳员说：“不好意思，孩子刚从动物园回来！”

（徐征）

选自《良友周报》

插图：彭建辉

凭空消失之谜

◇文/[美]克莱顿·劳森　图/颜玮



神秘消失

加维甘探长非常郁闷，三个月前，他发现本地法院院长基勒和黑社会有勾结，于是开始私下收集基勒违法的证据。可没想到，就在昨天，基勒竟然在两名警官的监视下，从一座电话亭中消失了。当时被派去跟踪基勒的警官席克和莫利说，他们的眼睛一刻也没离开过那座电话亭，可当他们赶过去时，电话亭里确实没有人，基勒消失了。

城中传闻，说基勒是被魔鬼带走的——凭空消失的戏码，只有魔鬼才能办到。

这天，加维甘突然想到一个人——加里尼，他是有名的魔术师，也许他可以解开基勒消失之谜。当加维甘带着席克和莫利来到剧院时，加里尼刚刚完成了一场瞬间移动的表演。

见加维甘愁眉不展的样子，加里尼调侃道："我猜测你一定是遇到了稀奇古怪的事情。"

加维甘知道加里尼心高气傲，故意说："见鬼了，一个大活人竟凭空消失了。先生，我想这个人一定是比你更加优秀的魔术师。"

"探长说的是几天前在电话亭里消失的基勒院长吧？我也听说了，不过我想听听详细的经过。"

加维甘给莫利使了个眼色，莫利便复述了一遍当天发生的事情。

当天早上，基勒出门后去了趟银行，接着来到一家餐厅，席克和莫利一直跟在基勒身后，席克怀疑基勒听到了风声准备潜逃，因为餐厅不远处就是车站，于是他便去打电话要求增派人手，这期间基勒一直没有离开莫利的视线。

过了一会儿，基勒走出餐厅来到大街上，旁边有一排电话亭，他走进了中间那个，关上了门。莫利在车站入口处盯着电话亭，席克则走进旁边放有维修卡片的坏电话亭，想听清楚基勒在给

谁打电话，可对方声音太低，没听到确切内容。

席克在电话亭里待了十多分钟，心想基勒这个电话也太长了，就走过去看看，这时他发现中间的那个电话亭里已经没有了基勒的身影，他赶紧招手让莫利过去，莫利便分开拥挤的人群赶了过去。

“我对天发誓，自从基勒走进那个电话亭，我一直盯着，电话亭的门也一直没打开过。”莫利害怕加维甘认为自己不尽责，发誓说。

席克也发誓道：“我也是。”

“接下来你们做了什么？”

莫利说：“我们打开那个电话亭的门，看到听筒悬在半空中，地上有一副破碎的眼镜，正是基勒平时戴的那副。我拿起听筒，想知道基勒给谁打电话，刚‘喂’了一声，电话那头竟传来了基勒的声音！”

“他说了什么？”

“他说一切都结束了，然后就挂掉了。”

席克补充道：“电话亭我们也检查过，只有一个出口，其他三面都是实心的墙壁和焊死的钢板，顶部也是封闭的，基勒绝不可能从其他出口离开。”

“也就是说，基勒在两名警官的监视下，凭空消失了？”加里尼的脸上浮现出一丝不解的神情，“还有一个问题，基勒消失后，听筒是悬在半空的，这时候电话是打不通的，他得把听筒挂回去才能打通，同时电话亭里还得有人接听。这样看来，魔鬼也许不止一个。”

加维甘问道：“从魔术师的角度，你认为基勒是如何做到的？”

加里尼故意说：“探长先生，魔术的秘密是不能向外人透露的，不过我可以给你演示一下。明天中午你再来找我吧，两个人就够了。”

情景重现

第二天，加维甘和莫利一起找到加里尼。加维甘迫不及待地问：“你搞清楚基勒消失的谜团了？”

加里尼自信地说：“我不仅明白了基勒消失的手法，还改进了一下，一个人就能完成。不过我们先吃饭吧，吃饱了才有力气演出。”

加里尼让莫利开车，三人一起去了一间餐厅。走进餐厅后，加里尼挑选了一张正中央的桌子，安排加维甘和莫利坐下，然后说：“我先出去一下，马上回来。”

大约五分钟后，加里尼回来了，问莫利：“有硬币吗？”

莫利给了加里尼一枚硬币。

加维甘有些激动：“魔术师先生，你在做什么？你不是要告诉我们基勒是怎么消失的吗？”

“探长先生，不要激动，我要先打个电话。看到窗户外面那一排电话亭了吗？从右边起第二个，空着的那个，就是我马上要使用的。你们一定要盯紧了，如果五分钟后我还没回来，你们最好开始进行调查。”加里尼说完就出去了。

透过窗户，加维甘确实看到马路对面有六个电话亭，加里尼走进了右边第二个，然后关上了门。

“莫利，你在这儿给我盯紧了那个电话亭，我到外头，从街道的入口监视，五分钟后会合。”说完，加维甘就出去了。莫利点点头，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那个电话亭。

电话亭没有任何意外发生。

好不容易五分钟过去了，莫利马上跑出去，和加维甘一起来到右边第二个电话亭旁。

两人打开电话亭的门，都惊呆了，加里尼也凭空消失

了！只有听筒悬在半空中，地上放着那枚硬币。加维甘颤抖着手拿起听筒，电话那头是加里尼的声音：“仔细听好，马上派人到绿茵大街118号，基勒就在那里，快！”

加里尼的声音非常急切，加维甘来不及思考，就给绿茵大街附近的警察打电话，让人火速赶过去。

等加维甘和莫利赶到绿茵大街118号时，楼道里传来枪声——是警方在和罪犯交火。

很快，警方破门而入，看到的竟是基勒的尸体，他之前从银行取出的现金散落一地。可加维甘找遍了房间，都没有加里尼的身影。就在这时，加里尼出现了。

加维甘看着加里尼，疑惑地问：“你刚刚才到？到底怎么回事？”

加里尼笑了笑，说：“探长先生的问题还真多，就从我是怎么从电话亭中消失开始说起吧……”

消失之谜

加里尼说，真相很简单，在餐厅时，加维甘和莫利坐在他挑选的位子上，从窗口看去，他走进了右边第二个电话亭，实际上却是第三个——因为马路对面共有九个电话亭，但是从加维甘他们所在的位置，透过窗户去看，只能看到六个，最右边的一个电话亭是看不到的。所以，加里尼真正走进去的，是右边第三个电话亭。

听到这里，加维甘愤愤地说：“你的意思是，我到外头监视右边第二个电话亭时，餐厅里的莫利却盯着第三个电话亭看，而我们两个以为看着的是同一个电话亭？”

加里尼笑着点点头。

加维甘这才反应过来：“那你的硬币，还有听筒……其实是你第一次出去时就布置好了的，专门用来迷惑我们，让我们相信自己找的电话亭就是你消失的那个？”

加里尼补充说：“我第一次出去时还拨了右边第二个电话亭的号码，等电话响了，我走进电话亭，把听筒拿下来，并将硬币扔到地上，然后赶回你们的餐桌。两个听筒都拿开了，但线路是通的。”

加维甘恍然大悟：“当你在电话里告诉我们基勒在绿茵大街118号时，其实你就在隔壁的电话亭，根本没有和基勒在一起？”

“没错，等你们走后我才从电话亭里出来，这是标准的魔术手法——你们盯错了时间。”

这时，莫利反驳道：“不对啊，即使我们从餐厅里往外看时看不到全部的电话亭，但我和席克跟踪基勒时不会有视觉上的盲点，我可是一直都盯着整排的电话亭。”

加里尼笑着摇摇头，问：“你是靠什么来确认后来进去搜查的电话亭就是基勒进去的那个呢？”

“基勒进去的电话亭就在坏电话亭的右边。”

加维甘说：“我知道了，维修卡片一定被人调换了！”

加里尼点头说：“而且换了两次。第一次是基勒还在餐厅时，他的同伙把维修卡片移到了右边的电话亭上，几分钟后，基勒走进了放维修卡片电话亭右边的电话亭里，而那其实是坏掉的电话亭往右数的第二个电话亭。接着，同伙再次行动，他走进放维修卡片的电话亭，将眼镜打碎，摔在地上，接着拨了隔壁基勒所在电话亭的号码，等基勒接听后，同伙再从电话亭中出来，任由听筒悬在半空中。”

“照你这么说，那名同伙就是席克了，他就住在绿茵大街，这家伙一定是被基勒收买了。”加维甘因自己用人不当而自责不已。

加里尼说：“没错，我在知道这点后，就从电话簿

里查到了席克的住址，猜测基勒应该就躲在席克家中。谁会想到一个被通缉的罪犯正躲在追捕他的警官家中呢？”

这时，莫利看到加维甘用怀疑的眼神看向自己，连忙辩解道：“探长，我可是清白的……”

加里尼笑了：“莫利的确是清白的，他只是被席克欺骗了。”

当时，莫利正在车站入口处盯着电话亭，当他看到席克的手势后，以为基勒已经消失了，便匆忙跑过去。车站附近人流量很大，莫利不可能一边快跑，一边死盯住席克和电话亭。只要他低头看路，就给了席克调换维修卡片的机会，几秒钟就够了。

当莫利打开坏电话亭右边的电话亭，基勒果然不见了，里面只有悬在空中的听筒和掉在地上的破碎的眼镜。实际上，基勒就在右边的电话亭里，他跟莫利通完电话，走出电话亭之后，才真正消失了。

这时，警员向加维甘报告，说已经抓到了正准备逃走的席克。

加里尼叹了口气，又说道：“但是基勒千算万算却忽略了一点，一个能够被收买的警官，怎么会对那么多美元无动于衷呢？”

选自《故事会》

毒之吻

◇文／刘津东　图／周欣欣



近藤久木是日本关西地区最大玩具制造企业近藤株式会社的社长，他和太太美智子，长子俊太和次子秀次生活在一起，两个儿子都还没结婚，一家人住在郊区的别墅里。

俊太的生母在他三岁时病故了，近藤又娶了美智子，生下了秀次。

俊太和秀次兄弟两个对父亲的生意丝毫不感兴趣，俊太的志向是当画家，秀次热衷于钻研植物学。

这天一早，近藤又对着两兄弟发了一通脾气，骂两人不来自己的企业做事，天天不务正业。然后气冲冲地去公司了。美智子送走近藤，在信箱的报纸里发现一封匿名信，信里只有一行字：“想保住近藤久木的

命，注意第一座桥！”

美智子想了想，近藤每天下班都会在离家还有一段距离的地方下车，自己沿一条幽静的小路散步回家，会途经两座小木桥。“难道真会有什么危险吗？”美智子将信将疑地信步来到第一座小桥旁，站稳了用一只脚使劲在桥上一踏，桥面上的一大块木板“咔嚓”一声断开，“咚”地掉进桥下的河水中。

美智子吓了一跳：“近藤不会游泳，如果跌到河中，真有可能要了他的命。究竟要不要报警呢？近藤肯定会骂自己小题大做的。也许就是一个恶作剧呢。”

又过了几天的一个周末，美智子在早上的报纸中又发现一封匿名信，这次信里写的是：“想保住近藤久木的命，注意第二辆车。”

美智子急忙放下手里的东西，来到车库。车库里停放着三辆车，第一辆是近藤平时上下班由司机开的，第二辆是近藤周末休息时自己开着去打高尔夫球的。第三辆车是弟弟秀次在大学时发布了一篇很有影响的关于植物在药学中的应用的论文，近藤奖励给他的。哥哥俊太还没有自己的车。

美智子围着第二辆车转了一圈，又打开车门看了看，没发现什么异常，就鼓了鼓勇气坐进去，启动汽车，小心翼翼地开了起来。出了自家的院门，也没发现什么异常，美智子打算掉头回去，却发现刹车失灵了。前面不远处就是那条小河，狭窄的小木桥无法让汽车通过。美智子急忙打方向盘，车“轰”的一声，撞在了一棵大树上停了下来。还好美智子系了安全带，汽车的气囊弹了出来，她只受了轻伤。

美智子在家里休息了几周，渐渐地把匿名信的事情忘掉了。

但是一天早上匿名信又出现了。美智子飞快地打开信封，信上写着：“想保住近藤久木的命，注意第三杯酒。”

美智子想了想，认为自己还是可以应对的来的。

下午的时候，近藤从公司打来电话：“美智子，晚上让厨师做些拿手的饭菜，准备些好酒，我要请几个老朋友回家好好地喝酒聊一聊。”

晚上，近藤带着三位生意上的朋友来到家里。厨师准备了丰盛美味的意大利大餐，全家四口人和客人一起用过餐后，又来到客厅饮酒聊天。俊太和秀次也和客人们一起谈笑风生。

美智子猛然想起早上的警告信，顿时紧张了起来，她给自己拿了一杯斟满的朗姆酒，一边瞪大眼睛盯着近藤手里的酒杯，一边小口喝着手中的酒。

近藤和朋友说笑着聊着天，喝着威士忌。一杯，两杯，到了第三杯的时候，美智子突然快步走上前去一把抢过近藤手里的酒杯，并把自己手中的酒杯递给近藤，笑着说：“久木，你尝尝我这杯酒，真是好喝得不得了。”

近藤接过酒杯说：“美智子，你知道我平时不喝朗姆酒的。好吧，我破例一次。”

正在这时客厅的灯突然熄灭了，四周一片漆黑。大家一愣，不知道怎么回事。近藤大声说道：“谁去看一下？”厨房那边传来俊太的声音：“不要紧，应该是电源保护掉闸，我来看一下。大家稍等。”

过了一会儿，室内的灯又亮了起来，俊太也端着一杯果汁走了进来。

近藤跟大家说了声不好意思，举起酒杯向大家表示歉意，随后一饮而尽，然后突然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啊呀”了一声就倒在地上，抽搐了几下就不动了。

美智子、俊太和秀次急忙跑到跟前，眼看近藤就没有呼吸了。秀次解开近藤的衬衣领口，发现脖子上出现一些红色出血点，惊叫了一声：“是毒蛇吻！”

很快警车和救护车都赶到了，负责急救的医生确认近藤已经死亡，就回去了。

警察局的井上警官负责调查这个案子。

警方经过检查，在死者的酒杯中发现含有一种有毒的生物碱。

大家都目睹这杯酒是美智子递给近藤的，美智子百

口莫辩，说出那三封死亡威胁信的事情。说自己也喝了几口那酒杯中的酒，却没有中毒，并找出那三封信给井上看。

井上警官一边看着信，一边嘟哝着："这种毒药很少见啊，不知道怎么搞到的？"

这时，秀次说："警官，我知道。这种毒是从非洲一种灌木的果实中提取的，中毒者颈部会出现出血点好像被毒蛇的毒牙咬过，所以当地人叫它'毒蛇吻'。我目前正在研究这种毒素的药用功效。"

井上警官马上和秀次一起去他用作实验室的房间里查看，发现有一瓶药剂不见了。

井上摇了摇头说："毒药被盗了，并不能证明你没有嫌疑，毕竟屋里断电一片漆黑的时候，你就在你父亲身边，可以趁他不注意把毒药放到他的酒杯中。"

但是从秀次身上没发现藏毒的痕迹。

"也许是下完毒后，就把小瓶类似的东西丢出窗外了。"井上心想。

他走过去检查发现窗子都是紧闭的，这才觉得屋里很是闷热，一边擦汗一边说："为什么不开空调呢？"

井上问站在一边的俊太："听说断电后是你去把电源总闸开关合上的？中央空调的开关也在一起吗？"

俊太说："是的。可能被我不小心碰到，把空调关上了。"

井上接着问："你是灯熄灭之前去的厨房？"

俊太说："我到厨房拿杯果汁，正好遇到断电。"

井上回到客厅，一边看着桌上摆放的各种名酒，一边想："究竟差点儿什么呢？"

当他看到朗姆酒和果汁饮料等，忽然脑中灵光一闪，马上叫来搜查人员一起检验酒会上众人饮酒的酒杯。

发现众人的酒杯中，只有近藤和俊太杯中含有大量糖分。

俊太笑了笑说："这没什么奇怪的，毕竟朗姆酒和果汁都是含糖的。"

井上说道："我想是有人利用糖做成了这个杀人道具。把从秀次那里偷到的毒药放在酒杯的杯底，上面倒上融化了的糖。因为美智子喜欢喝朗姆酒，所以这个用糖隔离开毒药的酒杯应该在美智子手中。同时凶手手上也同样有一杯用糖做隔离层的朗姆酒，不过隔离层应该是稍微薄一些，底下是接触到酒就会有颜色反应的色素。"

井上对俊太说："种种迹象表明，应该是你写的三封恐吓信，让美智子逐渐相信自己可以保护近藤。又利用家中只有美智子非常喜欢喝朗姆酒的特点，让她自己拿起那杯毒酒，但她喝的时候糖并没有融化，所以不会中毒。而你可以根据自己手中酒杯里糖的融化程度来掌控全局。比如可以和近藤讲话拖延他喝酒的时间，又或者是一起敬酒来加快喝酒的速度。可是你没想到近藤喝酒的速度很快，马上就要喝美智子递过来的第三杯酒了。这时杯底的糖并没有溶解。你就不得不跑到厨房，使屋里的灯熄灭，同时关上中央空调。利用这一段时间使近藤杯中的糖融化，并把自己酒杯里的含有色素的酒处理掉，换上一杯果汁。能做到这一切的只有你了，俊太。"这时有警察从俊太的房间搜查出一部分没用完的糖和融化糖的器皿。

俊太一下子瘫坐在地上，抱头痛哭说："我喜欢绘画，偷着报考了法国的一所美术学院，对方电话中说录取通知书已经寄出了，可是我一直没收到。我想肯定是父亲他不想我去学美术，而把通知书撕掉了，他只关心秀次，我恨他。"

美智子沉默着走过去，从近藤外衣的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打开一看是那所美术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和四张去法国的机票。

然后木然地对俊太说："你爸爸本想给你个惊喜，在这次晚宴后向你祝贺。我们全家一起去法国送你去开学，可是……"

俊太闻听顿时放声大哭起来。

选自《上海故事》

解毒广告

◇文／余显斌　图／彭建辉



一

牛文文回到家，发现家里遭贼了，而且，这贼很胆大，还在她家里喝了一杯饮料，吃了一点儿牛肉干，弄得屋里一塌糊涂。

牛文文马上打电话，把消息告诉老妈赵美女：“家里进了贼，吃了牛肉干，还喝了饮料。”

那头，赵美女接到电话，更是急了，一叠声地说：“那怎么得了啊，这回可惹大祸了！”

就在这时，同一楼的张露家也遭了贼。张露跑来，看到牛文文一脸煞白，连忙关切地说：“钱丢得多吗？”

牛文文摇摇头，告诉她，只被偷了1000多元。

张露听了，睁大眼睛叫道：“比我家的少啊，至于那样吗？”张露家这次被贼偷了3000元，她老爸张大律师很生气。

牛文文心里很烦，低着头，无精打采地喃喃道：“这回完了，要死人了。”

张露吓了一跳，望着牛文文，忙问为什么。牛文文垂头丧气地告诉她，赵美女是制药厂的科研员，最近在搞试验，制造了一种新药，无色无味，老鼠吃了，一准死去。自己家中，最近进了一只老鼠，鼠胆包天，咬坏家具，咬烂衣服，于是，自己就弄了点赵美女试验的药物，在牛肉干中下了一些，想毒死老鼠。谁知，那只讨厌的老鼠没吃，却被小偷吃了。

张露挠着脑袋，说，这个讨厌的小偷，如果真被毒死了，赵美女就得进监狱，赵美女一进监狱，牛文文就惨了，成了流浪女，和流浪猫流浪狗混在一起。

牛文文焦急地说：“张露，你聪明，快想个办法啊！”

张露从没受到牛文文如此称赞，现在一听，一脸阳光，立马想起办法来：“有毒药，就有解药啊！”

不一会儿，赵美女回来了，一进门，就埋怨牛文文，怎么在牛肉干中下毒药。“一个科学家，没进军诺贝尔，却把女儿送进了监狱，那可是特大新闻了。”赵美女摇着头。

“不过，那毒药是慢性的，一周后，才会致死人。”赵美女看牛文文着急，又安慰道。

“一周后，不照样得死。”牛文文问赵美女，“有解药吗？”

赵美女一拍脑袋，想起来了，连声说有，可是，她马上皱了眉，有解药又有什么用啊，小偷怎么敢来拿啊！还不是照样被毒死。

二

牛文文最终决定，赶紧写个广告，贴在

人多的地方，让小偷在毒发前赶快来拿解药，来便罢，不来，毒死拉倒。

张露听了，拍着手大表赞同，据她估计，这样一来，至少可以将罪名减半。

牛文文来了精神，找了张大红纸，为了显眼，用毛笔写下告示：

那位吃了我家牛肉干的叔叔：

你好！你吃的牛肉干，是我用来毒老鼠的，里面放了毒药，是我妈特制的，七天后，毒性会发作。因此，请你无论如何在七天之内，来我家拿解药。否则，毒死之后，我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牛文文想了想，在告示下面写上自己的名字和联系电话。

两人拿了广告，飞跑出去，找了个最显眼的地方，贴好告示。

牛文文低着头，站在那儿，愁眉苦脸，等着那人来拿解药。可是，一直没人出现，也没有电话联系。

令人失望的是，公安局也一直没有消息。牛文文等着罪犯联系，简直望眼欲穿。

到了下午，牛文文的手机响了，一个低沉的声音道："你——是牛文文吗？"牛文文眼睛一亮，忙连声答应："是的，你是谁？"对方不回答，过了一会儿，阴恻恻地说："快把解药拿来，不然，你老妈就成杀人犯了，一定会进监狱的。"张露在旁边，侧着脑袋，聚精会神，终于听清了这一句，非常不爽，对着手机喊道："毒死活该，知道偷谁的了吗？你惨了，竟然拿张大律师开刀，你认栽吧！"

牛文文忙拦着张露，对着手机，嘴唇都打颤了："大叔，求你——你快来拿解药吧，我不想我老妈进监狱！"

对方哼了一声，告诉她，公安干警守在楼上，张网以待，自己一去，不是自投罗网吗？唯一的办法，是牛文文赶快把解药送来。

对方说出一个地方——送到丰阳花园的六号垃圾桶。

三

丰阳花园这地方，离牛文文家不远。小偷所说的六号垃圾桶，牛文文也知道，就在一座亭子边，四周草树一围，很偏僻，也很隐蔽，一般人看不见。

牛文文挂了电话就进卧室，不一会儿出来，拿了一个包。张露也想跟去，被牛文文严词拒绝了，人多，小偷害怕，就不敢来了。

牛文文拿着包，拐过一个弯，四处望望，不见一个人影，松了一口气，放下心来，到了丰阳花园，按那人的要求，找到六号垃圾桶，把那个包放进去。

四周静静的，没有一个人影，这会儿，牛文文四面望望，没人，打开手机，回拨了那个号码，轻声告诉对方，解药送来了，快来拿，不然，自己不负责任的。

那人让她赶快离开，牛文文答应一声，转身快速离开。这时，一个人影一闪，在一丛树木后一晃，到了六号垃圾桶边，一伸手拿出那个包，入手很轻，有点儿惊讶，忙打开一看，里面是一张纸，上面写着：你上当了，束手就擒吧。

只见树木一动，几名公安干警冲出来，围住他，"咔嚓"一声，给他戴上了手铐。

原来，小区经常丢东西，这次，又遭了贼，而且贼还吃了牛肉干。于是，牛文文和张露凑在一块儿，叽叽咕咕一番，想了这么个办法，借赵美女是制药人，在制造鼠药这事，便假造一个消息，引蛇出洞。

小偷很是不解，一脸沮丧地说："可——我肚子就是痛啊！"

牛文文吓了一跳，忙问赵美女："那是怎么啦，不会是真中毒了吧？牛肉干时间放长了，会中毒吗？"

赵美女很笃定地笑了笑，告诉牛文文："据本科学家分析，那是心理反应，一会儿就好了，用不着担心。"

选自《神秘大侦探》

新发明的枕头

◇文／[日] 星新一　译／薛芳　图／彭建辉



“太棒了，终于完成了这项重大发明。”

小小的研究室里传来F博士的欢呼声。邻居家丈夫闻讯赶来，问道：“您又有什么新发明了？看起来好像是个枕头。”

F博士身旁的桌上放着一个东西，不论大小还是外形都和枕头很像。

“确实是睡觉时枕的东西，但不是一般的枕头。”博士说着打开了枕头，指给邻居家丈夫看。只见里边密密麻麻地排满了电子元件。

邻居家丈夫瞪大眼睛，问道：“太牛了！枕着这个就能做美梦吗？”

“不，比做美梦有用多了。这是个可以边睡觉边学习的装置。换句话说，睡眠期间，枕头中储存的知识可以在电磁波的作用下传送到大脑中。”

“听上去很方便嘛。枕着它都能学些什么？”

“目前只是试验阶段，只能学英语，睡着睡着就会说英语了，不过，只要稍加改良，就同样可以学习其他知识了。”

“真是震惊世界的发明。再懒的人，只要晚上枕着这个枕头睡一觉，不就什么都能学会了吗？”邻居家丈夫越来越佩服博士了。

博士得意扬扬地点头回答道：“正是。最近很多人都不想努力，这些人肯定想买。因此我肯定能大赚一笔。”

“真有效的话，肯定谁都想买。”

“当然，效果应该还是有的。”

邻居家丈夫追问道：“也就是说，您还没确认过？”

“啊，我本来就会英语，所以没法自己确认。”博士略带为难地说道。

邻居家丈夫不好意思地探了探身子，说：“既然如此，就让我试试吧。我正想学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呢，可学起来又太麻烦。”

“好啊。太好了，没想到这么快就有人愿意试用。”

“大概要多久呢？”

“一个多月，英语就能说得相当流利了。”

“太谢谢您了。”

邻居家丈夫抱着新发明的枕头，高高兴兴地回去了。不料，两个月后，他没精打采地把枕头还了回来。

“我一直坚持枕着它，可到现在一句英语都不会说。”

博士检查了一下枕头内部，自言自语道：“奇怪，也没出故障啊，到底是哪儿出问题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F博士在路上碰到了邻居家女儿，便上前搭话：“孩子，你父亲最近好吗？”

“挺好的，就是有点儿奇怪。最近，他睡觉时居然用英语说梦话，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也不知道是怎么了。”

边睡边学的知识，果然只在睡着时管用。

选自《淘气的机器人》

别来排队

◇文／张国心　图／彭建辉



最近小区门口超市搞免费发鸡蛋的活动，以提升人气。发放鸡蛋的时间不确定，有时早上，有时傍晚，随意性极大，要想得到鸡蛋，得有足够的运气和耐心。

来领这份“免费午餐”的多是老头老太太，没什么事做，就围坐在超市门口等。

一段时间后，有人发现，有个老胡头不一般，他能掐会算，早不去晚不去，就在发鸡蛋前几分钟赶到超市门口，每次都能轻松地领到一份。这事一传俩，俩传仨，很快就在老人们中间传遍了。于是大家就在暗中偷偷地盯着老胡头，只要他在超市附近出现，后面就陆陆续续跟来一帮老头老太太。

老胡头身体不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有几天他没来领鸡蛋，好多人都没等到鸡蛋发放。有人说：“以后老胡头不出动，咱也别来。”

这天，老胡头病好了，又去超市领免费鸡蛋，身后自然跟了很多人。时间绝对恰到好处，他刚到超市，没过多久，就开始发鸡蛋了。大家都乐呵呵地领到一份，心满意足，称赞老胡头真乃神人。这时，一个中年妇女从超市里走出来，来到老胡头跟前小声地说：“爸，你怎么又来了？我怕你在外面等着辛苦，见你来了就立刻让员工发鸡蛋。我不明白，你为啥总来凑热闹？”

听到的人都很惊讶，原来，这个中年妇女是超市老板，而老胡头是她老爸呀！

超市老板又劝道：“爸，听话，明天千万别再来了。”

可老胡头却态度坚决地说：“不行，你把鸡蛋白白送给别人，我心疼！我领一份，你就能少损失一份。明天我还来！”

选自《喜剧世界》



点个赞就行

中午，我正在家中吃午饭，门铃响了。我开门一看，是一位30多岁的中年妇女。她一脸微笑地说：“大姐您好，打扰您了，我是一家日化公司的推销员……”

还没等她说完，我就冷着脸打断她的话：“对不起，我家不需要什么。”

中年妇女依旧面带微笑地说：“你误会了，我今天不是来推销的，我是上门免费赠送洗衣粉的。”中年妇女说完，从背包里拿出一包洗衣粉，递到了我的手上。

我用疑惑的目光看着她，接连抛出两个问题：“真的免费？那你们图什么呢？”中年妇女说：“真的免费。我们不图什么。今年是我们公司成立20周年，为了答谢消费者对我们公司产品的厚爱，我们要开展一次免费回报消费者的活动。我今天在你们小区已经送出了100多包，请你放心使用。”

听她这么一说，我才接过洗衣粉看了起来。这款小包装的洗衣粉，我在超市里看到过，大约10元一包。但我还是有点儿不相信地问了一句：“请问你们赠送之后，就不要我们做点儿什么吗？”

中年妇女莞尔一笑，说：“我们的确有个小小的要求，就是希望广大消费者在使用了我们的洗衣粉后，如果觉得去污力强，明天就给我们公司市场调研部发个短信，点个赞就行了。”说完，中年妇女给了我一张宣传单，“号码就在这上面。”

我接过宣传单说：“请放心，我明天使用后，一定给你们点赞！”

第二天，我用这洗衣粉洗衣服，别说，去污力还真强。衣服洗完了，我擦干净手上的水，拿起手机，给宣传单上的那个号码，发去了一个“赞”字。

短信提示音马上响了起来，对方很快回复了：“感谢您盛情订购本公司全球导航新业务，即刻起生效，每月资费30元。本月费用已从您的资费中扣除……”

选自《老年文汇报》

插图：彭建辉

画楼

◇文／王贞虎　图／周欣欣

房东下了最后通牒，楚佳眉必须在月底前搬离现居，没有商量余地。

临近下班时段的商业区空气异常滞闷，楚佳眉坐在人行道旁的休息椅上，手里捏着一沓影印纸，纸上全是打了红叉的租房信息。

她已经连续碰壁两周半。

所谓屋漏偏逢连阴雨，房东一听说楚佳眉因病失业，立刻以租约即将到期不再续签为由，催促楚佳眉尽快搬家，而失业中的楚佳眉犹如一块烫手山芋，每个房东都不敢接纳她。

楚佳眉认为房东老太太过于绝情，她租了八年的套房，前前后后付出的房租超过20万，竟然一点儿情面都不讲，执意要落井下石。

经济不景气，原本就不容易找到新工作，偏偏楚佳眉身体又出了状况，三天两头不是胃痛就是感冒，整个人憔悴不堪，完全入不了面试官的法眼。

红橙橙的夕阳即将没入地平线，楚佳眉的心情亦随之跌至谷底。自父母去世后，她便孤苦一人，辛勤半生，两手空空，怎得不凄凉？

楚佳眉越想越悲愤，不由得对老房东心生恨意，考虑着是否即刻返回租房处，用最不痛苦的方式结束生命，让老房东也尝一尝倒霉到家的滋味。

“你在找房子吗？”

一个温柔的声音在耳畔响起，楚佳眉本能地抬起头，再茫然地点点头。

“也许我可以帮上忙。”年轻的陌生女子语气和缓地询问，“有什么具体的要求吗？”

楚佳眉心不在焉地打量一眼，只见陌生女子束着柔细的黑长发，一张瓜子脸生得白皙秀丽，五官精致，穿着简单的白衬衫与灰麻裤，虽然没有化妆，但看起来精神奕奕，气质清新，感觉不像坏人。

“我现在没有工作……”楚佳眉心灰意懒地坦白，“或许我该认命，睡大街就睡大街，最好一觉不醒。”



“我姓辜，”她在楚佳眉的身边坐下来，“我有一个地方可以供你暂时居住，不收房租，你可以住到找到更满意的地方为

止。你只需要遵守几个条件。”

楚佳眉听到一半的时候，就已经精神大振，末了更是激动得牢牢握住对方的手。

“什么条件？”楚佳眉的声音有些颤抖，“我全答应！”

辜小姐微微一笑，“先看看房子吧，满意的话再谈其他。请跟我来，就在附近。”

若在往常，楚佳眉对这种近似做梦的好事会格外警惕，但现在她被重重压力压垮了顾忌。老房东天天扯着嗓门催她快些搬出去，还有比这个更糟的吗？

楚佳眉跟着辜小姐走进对街某栋办公大楼，门牌很好记，是188号，然而对方没有直奔柜台旁的电梯，而是穿过大厅，朝后门的方向而去。

办公大楼的前后出入口通常分别面对骑楼与后巷，中间的楼梯间则通往地下停车场。

楚佳眉心想，电视上有播过，某些老旧大楼偷偷在停车场隔出几间房，收取低廉租金，以供人栖身，这种房间通风采光都极差，还得担心哪天被举报……

正胡思乱想间，辜小姐忽然在通道中间停步，楚佳眉看见一扇规格偏小的蓝漆铁门。

辜小姐从口袋里拿出一个五色线编成的手环，交给楚佳眉，“戴上它。”辜小姐叮嘱道，“这是大门的钥匙，别弄丢了。”

辜小姐手腕上也有相同的手环，只见她将手腕往铁门门把上方晃了晃，铁门就“嗒”的一声轻轻弹开。

楚佳眉就着昏暗的灯光仔细一瞧，原来手环上系着一枚钮扣大小的银色金属片，估计是新式磁卡。

难道真是停车场房间？楚佳眉忐忑地跟着辜小姐走进铁门，才发现自己想错了。

铁门内是一个六公尺见方的小厅，地板与墙面都是防滑的仿大理石瓷砖，上方是梅花造型的吊灯，在暖黄色灯光的烘托下，显得温馨雅致。

小厅尽头有一部电梯，电梯门是黄铜底色，装饰着精美的银色花纹。楚佳眉一看就喜欢，开始对楼上的住房有所期待。

辜小姐带楚佳眉进了电梯，轻轻按下楼层键，“你的房间在六楼，这里每层楼只住一个人，彼此不受干扰。”

“叮”的一声，六楼到了，感觉比一般电梯来得更快更稳。

出了电梯是宽敞的走廊，铺着干净的棕色地毯，果然整层只有一户。

辜小姐取出钥匙打开门，楚佳眉迫不及待地踏进门内，立刻爱上这间套房。

套房虽小，功能齐全，客厅与开放式小厨房相连，浴室宽敞洁净，睡房有木床有书桌，最难得的是除了浴室之外全都铺着防潮止滑的亮色木地板。

“缺点是没有阳台。”辜小姐眨眨眼睛，显得有些不好意思，“不过浴室通风良好，晾衣服干得很快。”

“真的让我借住？”楚佳眉开心得差点儿高声欢呼，“我找到工作后，一定会还你房租……”

“不需要。”辜小姐笑笑，转身走到客厅的沙发上坐下，“现在我要说一说条件了。”

楚佳眉赶紧跟过去，在辜小姐对面坐下，“你说，我记。”

辜小姐的笑容淡了下来，语调也变得更轻，“房间只能你自己使用，不得转借，也不能带其他人回来。我知道你目前经济有困难，所以我会每天供应新鲜饮食，你可以在厨房或冰箱里选择喜欢的来享用，当然你要在外用餐也请便，但是请别将外头的食物带回来，另外建议你即使在外也多摄取些蔬菜，这样可以快速改善你的体质。最后一点是，这个地方不能对外透露，也就是说，不要将这里的地址告诉外人。”

其他条件楚佳眉都没异议，唯独最后一项，面试工作不给住址，恐怕有些难办……果然这地方跟停车场住宅一样，属于非法存

在的吗？

仿佛是看穿楚佳眉的疑虑，辜小姐补充道：“履历表可以填写前面办公大楼的地址，只要注明是一楼，即使有通知函什么的，管理员也会转交给我，我再交给你。”

楚佳眉还是觉得有些怪怪的，但她已是穷途末路，哪怕这里是鬼屋，也只能豁出去了。

抬头看一眼天花板上的莲花型吊灯，楚佳眉告诉自己，要珍惜和把握机会。

楚佳眉向辜小姐投去感激的眼神，“我会遵守所有的条件，谢谢你，辜小姐。”

“我的全名是辜珊蓉。”辜小姐温柔地点头微笑，“你叫我小蓉就可以了。既然决定住下来，我现在就陪你回去收拾行李吧。”

楚佳眉感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急忙红着眼眶站起身，与辜珊蓉一同下楼。

在188号六楼居住的日子，是楚佳眉一生中最惬意的时光，每日三餐都是营养美味兼绝对天然，可以感觉到身体累积的毒素在迅速消失。

面试回来遇到小蓉，那张瓜子脸上的柔美笑容比阳光更有治愈效果，楚佳眉不自觉地用嘴角复制它，心情顿时跟着上扬，疲惫尽消。

经过两个多月的调养，楚佳眉恢复了健康，又隔了几周，便找到了合适的工作，而且其中一名开朗幽默的女同事正想找人合租，双方一拍即合。

说实话，楚佳眉舍不得离开188号六楼，但那种不能迁入户籍的屋子不宜久居，万一哪天被人举报然后拆除了呢？况且还有一个奇怪现象令楚佳眉耿耿于怀。

从小客厅的窗户往下望，可以清楚看见对面马路的公交车站牌，但如果站在那个站牌朝上望，却怎么也找不着楚佳眉那间套房的窗户，仿佛两边属于不同的时空。

辜珊蓉愉快地收下楚佳眉交还的钥匙与手环，并帮着楚佳眉将为数不多的行李搬至新居，末了，两个人在附近的小公园找了一张长椅，坐下来吃东西聊天。

辜珊蓉将餐盒里的西瓜切块插上牙签，递给楚佳眉，“恭喜你走出困境。”

一句话牵出许多回忆，楚佳眉捧着餐盒思前想后，感觉恍如隔世。

楚佳眉叹了一口气，“那天要不是遇见你，我恐怕会选择跟旧房东同归于尽。”

“任何时候都不要放弃希望。”辜珊蓉望着天空淡淡一笑，“知道我为什么向你搭讪吗？因为我记得你，三年前，你在上班途中目睹一辆摩托车被撞倒在马路中央，立刻就冲过去帮忙，一边打电话叫救护车，一边不断地用力挥手，提醒其他车辆避开；好心有好报，这不是谚语，而是真理。”

楚佳眉闻言呆住。

这件事确实发生过，自己都快忘记了，辜珊蓉居然也知道，而且牢记在心？

“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辜珊蓉再度出声，打断楚佳眉的思绪，“请你忘了188号六楼，也不要再回到那边探访任何人。”

楚佳眉点点头，算是答应了，然而一年后，她还是忍不住旧地重游。

楚佳眉凭着记忆在那栋办公大楼绕了好几圈，发现它既没有后门，也没有地下停车场，那扇藏在过道的蓝漆小铁门也消失了。

大楼管理员是位60多岁的老师傅，一问三不知，他甚至不记得楚佳眉曾经出入该处达数月之久。

楚佳眉不死心，从安全门爬楼梯一路搜索，终于在顶楼天台的小型温室里发现了一幅古画。

画纸有半人高，用木质画框装裱着，画中有一位身着宋代服饰的仕女，仕女身后有一座七层高的富丽楼宇，飞檐碧瓦，雕梁画栋。

画中高楼每层悬挂不同的花灯，一楼是梅花灯，二楼是桃花灯……六楼正是莲花灯。

那位仕女的五官与辜珊蓉简直一模一样，拈着桂花枝的右手露出一截玉腕，腕上系着五色环……

魔力相机

◇文／李谦　图／段明



莫婕开了一家心理咨询室，生意清淡。这几年，在本职工作以外，她迷上了摄影，而且经过名师指点，功力不俗。

这一天她出去街拍，车子熄了火，她无意间一抬头，眼前是一家专卖照相器材的店铺，莫婕心里一动，下车走了进去。店老板是个年轻人，热情地向她推荐各类最新款机型，可莫婕的眼睛落在一个角落不动了。

角落里躺着一个徕卡M8型相机，旧的，套子上已经落了一层薄薄的灰尘。相机拿到手里，莫婕心里一动，仿佛是用过很久的老伙计，熟悉又亲切。店老板说，这是附近小区一个女人放在这里寄卖的，一口价5000元。

莫婕毫不犹豫，简单调试后赶紧付账，抱着相机急急忙忙离开了。要知道，虽然是几年前的旧机型，可徕卡相机是保值的，这机子买的时候起码要两三万，捡了大便宜了。

接下来的几天，莫婕抱着徕卡到处街拍。这一天，她回到小区碰上邻居老郑出来遛狗，正是夕阳西下，漫天都是火烧云，老郑的白发和雪白的狗毛都镀上了一层金红的色泽，莫婕掏出相机要给他们合影，老郑乐呵呵摆起了pose，莫婕的眼睛盯住显示屏，手却哆嗦了一下，相机差点儿掉下去。

屏幕上老郑的位置出现一具骷髅！

莫婕揉揉眼，抬头看了看笑呵呵的老郑，再次看向显示屏，没错，大狗，梧桐树，马缨花，一切正常，只有老郑的位置是一具骷髅。

她压抑着内心的疑惑和惊慌，抱歉说相机出了毛病，老郑也不恼，乐呵呵牵着狗出了小区。

莫婕定定神回了家，拿过相机反复摆弄，到底是怎么回事？她打开电脑搜索，

自然不会有什么结果。她看看摄影群里那个叫“和风”的网友暗淡的头像，心里又是一酸，唉，他已经好几个月没出现了，否则一定会帮自己答疑解惑。

天黑了，莫婕暂时丢下疑惑，打算做口饭吃，楼下忽然喧嚷起来。莫婕下楼来到小区门口，眼前的一切让她目瞪口呆，老郑死了！

老郑遛狗回来，在小区门口被一辆超速行驶的车撞倒，狗没事，老郑当时就咽了气。

莫婕的后背渗出一层冷汗，一口气跑回了家。

徕卡静静地躺在茶几上，莫婕不敢碰它一下。

第二天，莫婕跑到出售徕卡的店铺，问这个相机的由来，小老板说不知道，莫婕想，也许他是怕自己退货，于是就笑着说：“相机里有一些原主人的照片，看样子很有纪念意义，请您转告她一声。如果能帮我要到她的联系方式，我会付给你信息费。”

店老板答应了，还留下了莫婕的电话。

过了好多天，莫婕忍不住又用这个徕卡拍片，没办法，这机子的感觉太好了，好在那以后并没有什么异常发生。

这天，莫婕来到一个民俗小镇自驾游，兴致勃勃地用徕卡捕捉那光和影的艺术。在拍一道清溪里的鸭鹅时，一对时尚男女出现在镜头里，莫婕正打算等他们过去再拍，诡异的一幕再次出现，镜头里的女郎变成了骷髅！

莫婕手一哆嗦，女郎和男伴已经走过去了，镜头里只有那愉快游弋的鸭鹅。莫婕一咬牙，掉转相机对准女郎的背影，没错，尽管那身子依然裹着光鲜的衣饰，可脖子以上顶着的，的确是一个骷髅头！

再次出现这一幕，莫婕的恐惧轻了一些，她跟上这对男女走进一家宾馆，看他们开了房，莫婕也开了一间。

莫婕一夜睡得很死。被走廊里杂乱的脚步声吵醒时才知道，那个女郎凌晨时分被杀，凶手是一起来的那个男伴，因为一件小事两人起了争执，男友失手杀死了她。

莫婕终于确信，无意中买的这个二手徕卡相机，具有超自然的能力，可以预知人的生死。很快她就摸清了规律，凡是在镜头里红光满面并且额心放出隐隐白光的，寿命都长着呢，如果罹患恶疾，镜头里的影像会面色惨白，额心发黑，而那些濒临死亡的人，会在显示屏里出现骷髅。

莫婕决定，运用这个魔力相机拓宽自己的事业，她在报纸上打了大幅广告：易经测寿，不准不要钱。

刚一开业，网上和电话咨询的顾客就很多。在准确地预测了几个重疾患者的生命走向以后，她的工作室开始人气爆棚。

这一天工作室刚开门，进来两位前一天网络预约的顾客，那充满性感魅力的少妇网名“彩云之南”，扶着她的外国丈夫来测寿。那外国老头高大强壮，满脸红光，出现在相机里的那张脸神采奕奕。莫婕从玻璃后走出来告诉“彩云之南”：“放心吧，你老公起码能活到90岁。”

“彩云之南”听了这句话，高兴得在丈夫脸上亲了一下，可莫婕敏锐地捕捉到，她笑得弯弯的眼睛里流露出的分明是惊讶和气恼。莫婕回到室内，那架相机忽然一震，开始对着门口的夫妻俩啪啪拍个不停。莫婕心里一动，赶紧拿起相机对准他们的身影狂拍。等到那对夫妻走了，莫婕去看拍过的片子，又一次惊呆了。

相机里的几十张照片并不是门口的夫妻俩！那背景是一处断崖，莫婕认出来了，正是几百里外一个正在开发的景区，一个男子俯在断崖上端着相机拍摄，一旁站着一个时髦性感的少妇，正是“彩云之南”。

接下来的图片让莫婕心

惊肉跳，“彩云之南”狠狠地推了男人一把，专心拍摄的男子毫无提防，跌下悬崖。接下来的图片就是崖下，男子满脸是血，怀里仍然抱着相机。图片清晰极了，那相机正是自己这款二手徕卡M8。

莫婕给小店老板打电话，告诉他，自己用这架徕卡拍的片子获了大奖，这是她的幸运机，所以要拿出奖金的十分之一送给他以及相机原主人，表示感谢。店老板的声音惊喜异常，说正好那个女卖家出现了，约莫婕见面。

莫婕赶到小店，不出所料，坐在小店里的正是“彩云之南”，她就住在小店附近的紫荆花小区。

“彩云之南”看到莫婕也很惊讶，连称巧合。她接过莫婕递过去的3000块钱，问莫婕的易经测寿有没有失灵的时候，莫婕摇摇头，失望再次浮在“彩云之南”的眼睛里。莫婕故作漫不经心地问她：“那么好的相机，为什么要低价出售？”

“彩云之南”淡淡地说：“相机是我前夫的，他在一次野外拍摄的时候出事故跌下悬崖摔死了。我看见相机就会难过，于是拿到这儿寄卖了。”

这个结果也在莫婕的意料之中，她做出一副八卦的样子问道：“你这么快就再婚了啊？不过嫁个外国丈夫也挺好的，你很幸运。”

“彩云之南”显然不愿意多谈这个问题，匆匆告辞了。

几天后，莫婕把一封信寄给“彩云之南”，信封里是她冲洗的断崖事故的照片，信上说：夫人你好，我是个摄影爱好者，三月十五日那天去断崖拍日出，凑巧见到了一些很耐人寻味的画面，于是就拍了下来。这些照片夫人一定很感兴趣，当然，其他人也会很感兴趣，尤其是警方。

不出所料，“彩云之南”第一时间用给莫婕留下的陌生号码打来电话，颤抖着问她要怎么样。莫婕压低声音冷冷地说：“只要20万，这些照片就会永远消失。”

“彩云之南”沉默了一会儿：“我怎么才能相信你不会一再勒索？”

莫婕冷笑着说：“其实我也担心，如果你舍命不舍财宁可鱼死网破的话，我起码也要蹲几年。”

电话那头的“彩云之南”沉默了很久，终于跟莫婕敲定了见面付款的具体方案。

当然，这注定不会是一次成功的交易，约见的地方，不仅有莫婕，还有公安人员。看着那些清晰的照片和电话录音，“彩云之南”一句没有狡辩就招认了全部犯罪事实。

她的丈夫是一个资深摄影师，对摄影的痴迷让他把绝大部分收入都投了进去，这让热衷享乐的“彩云之南”极为愤怒。因为经常会涉险摄影，所以丈夫早就为自己买了大额的意外保险，生性冷酷的“彩云之南”动了邪念。那天她一反常态跟丈夫去拍摄日出，就在丈夫面对崖下美景忘我拍摄的时候，身后的妻子伸出了罪恶之手。

事后她拿到近百万的赔偿金，可这个对金钱无比贪婪的女人并不满足，她拿出十几万，成了跨国婚恋网会员，因为美丽妖娆，很快就钓了一个老外嫁了。当然，促使她做出再婚决定的，是老外那几百万美元保额的保险单……

莫婕拿着徕卡，来到郊外一个简单的墓前，那正是她暗恋已久的摄影师和风的坟墓。

莫婕在墓碑前献上了一束鲜花，然后把那架徕卡M8埋在和风的墓前。英灵不灭的和风用这种特别的方式为自己报了仇，徕卡的使命已经结束了，就让它陪着和风去吧。那个世界想必也是风光无限，想必他也会拿着心爱的相机，拍个不停吧。

选自《百家故事》

美食居闹鬼

◇文／陈效平　图／段明

天香美食居最近出了一桩怪事：有个叫王泽的顾客每周六都来预订一间包房，问他几个人吃饭，王泽总是说五个，可到时候来的却只有他一人。

虽然只有一个人，但王泽每次所点的酒菜足够五个人饱餐。菜上齐后王泽就对服务生说：“你出去吧，不要来打扰我们，有事再叫你。”服务生前脚刚走，王泽跟着就把包房的门关上了。

过了一个多小时，王泽把服务生叫进去买单，服务生往桌上一瞧，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只见满满一桌菜肴已变成少量的残羹剩汤，桌上的几只酒瓶也全部空了，鱼刺、骨头吐得到处都是。

这样的场景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服务生渐渐起了疑心。有一回王泽在包房里吃饭，好奇的服务生凑在门边偷听。这一听吓得他汗毛直竖：包房里好多男人正在谈笑，杯盘声、碗筷声不绝于耳！

“有鬼！”服务生失声惊叫。

不一会儿，王泽和四个鬼聚餐的消息就在天香美食居传开了。从工作人员到顾客，上上下下人心惶惶。

此事惊动了美食居的老板牛德衡，他亲自来找王泽了解情况。

一开始王泽不肯说，后来架不住牛老板的软磨硬泡，他终于吐露了实情：半年前王泽和四个朋友打赌，结果他输了。按照事先的约定，王泽请朋友们上天香美食居吃饭。半路上，王泽因驾驶不慎出了车祸，同车的四个朋友当场死亡，王泽靠安全气囊的保护捡回了一条命。此后，变成了鬼的四个朋友天天来纠缠王泽。他们说自己临死前空着肚子，是饿死鬼，要王泽每周请他们上天香美食居吃一顿解馋。王泽对那场车祸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他不敢违拗朋友们的要求。

牛老板听得额上直冒冷汗。他气冲冲地问：“放着那么多饭店不去，你们为啥偏偏盯上了我的美食居？！”



王泽解释道：“我们是天香的老主顾，我那四个朋友生前都偏爱这儿的酒菜。”

牛老板把手一挥：“我们天香美食居不

接待饿鬼！从今天起你不再受欢迎了！”

王泽虽然被“天香”挡在了门外，但他的四个鬼朋友却阴魂不散。

起初是一些厨师向牛老板抱怨：刚装好盘的菜肴一转身就少了许多。接着，几个服务生又慌慌张张地跑来报告：他们端着托盘上菜的时候，托盘里的菜常常莫名其妙地减少，好像有只无形的手在空中抓了一把。到后来，有些顾客大惊失色地向牛老板反映：桌上的菜经常不翼而飞！一个中年妇女还向牛老板哭诉：那天，她看见摆在面前的一盘鹌鹑蛋接二连三地消失在空气中，于是她用手去捂盘子，结果脸上重重地挨了一记耳光……妇女指着肿起的半边脸，向牛老板索要赔偿。

按下葫芦浮起瓢，牛老板忙得焦头烂额。

天香美食居闹鬼的消息传得沸沸扬扬，上门吃饭的顾客越来越少，原本火爆的生意一下子变得门可罗雀。店里的厨师、服务生也纷纷辞职，剩下少数胆大的也是战战兢兢。

牛老板在活人世界里手眼通天：工商局等权力部门有他的亲戚和把兄弟，黑社会更有许多铁哥们……但面对四个饿鬼，牛老板却一筹莫展。苦撑了半年，牛德衡终于将天香美食居低价出手，卷铺盖走了。

“天香”的新老板姓吴，是个矮瘦的小老头。吴老板接手美食居的头一天就采取了行动。他请来一批和尚、尼姑，在店里念了七天七夜的藏经，超度那四个饿鬼。

此后，王泽逢人就说他的四个鬼朋友都投胎去了，不再来纠缠自己。

待人心安定后，吴老板高薪请回原来的厨师、服务生，天香美食居重新开张。没过多久，美食居恢复了元气，生意重新红火起来。

大家都佩服吴老板有手段，会经营。只有吴老板心里清楚，自己不过是前台的一个道具，真正的幕后主使是“天香”的创始人赵辉。

这一切究竟是咋回事呢？原来，三年前赵辉白手起家，创办了天香美食居。由于地段好，再加上会经营，短短几个月“天香”便一炮打响，成了全市上座率最高的饭店。俗话说人怕出名猪怕壮，天香美食居的红火很快引起了一个恶人的眼馋，他就是牛德衡。牛德衡先是向赵辉提出要买“天香”，后来又要求入股，都遭到了拒绝。恼羞成怒的牛德衡起了歹心，他动用黑白两道的关系不断找赵辉的麻烦。

从那时起，工商、卫生、消防等部门三天两头来天香美食居“检查”，罚款单开了一张又一张。与此同时，黑社会的流氓、混混们又经常来捣乱，不是白吃白喝就是打架斗殴砸桌，弄得乌烟瘴气，把顾客都吓跑了。赵辉实在顶不住了，只好向牛德衡低头，把天香美食居卖给了他。

但赵辉的心里一直在滴血，他实在咽不下这口恶气。可自己无权无势，正面斗绝对斗不过牛德衡。怎么办呢？几经思索，赵辉想出了一个装神弄鬼的计策。他事先买通美食居的几个工作人员做内应，然后派王泽去“天香”演一出“鬼戏”。

每次等菜上齐后，王泽就把服务生撵走。包厢的门一关上，他立刻将桌面弄得一片狼藉，接着又把全部酒菜统统倒进一只准备好的塑料袋。塑料袋就藏在餐桌下，因为桌布长可及地，所以袋子不易被人发觉。王泽走后，“天香”被买通的内应会悄悄将塑料袋取走。至于服务生在包厢外听到的谈话声、杯盘声，都是从王泽所带的录音机里传出来的。厨师、服务生以及部分顾客有关见“鬼”的描述也是出自那几个内应之手，他们或故意捣乱，或虚张声势。那个被“鬼”打肿了脸的妇女同样是赵辉花钱雇来的。

选自《故事林》

桃符

◇文／武司风　图／颜玮



一

贞观十四年正月，陈家大宅有两桩怪事。

一是自中旬始，宅里莫名闹鼠患。群鼠不知从何而来，每至傍晚，于墙下涌出，直奔米仓。

陈老爷护粮心切，抄起木棒，亲自带人守卫。恶战之后，鼠骸遍地，粮失大半，举镇皆惊。

这等数目的老鼠，之前未曾有过。况且时值正月，天寒地冻，何来的老鼠？

陈老爷坐着纳闷，一筹莫展。

二是哑巴讲话。一日，柴房刘刀子正在煮水，见哑巴丫鬟独自跑进来，嘴里咕哝，手上比画。刘刀子搞不清，便让她蘸草灰，在土墙上画样子，正踅摸着，却听得背后响亮一声：

“热水！少爷要一大碗热水！”

哑巴丫鬟去年才入府。那时年关刚过，陈老爷要账归来，见宅门前蹲着个女孩。老爷问其话，女孩摇头不答，方知是个哑巴。老爷心生怜悯，留她在府上服侍少爷。

哑巴虽哑，却办事勤快，处处讨人喜欢。陈家有位四少爷陈琰，生性古怪，平日一不走货、二不管账，只在房里吟诗作赋，诵读风雅。哑巴生得机灵，懂得少爷脾性，知道何时劝饭、何时不扰，深得少爷欢心。

且说刘刀子将此事禀报陈老爷，老爷心生疑窦，命人召来哑巴。

陈家老小聚集一堂，看哑巴如何说话。不想，哑巴虽能答话，却一字一吐，不成一句。

陈老爷当其哑病初愈，口舌尚不灵巧，便衣袖一挥，打发她回厢房。

二

常言道，坏事胚走，哑巴开口。陈老爷以此为不祥之兆。今又逢鼠患，陈老爷忧惧参半，思量待二月一过，不如给哑巴一笔盘缠，使其另谋生路，不留这个灾星。

至于旁人，除掉鼠患才是要紧。

陈府上下终日忙作一团。众人纷纷燃秸秆、熏墙缝、灌洞口，却不见半点儿成效，老鼠反倒日益猖獗。深夜，鼠群首尾相衔跑过房梁，屋顶咯咯作响，犹如车轮碾过。

正当众人束手无策、叫苦不迭之时，一尼姑拜访，自称听闻陈府鼠患，愿助一臂之力。

陈老爷闻之大喜，倒履相迎，见尼姑青衣素衬、眉慈目善，一副脱俗之相，连忙请进府中。

尼姑不入厅堂，只在房前屋后逡巡，说道："施主想必是生意人。"

"正是，德尼慧眼。"

话虽这样说，陈老爷却暗中思忖，坐拥这般宅院，非官即商，尼姑看出自己是生意人，也不稀奇。

尼姑说道："鼠，干支之首，星宿天贵，财神瑞兽也。鼠喜钱，多现富贵人家、深宅大户，贵府鼠患不足为奇。"

陈老爷闻言，反问道："我落户于此二十余载，未逢鼠患，为何偏今年遇上？"

尼姑答道："施主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鼠钱一位，本协同陪衬，相辅相生。今众鼠爪牙毕现、倒首相戗，必是贵府生出邪物，冲破财气所致。若能斩断源头，驱散余晦，府上鼠患自然根除。"

尼姑命人找来一口大瓮，盛满水架于天井正中，底下填满干柴，引火点燃。少顷，瓮中热水沸腾。尼姑解开行囊，朝水中撒入一包黑粉，手持拂尘挥舞，口中念念有词。

半炷香工夫，瓮口旁拢起一团黄雾，起伏缭绕，向周遭扩散。

尼姑扬起手臂，拂尘向天一挥，那黄雾如长蛇般腾起。众人瞠目，仰头看那烟雾变化。

黄雾急转而下，化成斗笠形状，罩在陈琰房上。

尼姑拂尘一扫，指道："祸源在此。"

陈老爷闻言大惊，拨开众人，指着哑巴道："如今真相既出，不得留你。限你明日之前，收拾铺盖走人，今后再不要迈进陈府！"

众人惊诧，就连喜爱哑巴的陈琰也不置一词，默默回到房中。

三

那日午后，浓云密布，陈府一片寂静。

陈琰挑起油灯，方要读书，不想房门被人推开，来者正是哑巴。

陈琰刚要开口，哑巴下跪道："奴家是陈家丫鬟，今日老爷要奴家走，不应有二话。只是如今事有蹊跷，奴家若这时走了，恐有灾祸。望少爷开恩，允奴家在房中躲藏几日，来日查明真相，奴家决不再叨扰。"

陈琰闻言诧异道："那日在堂上，你磕磕巴巴、词不达意，如今怎一下子这般流利？"

哑巴道："实不相瞒，自柴房那日起，奴家便能说得通畅。只是怕老爷问起家世来历，才装聋作哑。如今少爷既知实情，若不加过问，奴家定感激不尽。"

陈琰点头说道："你若不愿讲，我也不会勉强，不过可否告诉我你姓甚名谁？"

哑巴笑道："奴家本无姓氏，若少爷愿意，可叫桃符。"

"桃符岂不是宅门前镇邪的壁板？"

"少爷所言极是。"桃符道。

陈琰思索片刻，又道："你方才说事有蹊跷，又是何意？"

桃符道："奴家见那尼姑佛门打扮，作法事却像极了道士。那尼姑又说要驱除余晦，想是打算留在府上，必定另有所图，还望少爷多加提防。"

陈琰闻言，深以为然，便把桃符藏在自己房里。

四

果然如桃符所言，尼姑以驱散余晦为由留在陈家。

几日后，陈宅虽仍有鼠，却声势渐小。陈老爷大

喜，认定祸根已除。

一日，尼姑对陈老爷道："如今晦气散去八成，当作一场法事，将宅中余祸一并根除。"

尼姑要一口水缸，加猫血、猪油、赭石、艾草搅拌，又从尼帽内拔下一绺头发，放入一香囊内，嘱咐下人届时掺入其中，待成膏状后，涂于大宅四壁。

众人得令，便各自张罗准备，捕猫杀猪，一时鸡飞狗跳。

陈琰将此事告与桃符，桃符听罢说道："猫血、赭石，本是不祥之物。艾草香浓，涂抹墙上必使邪气扩散，殃及全府。"

陈琰不明就里，问道："你平日只是打杂，不曾读书出门，怎会知道这般事情？"

桃符答道："我实是宅中桃符，存世经久，吸纳天地精华，幻化出人形。"

陈琰一惊，忙问道："若是如此，为何你当初现身时，面貌是一个哑女？而那日于柴房里，又怎地突然开口说了话？"

桃符道："初化人形时，我虽五感皆通，却难以咬字。那日少爷摘下门上桃木，想题两行诗句，便吩咐我讨些热水磨墨。我方到柴房，少爷定是就着前日所剩墨汁先题了两笔。墨汁一入桃木，奴家顿觉喉咙清爽，脱口便是一句话。"

陈琰回想那天情形，确如桃符所言。不想这神仙精怪之事，今日也落到自己头上。

陈琰又问道："那尼姑一事，该如何是好？"

桃符道："猫血、赭石，尚不足置人于死地。妖法奥秘，全在尼姑一绺头发上。少爷须暗中取来香囊，将发丝剪下一半，再置于火上炙烤半个时辰。余下之事，包在奴家身上就好。"

数日后，陈家人按尼姑之意，将血与油羹倾入一口大缸。两名壮汉手持木杵搅拌，待其黏稠，接过陈琰所递手中香囊，将发丝撒进缸里。

搅匀后，一列家丁手捧瓷碗，用毛刷蘸着血羹向墙壁上涂抹。不多时，陈家四面呈现一片鲜红。

事毕，府上腥臭难闻，众人纷纷捂鼻子。陈老爷对尼姑说道："德尼之法必有神通，只是这味道难忍，敢问此场法事何时可了？"

尼姑将拂尘一甩，藏进袖口，笑道："施主不必多虑，明天一早味道便可散去。至于墙上的血迹，用水冲刷即可。"

陈老爷闻言，便作揖告退。

五

深夜，宅里灯火皆灭，寂籁无声。忽有一人影从房内蹿出，贴墙壁疾行，来到陈家老爷房前。

黑云吐月，投下一席银光，照在那人脸上，原来此人正是尼姑。

她不穿青衣素袍，只着件短小窄褂，衣襟后头，一条长尾卷立如钩。

尼姑潜至阶前，手附铜柄之上，似要推门而入，却发觉门板重如钢铁，岿然不动。尼姑恼怒，想破门而入，两臂一撞门板，一股庞然之力冲出，将其撞到阶下。

尼姑眼露凶色，掉转脚步，奔向偏房。

偏房位于陈宅一角，四周有丈高矮墙。尼姑绕墙逡巡，却不见入口。尼姑不得已，现出利爪，欲翻越墙壁。哪知每攀一寸，矮墙便长高一寸，任凭她怎么挣扎，也触不到墙沿。

尼姑气急败坏时，见不远处一所房里烛影摇动，不禁心觉诧异，思量宅中之人已尽染血腥之气，本该昏睡如石。

尼姑踮着脚移近，捅破窗纸望去，只见白烟缭绕，蜃气翻腾，灯影下两个高大武人，手持长剑，身披铠甲，目眦欲裂，怒视尼姑。

尼姑惨叫一声，惶然逃出陈家大宅。

翌日清晨，陈家公子随桃符来到大缸前。桃符俯身，取出几根烧焦的猫毛。

陈琰端详许久，说道："如此说来，尼姑便是猫妖？"

"不错。"桃符答道，"猫妖自有退鼠之法，听闻陈家闹鼠患，便妄图趁机谋

害府里众人性命。”

陈琰闻言道：“如此说来，邪物破财之言，也是无中生有？”

“非也。”桃符道，“猫妖虽为害命而来，可当天法事却不虚假。不敢欺瞒少爷，鼠患源头，确在少爷屋宅上。”

陈琰愕然道：“照你所言，祸源在我屋内，可你由哑复原，只因我于桃木上题字。难不成，祸源便是我陈琰本人？”

桃符笑道：“少爷想想，近来除了元宵灯会，镇上书生秀才在忙何事？无非是收拾行囊，包雇车马，进京赶考。少爷见了此情此景，怎不心生烦恼？依我说，只怪大唐律令不准商贾为官，断了少爷科举之路。不然少爷怎甘居于一隅，整日诵读诗书？奴家如今也无法留于陈府，今日就要告辞了。”

“你在世上无亲无故，又能去何处？”陈琰问道。

“奴家也不知去哪里是好，陈家之外，都是同样去处。”

陈琰道：“要我说，你不妨沿江而下，游历名山大川，朝碧海，暮苍梧，求经问道，修心习性。”

“可那千里之远，奴家怎好独行……”

“此言差矣。”陈琰道，“如今这深宅大院，亦不是我容身之处。待我打点行囊，收拾细软，这千里之行，就让我陈琰陪你吧。”

天大亮时，众人见尼姑没了踪影，陈琰也不知去向。

陈老爷派人去找，过了半月，没有半点儿消息。

至于老鼠，自此以后再没出现过。

选自《南国异语》

如此粗心

◇文／宋炳成



虎子的媳妇叫小梅，人长得很漂亮，但有一个毛病：做啥事都不仔细，整天粗心大意，给虎子添了不少堵。

这天，虎子让小梅推着小铁车，到集市上买黑杨树苗，小梅去了半天也没回来。天近晌午，却见小梅牵了一只小羊回来。

虎子疑惑地问：“黑杨呢？”

小梅用手一指黑色的小羊，没好气地说：“这不是吗？都怪你要我去买什么黑羊，路上根本牵不走，磨了我一身汗，总算牵回来了。”

原来，小梅把虎子说的“黑杨”听成了黑羊。虎子哭笑不得，可既然都买回来了，那就养着吧！虎子刚按捺住火气，突然想起了什么，他连忙问小梅：“早上推去的小铁车呢？”

小梅一拍脑袋，急得跺起了脚，说：“坏了，光顾着牵羊，我把小铁车忘在集上了！”

虎子赶紧骑上院子里的摩托车，带着小梅往集市上赶，可哪里还有小铁车的影子？

这小铁车花了虎子不少钱，虎子心疼，撂下一句狠话：“世上哪有像你这样粗心的人？今天这小铁车要是丢了，你就别回家了！”说完，虎子骑上车，独自沿路追着找小铁车去了。

小梅委屈地掉下了眼泪，她掏出手机打电话：“刚子，你不是一直喜欢我吗？你快过来，今天就带我走吧，我再也不想和虎子过下去了……”

话还没说完，电话里传来虎子的怒吼声：“好啊小梅！你竟然背着我和刚子有一腿！”

小梅傻眼了，她一时粗心，竟把打给刚子的电话，错拨给了虎子！

选自《故事会》

蛇仇

◇文／彭霖山　图／段明



在荷花市郊外的城乡接合部，公路边上有家“天虎酒家”，这些年生意做得特别红火，就连城里的人都经常舍近求远开着小车光顾。要问这生意火爆的奥秘，只要看一眼竖在厅堂正中菜谱牌上的三个大字“蛇鲜吃”便知道，这是一家专门经营山珍的餐馆。

再细瞧，还有几行小字介绍吃法：“一蛇三吃”“一蛇五吃”“龙虎斗”“龙凤呈祥”等，可谓花样翻新，吃法多样。且不要说品尝，单瞧这菜谱就让你垂涎欲滴。尝过鲜的就更不用说了，有的形容就像吸毒上了瘾，三天两头朝这店里跑，即使囊中羞涩无钱买单，闻闻充溢在店中的香味也满足了。故而有人编了段顺口溜：“天虎酒家蛇鲜吃，香飘四海人人知，平生能尝一次鲜，不枉人间过一世！”瞧，食客的评价如此夸大其词，也就难怪生意火爆了。

然而，就是这么一家生意兴隆的酒店，这天却突然贴出告示，宣布暂停营业一个星期。食客们不明其故，纷纷打听原因，才知店里货源告罄，店老板段天虎亲自进山揽货去了。货源紧缺的原因，主要是由于食蛇者日益增多，收购价格一路飙升，乡民受利益驱使大肆滥捕，几乎将蛇子蛇孙灭绝，造成物以稀为贵。“天虎酒家”生意越兴旺，货源就越紧张，尽管打出高价，最后还是空了仓，老板段天虎只好亲自出马了。

段天虎貌不惊人，正值不惑之年，普通百姓一个，只不过近些年靠经营“蛇鲜吃”发迹后，才有了点儿小名气。他的发迹主要是靠祖传的两手绝技：一是烹调，一是捕蛇，二者相辅相成。段天虎是从深山老林里的“捕蛇世家”闯出来的，早些年间祖辈都是靠捕蛇为生。段天虎这一代脑子变聪明了，他学会了烹调技术，开起了蛇馆，巧妙利用

它发了大财。

“玩火之人死于火，玩水之人死于水。”这是老辈人流传下来的一句谚语。段天虎刚出道时一直没有忘记父亲临终时的嘱咐：“蛇是有灵性的动物，报复性极强，切忌将它们逼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否则，就会大祸临头，危及自身！”父亲一生捕蛇，最后死于一条毒蛇之口。尽管他有祖传的绝好蛇药，可那天外出走亲戚时偏偏忘记带在身上，结果在回家的半路上被毒蛇咬伤，毒性发作，回天无力，在气息奄奄中断断续续哀叹：“我这辈子捕杀山兽太多，活该要遭报应。这是冤家索命来了，天意啊，天意！”

段天虎吸取父亲的教训，经营餐馆后放弃了捕蛇。但在残酷的行业竞争中，他很快就陷入被动，几乎被挤垮。就在这时，他突然脑子里灵光一现，别出心裁地专门经营起食蛇餐馆，生意越做越红火，盘子越做越大。越有越贪，赚了十万想百万，赚了百万想千万，段天虎巴不得这岭上山下的所有山珍都化作他囊中的钞票，让他成为一个千万、亿万富翁。利欲熏心使他将父辈的教训置于脑后，忘得精光。所以，当四乡八寨的蛇都被捕尽吃绝后，段天虎就亲自出马了。

仅五天时间，段天虎依仗祖传蛇药的无比威力，果真从深山老林里捕来了上百条长短和花纹各异的有毒蛇和无毒蛇，其中有条浑身乌黑的大蛇。据段天虎吹嘘，捕蛇毫不费力，只要将蛇药撒在自己身上，一旦毒蛇近身，闻到药味，便会全身疲软，寸步难行，这条乌蛇就是这般手到擒来的。

次日，这条乌蛇便被装进一只铁笼里放在大厅，旁边用白纸写出告示，凡有意品尝乌蛇者，可预订。一时间引来很多人，食客们在观摩这条乌蛇后，果然激起食欲，尽管价格昂贵，依然争先恐后，不消半天工夫就订购一空，后来者只有干瞪眼。

这条乌蛇不知是被围观者吓的，还是让段天虎的蛇药麻翻了，只是可怜兮兮地将头埋在弯曲着的长长身体里，一动也不动，浑身散发出刺鼻的腥臭味，仿佛死了一般。有人用棍子朝铁笼里猛捣两下，它才抽搐一阵，证明它还活着。

两天之内就要将乌蛇“验明正身”了，段天虎吩咐员工，不要再供给它吃喝。乌蛇一天之内瘦了一圈。当段天虎从铁笼旁边经过时，乌蛇突然将头抬起来，双眼恶狠狠地盯着段天虎，射出一束阴毒仇恨的绿光。段天虎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噤，他狠狠地朝乌蛇啐了一口，叱道：“孽畜，你死到临头还逞什么威！明天瞧老子怎么剐了你！”

当天晚上，餐馆打烊后，段天虎照样独自炒了两盘小菜，端进一间雅座内，自斟自饮起蛇酒来，不知不觉便有了几分醉意。正要起身，突然见门口站着一个乌黑大汉，横眉怒目地盯着他。段天虎倏地一惊，厉声喝道：“你是什么人？为何半夜闯进我餐馆来了？”乌黑大汉咬牙切齿欲扑上来，却又像被一道无形的封锁线制约着，只得恨恨连声地咒骂道：“段天虎，你还我儿子！”段天虎不明其故，勃然大怒：“何方混账小子，跑到此间撒野来了，找死！”正要挥拳迎上去，只听“哗啦”一声响，急忙睁眼一瞧，原来自己做了个梦，梦中将两只菜盘打翻在地摔碎了。回想梦中的情景，段天虎无端感到一阵惊恐，这乌黑大汉素昧平生，怎么找自己寻仇来了？还口口声声“还我儿子”，他儿子究竟是谁？难道我段天虎杀了人不成？正暗自疑惑，忽听大厅里有人惊慌失措地喊叫起来：“不得了，不得了！那条乌蛇不见了！”

段天虎闻声大吃一惊，急忙跑出去一瞧，那条乌蛇果然不见了。段天虎不由倒吸了一口凉气，仔细上前察看，这才发现铁笼一角的边沿处断了一根粗铁丝，乌蛇瘦了一圈的身子正好从这缺口处钻了出去。段天虎勃然大怒，将围在身边的员工一个个骂了个狗血淋头。有人便提议，这乌蛇潜逃的时间不长，也许就潜伏在周围，何不连夜四处寻

找，也许还能捕捉回来。段天虎点点头，他给每人发了一包祖传的蛇药作应急之用，然后众人打起火把四散去找蛇。

剩下段天虎一人独守店门。他坐卧不宁地背着双手在大厅里踱来踱去。乌蛇的失踪，不仅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更重要的是给段天虎增添了沉重的心理压力。他隐隐约约地觉察到，这条乌蛇一定会对他进行疯狂的报复。尤其是刚才做的那个稀奇古怪的梦，仿佛更是对他的严厉警告。也许那个乌黑汉子就是乌蛇的化身，如果不是身上带着祖传的蛇药，当时它极有可能扑上来要了他的命。阿弥陀佛，是自己的祖宗救了儿孙啊！

在焦虑不安中熬过了一个时辰，段天虎感到有些疲倦。他到浴室洗了个澡，这才觉得头脑清醒了一些。他踱进大厅等待员工的消息。就在段天虎刚刚跨过门槛时，忽觉迎面冷风嗖嗖，倏地只见墙角暗处一束绿光荧荧，阴森可怖。段天虎顿觉头顶一炸，心惊胆战，急忙将身子一扭藏在旁边的一口大水缸后。这水缸是盛蛇汤用的，上面还有缸盖。只见绿光开始移动，缓缓游上前来。段天虎暗叫一声，“不好！”，急忙用双手移转缸盖，按住缸沿，纵身一跃，迅速跳进了缸内。就在这时，说时迟，那时快，只听“嗖”的一声，一个巨大的身形蹿到大水缸边，正是那条失踪的乌蛇。段天虎瞧了个仔细，顿时吓得魂飞魄散，急忙身子一蹲，将那个缸盖牢牢地盖在缸口。幸好缸内只有半缸蛇汤，否则，岂不要活活淹死在里边！

缸中漆黑一团，此刻，黑暗中的段天虎又悔又恨，连声咒骂自己该死！何故？原来他自从经营这蛇馆以来，祖传的蛇药从不离身，一旦毒蛇闻到这药味就会老老实实，任你宰割。可偏偏刚才洗澡将身上充满臭汗的衣服换下时，竟忘记把蛇药装在刚换的衣服口袋里了，这岂不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给了乌蛇复仇的机会！可笑的是，乌蛇偏偏也犯了个同样的错误，它早被这蛇药吓怕了，所以刚开始见了仇人一直在迟疑，不敢贸然上前。这就给了段天虎逃生的机会。所以，当乌蛇扑上来时，段天虎已藏在缸内。这下乌蛇就成了老虎吃刺猬——无处下口了。乌蛇没逮住仇人，只好将身子紧紧箍在缸腰间，企图将水缸箍破再收拾仇人。大水缸硬实坚固，但还是发出“扎扎扎”的响声，似乎随时都会破碎。水缸里的段天虎吓得心惊胆战，惶恐不安，急得直叫嚷：“谁来救我？谁来救我？”

就在这时，从门外涌进来一群人，正是追踪乌蛇的餐馆员工们。当他们奔入大厅发现水缸上的乌蛇时，无不大惊失色，其中有个反应快的迅速从身上掏出蛇药一撒，顿时空气中弥漫出一阵香味。只见乌蛇像中了蒙汗药一般，缠在水缸上的身子一松，“啪”的一声沉重地摔在地上……

乌蛇束手就擒，段天虎死里逃生，全体员工皆大欢喜。这时，天已透亮了，段天虎比任何人都高兴，不仅捡回了一条命，还挽回了一笔经济损失。所以一大早，他就在门口焚香烧纸拜谢天地和祖宗，然后亲自手执利刃，将乌蛇从铁笼里拖出祭刀。只见他精神抖擞，红光满面，右手操利刃，左手按住乌蛇的头，一声怪号之后，只见一道寒光闪过，乌蛇的头一下滚落在地。然后他扔下利刃，双手一扯，那张巨大的蛇皮便被剥了下来。再将血淋淋的蛇身挂在一个尖钉上，开膛破肚，骨肉两分。这一系列动作十分漂亮精彩。接着，他又取出那枚绿色的蛇胆，扔进身边的酒盅内，再端在手中，仰头一口吞下，连声高呼：“痛快！痛快！”

谁知乐极生悲，段天虎只顾连呼“痛快”，却忘了脚下的蛇头依然双眼大睁，嘴未闭拢，一副怒目看苍天的样子。狂热中的段天虎无意间左脚踩着了蛇头，要命的是他穿的是拖鞋，裸露在外面的大脚趾竟被蛇头狠狠咬住了。段天虎顿时大叫一声，惊惶失色，急忙操起利刃将大脚趾一刀砍了下来，然后迅速从身上掏出蛇药涂上，包扎妥当，

这才转危为安。他想不到乌蛇被砍头破腹后，竟还会如此寻仇，恨得他操起家伙将蛇头砸了个稀巴烂，边砸嘴里边狠狠地骂道："孽畜啊，孽畜，你如今身首异处，尸骨不全，还能来报仇么？"

数天以后，段天虎在斩杀乌蛇的地方发现了自己的那根断脚趾，竟然肿得像小馒头一样大，乌黑贼亮。他随手捡起一根木棍，狠狠地朝这"馒头"一捅，只听"扑"的一声，黑水四溅，直扑段天虎面门，溅得满头满脸。

当天晚上，段天虎睡在床上直发高烧，睡梦中不住呼唤着："饶了我吧，饶了我吧！""救命啊，救命啊……"次日起床后，他发现自己身上开始糜烂，散发出一种奇臭。段天虎急忙上医院调治。谁知连着吃药打针全都无效。就这样拖延月余，最终久病不愈，段天虎在痛苦中死去。

三个月后的清明节，这天，段天虎的家人去祭扫新坟，发现坟堆上有不少圆洞，洞壁光溜溜的，其中还有一个碗口粗的洞穴。家人祭扫后，回家与旁人一说，众人议论纷纷，都说坟堆上的圆洞是蛇穴，十有八九是段天虎死后，乌蛇的子孙心犹不甘，继续寻仇。幸亏段天虎已经火化，要是土葬的话，恐怕尸首全都会被这些孽畜啃光食尽。于是，人们在惊呼声中，又暗自默默叹息。

选自《民间文学》

请勿让座

◇文／黄超鹏



赵大爷退休后，每天早晨乘公交车去公园锻炼。他经常运动，身体很好，美中不足的就是那满头的白发，暴露了年龄。赵大爷一上公交车，总会有年轻人主动给他让座。赵大爷很不服老，耿耿于怀。

前阵子，赵大爷在网上看到一则新闻，说有位老人出行时为了避免被让座，在自己胸前挂了一块纸牌子，上面写着"请勿让座"四个字，老人的包容与善举得到了网友的纷纷点赞。赵大爷一瞧，觉得这招很有借鉴意义，马上叫儿子也给自己弄一块牌子。

儿子想了想，说："爸，他那字是手写的，我给你来个升级版的吧。"

赵大爷来了兴趣："啥是升级版的？"

儿子说："我给你买个电子显示牌，按亮就会自动显示出字。"

赵大爷很高兴，几天后，他在胸前挂上电子显示牌出门了。牌子上发光的字果然非常醒目，吸引了公交车上所有人的目光，大家对赵大爷投去赞叹的目光，有人还竖起了大拇指。赵大爷特别得意，还专门换了两趟车到公园，就为了多感受别人的赞许。

过了几天，赵大爷上车时，又按亮了电子显示牌。可是这回，大家看他的眼光却有些奇怪，很多人窃窃私语，还偷偷笑起来，让他浑身不自在。赵大爷疑惑地想，这些人在笑什么？

这时，旁边有个小伙子站起来说："大爷，坐吧！"

赵大爷急忙摆手："我不坐，我不坐！你没看见我这牌子吗？"

小伙子笑着指指赵大爷胸前的牌子："看见了，您请坐吧！"

赵大爷连忙低头一瞧，不禁一跺脚："这山寨货！"原来，电子显示牌有一半坏了，上面只亮着两个大字"让座"！

选自《故事会》

无臂刀客

◇文/马卫　图/黄胜



一

刀客是游睿的职业。收钱，杀人。虽然他并不喜欢钱，也几乎不用什么钱。他收钱仅仅是因为自己是一个刀客，钱是这个行业里唯一能证明身份的东西。游睿开的价钱通常很高，因为他的活儿，做得漂亮。

游睿做生意有一个规矩，不杀女人和孩童。生意一直做得很顺利，来找他的人络绎不绝，他也从来不留下麻烦，但这次例外。

在沙漠中，游睿遇到了人生中最难的一笔生意。那人的刀很快，这让游睿不敢有丝毫闪失。从清晨一直斗到日暮，那一刻黄沙满天。他看准时机挥出一刀，同时一道白光也向他飞来。游睿最后还是完成了，看着对手滚落在黄沙里，血和夕阳混成一块，漫过自己的右手，游睿觉得很痛，原来痛是这种感觉。随后他也躺倒在黄沙里，沙子迷住了他的眼。

当他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一间屋子里，从窗户射进来的阳光很刺眼。游睿用力坐了起来，右臂的伤口被包扎起来，那是一块女人的绣巾，有淡淡的香味。

女人？

在屋外游睿见到了那个女人，她一身红衣，头发被风拂在脸上。她面无表情地看着他，游睿也一步移动不得。她的脸很美，像带着露水的桃花。游睿觉得有些口渴，舌头很干。

“有酒吗？”

她把游睿带到堂屋里，给了他一坛酒。

酒很特别，有淡淡的甜味，他一口气就干下三碗。

“那个人是你的仇人？”

“不是。”

“少了一只手会怎样？”

“还好，只是我的生意，以后会多些麻烦。”

“你是干什么的？”

“我？替别人解决麻烦。”

她不再说话，眼睛望着外面，深邃而空洞。游睿喝着她给的酒，打量着这个救了他的女人，她就像这片沙漠一样，总是让人看不清里面的东西。不知道为什么，游睿觉得这个女人，很特别。

二

游睿和这个女人在沙漠里一住就是十天。在他看来，这始终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可它确实发生了。世界上的东西就是这样奇怪，你很难把它们都想通。一个刀客为什么要和一个女人在一起？他不知道。

游睿的伤好得很快。师父告诉他，当初捡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冻得全身乌青。“你生来就是做刀客的料，刀客要有九条命。”这是师父常对游睿说的一句话。

“你为什么救我？”

“我并不想救你，那天你倒在沙漠里，让我想起一个人。”

“谁？”

“很久以前，我救过的另一个人。”

“你一个人住在这里？”

“对。”

“为什么要住在这片荒无人烟的沙漠里？”

“我在等一个人。”

三

她很少说话，总是默默地望着远方。游睿一直很想知道，她笑起来会有多好看。当然，她从来不会对他笑，也许在她眼里，游睿和这片沙漠一样，不曾引起她的注意。

沙漠里的夜晚，风总是在不停地呼号，每到这时，他会盯着摇曳的灯火沉默不语。隔壁传来女人低吟的歌声，凄婉，悠远，像沙漠里呜咽的胡笛。

睡不着的时候，游睿反复在心里问着同一个问题，自己是一个刀客，而她是谁？为什么遇到她，又为什么还不离开这里？游睿一直无法回答这个问题。而当他困惑的时候，只好喝酒，还有就是看着她的脸。游睿发现自己开始容易醉了，不知道是因为酒，还是她的脸。

第十一天晚上，沙漠里出奇的安静，风不知道去了哪里。月亮从乌云里钻出来，给沙漠镀上了一层银色，看上去就像雪一样。游睿忽然想起了师父，想起他让游睿在雪地里奔跑的场景。师父曾说过，做一个刀客就不能停下来，否则你就会死。

“那我现在为什么停下来？”

想到师父让游睿很伤感，他最后死在一个女人的怀里。游睿曾经问师父，为什么要和一个女人一起走，师父说他累了。去世的时候师父像个孩子一样依偎着那个女人，血从他的胸口涌出来，把他们两人都染成了红色。游睿抓着师父颤抖的手，问他仇人是谁，他笑着摇摇头，“没有仇人，是我自己要停下来。”

隔壁的歌声止住了，很久没有再响起。游睿望着月亮，却忽然变成了她的脸，依然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游睿起身，轻轻踱进她的房间。她俯在桌子上，就像一只红色的鸟，轻盈却又疲倦。桌子上堆着很多酒坛，在灯火中发出暗暗的光。

他想把她扶到床上去。游睿伸手，触到了她的头发，它们像丝一样光滑。心突然一紧，游睿看到了头发下那张白皙的脸。撩开

头发，她安静地睡着，脸上却挂满泪痕。游睿的手颤动着，触碰她的脸。她的脸很凉，但充满了弹性。

“给我一坛酒。”她忽然睁开眼睛，看着游睿。她的声音很柔弱，像从很远的地方飘来。游睿很惊恐，手僵在那里一动也不动。

“给我一坛酒。”

游睿回过神来，转身去堂屋拿酒。

她伸手过来接酒，却抓住了游睿的手。他惊奇地发现原来她的手那样滚烫，一股热流激遍他全身，游睿顺势把她拉进怀里。

第二天游睿醒过来的时候，昨晚发生的一切历历在目。

师父曾经说过，做一个刀客就不能接近女人，游睿终于还是没能做到。

她倚在屋外的栏杆上，依然面无表情地看着远方。一切就像场梦一样。游睿不知道她是否记得昨天晚上的事，可游睿无论如何都应该离开了。

“我的伤好了，该走了。”

她没有说话，只是点点头。

“你救了我，我不知道怎样报答你。”

“我说过我并不想救你。”

“可事实上你救了。”

“无所谓。”

“如果，我想带你一起走，你会答应吗？”

“不会。”

“为什么？”

“你不是我要等的人。”

游睿带着自己的东西，一把刀和对一个女人的记忆，离开了那片沙漠。游睿觉得很痛，不是师父死的时候那种痛，也不是自己失去右手那种痛，这种痛来自心里，若无其事却又无比深刻。原来痛是这种感觉。

游睿发现自己已经不再是一个出色的刀客，他开始变得犹豫，变得不再果断。以前他眼里的世界很简单，杀该杀的人，收该收的钱，走该走的路。可现在，因为一片沙漠，一个女人，他不再清醒。

尽管如此，游睿还是继续接了一笔生意，雇主正是她。

当游睿走到屋外准备离开的时候，她忽然说：“我知道你是干什么的。既然你替别人解决麻烦，那就帮我一次。”她拿出一支金钗，“不知道够不够，我只有这么多。”

游睿看着她，她的眼神很闪烁，似乎想避开什么。

“你救过我，这个价钱很高了。你想杀谁？”

四

江南的景色是细致的。走在湿润的空气里，游睿又想起了那片沙漠和那个女人。他不确定自己是否还会回到那里，但可以确定的是，它们会一直存在于自己的心里。

来江南是为了杀一个人，是沙漠中的女人委托的生意。

这是一桩奇怪的生意。

游睿在一片小桥流水间，找到了他要找的人。

男人正握着一个女人的手，教她作画。男人风度翩翩，眉宇间有股英气。女人穿着一身白衣，不时地咯咯笑着。游睿觉得她的脸有些熟悉。

男人发现了游睿，他似乎皱了皱眉。游睿慢慢地走过去，手中的刀紧了紧。

男人让女人停下手中的画，托说起风了，要她回去拿件衣服来。女人奇怪地望着游睿，忐忑不安地走开了。

男人示意游睿在石凳上坐下，看了看游睿手中的刀。

“你是来杀我的？”

“是。”

“是她让你来的？”

“这个你无需知道。”

男人忽然笑了笑，安然地理着自己的衣角。

“我知道会有这一天的，该来的终究会来。”

“你知道她会杀你？”

“当然，她恨我。”

“爱和恨有时候很难分得清楚，它们都会让人疯狂。”

游睿看着眼前这个男人，他面对死亡时的坦然，出乎意料。游睿见过无数次将死的人，要么痛哭流涕，要么垂死挣扎。可他，是这样的平静。

“你可以很容易就杀掉我，甚至比你想的还要容易。但在你杀我之前，我们可不可以谈一笔交易？”

“什么交易？”

“我的妻子，就是穿白衣的女子，是雇你之人的妹妹。”

游睿忽然明白了，为什么一见到那白衣女子，就觉得有些熟悉。

“七年前我们来到这里，以为可以忘掉所有的事。她之所以要杀我，是因为我当年，负了她。”

五

“你为什么负了她？”

“有些东西是根本没有选择的，我忠于了自己，也就负了她。”

“那你到底想和我做什么交易？”

“我知道杀人是你的职业，但我求你，可不可以放过我妻子？”

“我从来不杀女人。”

“可我死了之后，我妻子一定会丧失理智。”

“你想说什么？”

“我家里留着一些钱，你可以把它们都拿走，就算是我开的价钱，你帮我杀掉雇你的人。”

“我为什么要帮你？”

“你不是帮我。就算你不接这桩生意，我妻子也一定会为我报仇。我欠她们姐妹太多，不想看见她们自相残杀。你今天来了，我们三个人就一定都要死。我和你谈的是交易，对你来说，死不死人，死几个人，都没有关系，你只要收到钱就好。不是吗？”

风吹了起来，拍打着游睿的脸。那个男人依然平静地看着游睿，仿佛胸有成竹的样子。游睿又想到了那片沙漠，想到了每天望着远方的她……而眼前这个男人，丝毫没有将死的恐惧，游睿在想也许死亡对他来说是种解脱，是种偿还。远处一道白影跑来，游睿感觉到了她的急促。他拔出了刀，用力挥了出去，血立刻溅起来，游睿听到了女人的尖叫。

但倒下的不是女人，也不是那个男人，只是一只手臂飞扬出去。那是游睿的左手。

不久之后，在一片沙漠里，一个红衣女子收到了一只手臂，那是一个男人的左手。她看着那只左手，忽然放声大哭，哭声异常凄厉，传得很远很远。女人哭了一天一夜，第二天就离开了那片沙漠，没有人知道她去了哪里。

而江南的一座山间小院里，一个白衣女子紧紧依偎着她的男人。

几年之后，北方的一个乡村里住进了一个陌生人。他没有手，干不了农活儿，常常一个人坐在家门口抽着旱烟。村里人时常接济他，当他们问他以前是干什么的，为什么会没有双手的时候，他却总是嘿嘿地笑着不回答。

他就是江湖上有名的刀客游睿。每天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常常回想他的一生。想起自己的师父，沙漠里念念不忘的她，还有那对相爱的男人女人。游睿的刀压在柜子的最底层，世上只有它可以证明游睿曾经是一个刀客，一个很出色的刀客。

选自《文艺生活·精品故事》

藏虹刀

◇文／黍蓠　图／戴清胜



“烧鸡腿一个，十五个铜板！”

入夜的街道上行人渐少，唯独街口的烧肉铺前还排着长队，人头攒动。

包在油纸里的鸡腿拿到手时还是热乎的。张小甲挤出队伍，将纸包贴肉裹在衣服里，撒开两条早已酸麻疲累的腿，飞似的跑出小镇的南门，跑过了一小片树林，最后跑进了山根下一座破败的土地庙中。

这庙也不知是哪个年头造的，残破得只剩了些许残垣断壁，冷风从西墙灌入，又从东墙穿出，呜呜低鸣着，将神像前一个小小的火堆吹得明灭不定。

就在这几欲熄灭的火堆旁，一个头发蓬乱的叫花子正躺在一堆用破布和干草铺就的“床铺”上。他面朝里一动不动，似乎睡得正酣。一张充作被子的麻袋片盖住了身体，却盖不住脚，过堂的冷风将他破烂的裤管吹得不时掀起，露出腿上黑乎乎的泥垢与血污。他的一条腿已经断了，却只草草地用两块长短不一的木片勉强夹住，包扎用的布条上也渗着血污，看来似乎刚刚受伤不久。

张小甲兴冲冲地进了破庙，一溜烟地跑到那叫花子身旁，用力摇醒了他，将油纸包递到他面前，说道：“花子大叔，快看这是什么！”

那叫花子被从熟睡中叫起，慢慢起身，呆呆地坐了好半天，直等眼中的混沌退去，方才看清了眼前站着的灰头土脸的少年。

叫花子的嘴唇忽然开始颤抖，双目圆睁如铜铃，披散的头发下那张看起来并不怎么苍老的脸上，流露出一种无法形容的复杂表情。他的目光缓缓下移，只见少年手中托着的，赫然是一只皮酥肉嫩、一看就让人欲罢不能的大鸡腿。

“吃腿补腿！”张小甲抹了抹淌下来的口水，看起来比这即将吃上鸡腿的叫花子还要高兴，他兴奋地说，“我今天刚挣的钱，不多不少，正好十五个铜板！”

“啪”的一声，那叫花子忽地飞起一掌，重重拍在张小甲的手上。掌力到处，那油纸包带着少年的一声惊呼飞了出去，包中的鸡腿在空中画出一道弧线，“扑”地落进了庙门外的一堆灰土中……

风还在吹着，带着初冬的寒意。张小甲只觉得整个人都被这寒风给冻透了，硬邦邦地僵在原地，一动也动不了。

叫花子将手一挥，眼中露出凶光，喝道：“老子叫你快滚！你是聋了还是傻了？”

张小甲当然没有聋。他虽是个流浪儿，无父无母，好在四肢健全，身体也算健康。他也并不傻，虽然很多人都觉得他傻——他原来做叫花子的时候，只需装作伤病的样子，往佛寺庙宇前一坐，一天就能要到不少钱。可干了没多久，他就开始嫌弃这不耗力气便能来财的活计。有手有脚就不能游手好闲，尽管跑腿送货赚的钱只够果腹，可他觉得这样才踏实，只有自己辛苦赚来的钱，用起来才不会于心不安。

恍惚间，只听那叫花子恶狠狠地又吼了一声：“你再不滚，老子一刀宰了你！”

可能从未见过这叫花子如此声色俱厉，也可能是“宰了你”这三个字的确奏了效，张小甲似是回过了神，咬着牙，强忍着在眼眶里打转的泪水，喝道：“好！我走！你要我走，我就走！”说罢，他迈开大步，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庙门。刚刚走到门口，忽又停住，俯身在灰堆里找出那只鸡腿揣进怀里，回头瞪了那叫花子一眼，道：“你不吃，我吃！”说罢，一转身，便走得看不见了。

看着他消失在黑暗的夜幕中，那叫花子脸上的肌肉开始抽搐，慢慢缓和下来的眼神中也开始现出痛苦之色。隔了良久，直到确认张小甲不会再回来了，叫花子才长长地舒了口气，如释重负地低下了头。

山风凄凄，低沉如呜咽。忽然，庙门外有人大喝一声：“好！”声音震得房梁上的灰土簌簌而下，连仅剩的几根木椽的榫头间都发出吱吱声响。火堆边的叫花子眼中忽地精光大盛，抬手抓起身边一个破旧的窗格便扔了过去。那窗格虽经虫蛀风化，朽烂得只剩了大半个框架，可一到这叫花子的手中，竟仿佛忽然就成了铁打铜铸的一般，只听“呼”的一声，夹风带势地往庙门外飞了出去。

就在这当口，庙外的黑暗中已经多了一个人。也不见他抬手作势，蓦地便有一点寒星破空飞出，直向那窗格上撞来。

寒芒刚刚闪现，便突地银光暴涨，其势之迅疾沉稳，竟丝毫不逊于破空飞坠的流星。只见半空中一道银光飞来，“嚓”地一下，便将那窗格从中击破。

窗格一破，那寒光立即消失。几乎同时，那破碎的窗格木屑猛然调头，仿佛在这一击之下就成了有灵有知的生灵，不约而同地朝叫花子的头脸上招呼了过去。

眼看着碎片兜头袭来，那叫花子掀起了身上的麻袋片，力量贯处，将它如同一面盾牌般抛向空中。只听“扑扑”之声响成一片，麻袋被刚好击到的碎木片打了个正着。那些碎木片上似是有着极沉的力量，直接将麻袋打得倒飞出去，“扑”地一下撞上了破败的墙面。残存的泥灰被这一撞又落下了一大块，只听叫花子一声低呼，瞬间被扬起的粉尘笼了

个严实。那中年人站起身来，打量着他，目光一闪，道："莫非，你还想为他报仇不成？"

"交出刀来，我也是一死，又何妨让我死个明白？"叫花子淡淡地道，"难道，就算我断了腿、只能一动不动地躺在这里，你也担心我会暴起伤人么？"

中年人看了他好一会儿，忽然笑了起来，说道："看不出，一向温和心软、谦和恭谨的二师弟，竟也会有现在这伶牙俐齿、咄咄逼人的时候。也罢，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既然你想知道，我便告诉你……"他将手背到身后，慢慢踱着步，说道："事情其实很简单，我只是旧事重提，想要带些师弟下山行走而已……"

"下山行走？"叫花子当即打断了他，"听闻你最近常与卧虎寨的几位寨主来往，所谓的行走，便是去给他们打家劫舍、为害江湖助一臂之力吧？"

中年人呵呵笑着，眼光一闪，说道："原来你竟也知道这些。不错，我曾在一次出门办事时与他们有过一面之缘。大家均是慷慨豪爽之人，又愿在江湖上闯出一番名堂，相谈之下自然便一拍即合。"

"卧虎寨原先还只是个绿林道上的山寨，近年势力忽然庞大起来，江湖中都传言，他们与西南的密教无名暗中勾结。听闻前不久他们劫了快马堂一单送去京城的货物，所得白银不下千两不说，还有不少名贵药材和古董珍玩。那快马堂虽不过是个车马行，兼营些保镖押送的生意，但却是武当名下的产业。如此太岁头上动土，怎会不招来杀身之祸？这件事遍传江湖，自然无人不知。前些日子他们托人捎信，说最近风声太紧，要我前去帮些小忙……"

"助纣为虐！"叫花子狠狠地说了一句，一口唾沫吐在了地上。

那中年人也不以为意，只是轻轻叹了口气："是啊，师父也是如你这般说的。只不过他的火气比你还大，吹胡子瞪眼地训斥了我一顿不说，还要收回我手中的飞虹刀，并传书天下，将我逐出师门！"他连连叹气，道："他一说完，当即便取过笔墨，要下告文。你说说，这样的事我又怎能让它发生呢？"

听到此处，那叫花子惊得"啊"了一声，道："你……"

中年人得意地摇了摇头，说道："我当然不可能动手杀他了。再怎么说他也是师父，以我这个弟子的武功，决不可能在不惊动旁人的情况下将他一击毙命。"他从衣袋中掏出个火折子来，漆黑短小的一截看起来与寻常取火的火折子无异。

中年人冷冷地"哼"了一声，说道："你方才有句话说得好，百草门的医师也是人。只要是人就有欲念，会贪图各种想要的东西。比如说，那位孟先生吧，他与八台山唐门的那位守寡二少奶奶早就互生情愫，我已答应他，待我执掌门派后，便替他去八台山唐门说情，成全这段姻缘。他听了自然感激不已，便答应在师父的药饮中加一些料……"

"你们！你们居然给师父下毒……"那叫花子语音颤抖，下面的话已经再也说不下去了。

而那中年人却毫不在意，说道："其实，我让他加的不过是些精神气短的药物，量也不多，只说为让师父安心调养身体。如果是大毒之物，量他有一百个胆子也是不会做的。一切的关键都在这个火折子里。"

他随手一晃就引燃了那个火折子，火苗才刚窜起，就被他用手掐灭："此物乃是密教中用以炮制行尸的软尸香。死人用了，身体立即可以恢复到活人一般的柔

软。可若是给素来体虚的活人用了，便会筋肉僵直，只怕武功再高的人也活不到天明。”

“啊！”叫花子一声惊呼，道，“你……你这欺师灭祖的凶手！”他怒火中烧，想从地上爬起来，无奈断了一条腿，刚刚撑起一些，便牵到了伤处，痛得再度摔回到干草堆中。

“小心，小心啊！”那中年人连声说好几个“小心”，脸上却无半分关切之意。又是啧啧连声，叹道：“咱们三个师兄弟，就二师弟你性子最犟，毫无审时度势的大将之风。何不趁早把刀交出来，或许，念在同门一场，我还可以放你一条生路。”

“放我一条生路？”叫花子扬起脸来注视着他，一句一句地道，“你杀师父与师弟时，可曾想过放他们一条生路？”

中年人连连点头，说道：“好！极好！”话音未落，人已闪了出去。还未等叫花子明白是怎么回事，人影一晃，中年人又已出现在了原来的地方。只是这一次，他的手里还多了一样“东西”，那是一个瘦削少年，嘴巴半张，一双大眼睛圆睁着，紧紧地盯在叫花子的脸上。

“小甲！”叫花子惊叫出声，他分明记得这个少年已经被自己给气走了！

“师弟当真使得好计谋！只可惜，这些伎俩在师兄我的眼里，不过是雕虫小技罢了。”中年人的手中银光一闪，一柄尺来长的短刀已然架在了张小甲的颈上。那刀锋锐利无比，还未抵上他的咽喉，森森的刀气便已割破了颈上的皮肤。一缕鲜血顺刀尖滑落下来，落到地上，也像是滴落在那叫花子的心头。

见张小甲始终一动不动，只有一双眼睛流露出焦急愤怒的神情，便知他只是被封了穴道，并没受什么重伤。叫花子稍稍松了口气，冷冷一笑，说道：“这只是个小叫花子而已，就算你杀了他，也是拿不到藏虹刀的……”

中年人叹了口气，说道：“若是这样的话，那便可惜了！这小子也是个重情义之人。你将他赶走，可他却一直都躲在山根下，根本就没打算离开。”

“傻子！”叫花子忽然喝道，两行清泪不知何时已经滑落了下来，“你个半点儿武功都不会的娃子有个屁用！”他看着张小甲发红的眼眶，骂得更是厉害，“就算你从那山崖下救了老子又如何？搭上自己的性命，是要与我黄泉路上做伴么？”

两大颗泪水从张小甲的眼中滑了下来，那目光中坚定的神情似在作答，不错，我便是要与你做伴！

“现在说这些，还有何用？”中年人稍稍动了动手腕，便又有两滴鲜血滚落到了地上。

看着小甲颈上新添的血痕，那叫花子忽然握紧了拳头，重重地击在了地上，仿佛下了极大的决心，他喝道：“好！放了他，我给你就是！”

说罢，他伸手掀开身下的破布与干草，将一个巴掌大小、通体漆黑的匣子拿了出来。

那匣子也不知已见过多少次，中年人的瞳孔猛地一缩，喝道：“扔过来！”

“先放了他。”叫花子抬手将匣子移到火堆旁，道，“你若不放，我便将它烧了，玉石俱焚，谁也别想得手！”

到底是本门信物重要，还是两个随手便可了结性命的人重要，这个答案不言自明。

就在张小甲被推到叫花子身旁的同时，那个黑匣子也落进了中年人的手中。那中年人几乎喜不自胜，伸手就去开那匣子的锁扣，可那锁扣极为复杂，加之心情激

动，竟然连扳了数次都没打开。

叫花子在张小甲的肩上捏了几把，当即解开了他被封的穴道，又检查了一下他颈上的伤处，见只是些皮外伤，这才放下心来，口中又斥道："你回来送死么？"

张小甲脸上的泪水早就干了，嘻嘻地笑着，伸手入怀，从破烂的衣襟中拿出一只沾满了灰土的鸡腿来，道："这可是我跑了一天腿挣来的，就算要死，也要吃了才死得甘心啊！"

鸡腿！竟然还是这只鸡腿！叫花子抬起头，用难以置信的眼光看着这少年。却见他那乌黑的眸子明亮如繁星，仿佛能直看到人的心中。

"嚓"地一响，那中年人竟迫不及待，径直用刀将那匣子给劈了开来。黑漆的匣盖应声而落，而匣内赫然是空的！他扔掉了那匣子，手中的刀猛地就挥了起来。

就在这时，这荒山的破庙中忽然出现了一种奇异的景象：分明是黑夜之中，这破败的庙堂中却忽然亮如白昼。一道光芒乍起，如惊鸿、如霹练，在空中画出一道绚丽的七色光芒，直奔中年人的咽喉飞去。

耳中只听"叮"的一声轻响，中年人手中的短刀从中断为了两截，断下的那截刚刚落到地上，那奇异的光芒便也跟着消失。光芒一落，只见中年人眼珠凸出，喉咙中咯咯作响，一点银光刺入他喉头，只剩半寸来长的一小截还露在外面。一丝鲜血飞溅上刀身，又迅速地顺着刀沿滑落下去，在那摇曳不定的火光下看来，就像刀身上的一闪退逝的浅显裂痕。

火光跃动不止，似乎仍然惊惧于方才这一击的石破天惊。光线闪动处，可以看见那薄如蝉翼的一小截刀尾上，赫然刻着的两个篆字——藏虹。

虹，见于阴阳之气。小雪时节，阴胜于阳，虹气乃歇，故曰藏虹。

那只鸡腿还留在张小甲的手中，只是连他也不知道，这中年人心心念念想要的藏虹刀原来一开始就被藏进了这鸡腿中……那叫花子或许早就知道自己保不住这柄刀，才在不容发现间将它扔到了外面的灰堆中。

张小甲看了看眼前的叫花子，又看了看手中的鸡腿，忽然叹了口气，说道："怪不得你不肯要，原来这竟是一只要人命的鸡腿……"

"扑通"一声，中年人的尸首栽倒在地，双目兀自圆睁着，死不瞑目。

叫花子叹了口气，说道："我原也是杀不了他的……"他回手拍了拍张小甲身上的灰土，下面的半句话便没有说出口。

而他没有说出口的话，张小甲似乎已经明白了。若不是看到自己被要挟，以这叫花子现下的样子，恐怕根本没有这么大的勇气，去挑战比他强的对手。

叫花子看着地上的中年人，又说道："其实，三师弟手中的匣子从头至尾都只不过是个空匣而已。师父眼光远大，又怎会看不透此人的狼子野心？三师弟甘愿牺牲自己，却也是为了我……"

外面的天还是黑的，风也依旧冷得刺骨。可这破庙中的二人却忽然发现，周遭的一切似乎都在这虹气一现之后改变了样貌。叫花子心中一动，将张小甲拉到近前，问道："你救了我，便是我的恩人。你可愿做个不入江湖的江湖人？"

张小甲闻言，咧嘴一笑，说道："什么入不入江湖的，我只做自己想做的事，靠自己的手吃饭，不求旁人，更不要不义之财。"

叫花子笑了，点点头，说道："这个江湖上，这样的人实在太少……或许从今天开始，便可以增加一个了。"

选自《今古传奇武侠版》

捕头施大侠



◇文／竺吉捷　图／段明

捕快领班施才德，上有老，下有小，生活过得有些拮据，不过他对百姓分毫不取，且为人处世公平，百姓背后尊称他为施大侠。

一天施才德正在大街上巡查，却被县令紧急招到身边，一阵耳语后，他接过县令交给他的包裹后，在马厩找了一匹快马便出门了。

施才德这次接手的任务说起来算是善事，可一路上却隐隐感到不安。从府衙到飞云峰不算远，二十多里路。说起这飞云峰，盘踞着299名匪徒，虽说是匪徒，平时所作所为也不算太恶，只是下山劫些地主、富豪财物，很少伤及性命，遇到灾年，他们甚至还会将一些抢夺来的财物分给穷苦百姓。

没过多久，施才德的面前出现一道高耸入云、形如宝剑的山峰。抬头往上看，只有一条羊肠小道直通峰顶，而在地势最为险要的地方修建着寨门，将小道拦腰截成两段。施才德不由感叹道：“此处地势如此险峻，也难怪官兵两次围剿都无功而返。”

施才德下马奋力爬行一段山路，便来到寨门之前，这时山寨内传来一个声音：“来者何人？”

施才德行礼后说道：“在下捕头施才德，请问寨内此时是否有人出现瘟疫症状？”

寨内传来一个声音：“什么瘟疫，我们的人好得很，你不会是有什么企图吧？”

施才德说道：“可能是误传，我奉命带了些治疗和预防瘟疫的丹药，既然贵寨人没有事，那在下便告辞了。”

施才德转身刚走没几步，却听到寨门打开并传出一个苍老的声音：“壮士请留步，请随我去见大当家。”

话说此时飞云峰的几位当家以及妻儿正

觉浑身不对劲，至于为什么会不对劲，这要从昨天说起。他们探听到有一富豪要将一些宝贝献给县令大人，便在途中打劫，而运送宝物的仆人一见飞云峰的匪徒撒腿便跑，结果飞云峰的匪徒兵不血刃便满载而归，而宝物中除金银玉器外还有一对驼峰，但由于粥少僧多，这山八珍之一的美味最后只有大当家、二当家和三当家及家眷食用。也不知为什么，食用驼峰之后的第二天就觉得憎寒壮热、头痛身疼、舌质红绛。

正当他们思索着是否中了官府奸计的时候，却听说捕头施才德带着治疗瘟疫的丹药来到寨中，几位当家强打起精神接见了施才德。大当家率先问道："官府对我们早已是恨之入骨，为什么会派你送来丹药？"

施才德说道："上天有好生之德，虽然你们之前所作所为让官府头痛，不过只要你们痛改前非，一切皆有迂回的余地。"

三当家说道："你现在人在我们手中，我们要你手中丹药可是易如反掌。"

"老三你给我闭嘴！你确定这个丹药对瘟疫有效？"二当家问道。

"师爷梁道锦对草药颇有研究，这丹药由他亲自调制。"施才德说道。

大当家从施才德手中拿过一颗丹药看了半天，也没看出啥名堂来，便对施才德说道："施大侠，你已与我们有了接触，要不你先服用一颗丹药，预防一下。"

施才德看出对方用意，也不点破，便拿取一颗丹药往嘴中送，可谁知大当家突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施才德手中抢过丹药："我信不过官府，但怎会信不过施大侠。立即召集寨中老少，让大家一起服药。"

没过多久，山寨人员都聚集到了一起，从施才德手中拿取丹药。看到飞云峰匪徒全部拿到丹药并开始服用，施才德拿起了最后一颗丹药正要服下，突然有一对年轻夫妻向他跪了下来，原来这对夫妻三天前生了一个大胖小子，他们恳求施才德将这最后一颗丹药送给他们，施才德犹豫了一下，心想自己回去再向师爷梁道锦讨取一颗丹药应该不难，便将手中的丹药交给了他们。可就在这时，只见服药的众人纷纷倒在地上呻吟起来，没过多久，一个个七窍流血，这让施才德和年轻夫妻目瞪口呆。

县令王明良似乎有些心神不定，就在此时，一名官兵进来说道："报告大人，飞云峰方向突然有浓烟升起，好像起火了。"

"燃起大火，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按理说不应该啊？"县令身边的师爷梁道锦不由自言自语道。

"师爷，你说现在怎么办？"县令王明良问道。

"走，立即去看看！"梁道锦说道。

在一大群官兵的簇拥下，县令带领着众人声势浩大地来到了飞云峰，此时火势渐小，官兵又等待了半个时辰，待火势基本熄灭进入山寨一阵查看，发现尸体数量与匪徒总数相差无几，便打道回府。

第二天县令贴出告示，宣称飞云峰匪徒被官兵全歼，而捕头施才德在围歼匪徒中英勇就义。百姓看到这条告示后，并无喜悦之情，而施才德的家人更是哭得昏天暗地。

十天后的夜里，师爷梁道锦喝完酒走在路上，突然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他的面前，师爷梁道锦心中一惊，转身而逃，却不料又有两人挡住他的去路。

师爷梁道锦自知逃跑无望开口说道："才德啊，你怎么没死啊？"

"看起来大人很希望我死啊！"施才德冷冷说道。

"我只是想让飞云峰的匪徒死，一年前他们杀死了我的儿子。"师爷说道。

"如果真是那样，当日他们已有人得了瘟疫，用不了多久整个寨子的人都会被传染，你还让我送毒药，不是多此一举？"施才德问道。

“你以为他们真得了瘟疫？我只不过在驼峰里添加了一些草药，药效一过，他们便又活蹦乱跳了，所以我只能用计灭了他们。”师爷梁道锦说道。

“可我与你无冤无仇，为什么要把我扯进去？”施才德问道。

“不是我要选你，而是县令大人要你死，你是所有捕头里最不识时务的，且除了你，又有谁能让匪徒相信呢？”师爷说道。

第二天清晨，人们发现师爷死在大街上，尸体脸色发青，但身上没有伤口，而县令也意外中毒身亡。据说那天夜里有人见过施才德，可十天前的告示上明明写着施才德已经就义，难道是施才德的鬼魂前来索命，而官府想通过施才德的家人了解情况，却发现施才德全家早已人去楼空。

选自《民间传奇故事》

多看了一眼

◇文／王培静



这是一家本市最大的水产销售公司。

武强从部队退伍后，来公司干保安已经两年了。他每天在公司门口值勤，除公司员工进门要出示证件外，外来人员都要登记，还要和要找的部门或人员联系上后才能进入。进货和出货车辆都要查验手续，手续不齐不完善不得放行。

公司员工男男女女有上百号人，进门时，有的春风荡漾，有的面无表情，有人点头示好，有人举手打招呼，有人连正眼都不看一眼自己。

这天下班后很长时间了，武强总感觉心里有些慌乱，好像有什么事情要发生。

又等了许久，他终于迈步进入了公司。他很仔细地转遍了公司大楼，连一个人影也没见到。走出大楼，他摇了摇头，笑自己多虑了。

走回宿舍的半路上，他突然又转回了身。

他来到仓库区，一间一间地看门上锁了没有。转了快一个小时，马上到结束查看时，他想到了一个人，会心地一笑。当他到达冷冻区最后一个房间门口时，发现门是虚掩着的，没有上锁。

这时，他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他猛地推开了门，里边冷冻库的门是关着的，他使劲把门拉开，心里不免有些紧张，里边的灯自动亮了，他看到了里边摆放整齐的水产品箱子，当他的眼光搜索到门口的一角时，一个带霜的人型物件吸引了他的注意力，他上去一摸，果然如他的判断，他手忙脚乱地抱起那人就向外跑。

到了门口，他把那人放在自己的床铺上，用被子盖上，哆嗦着双手拨打了120。

那人得救了，后来她笑着问武强：你怎么会去那儿找我？你怎么知道我还在公司里边？咱们不认识吧，我不记得咱们说过话。

武强不好意思地说：咱们是不认识，但每天你到公司门口，都会面带笑容地看我一眼，所以我就记住了你。这天下班时，我没有看到你的身影，心里就有些放心不下，所以就进去到处找……

她是公司的副总，刚来公司不久。那天她是私下去库房查看一下，没想到把自己关在了里边。

她说：听说你是退伍军人，那咱们是战友，我今年刚转业回来。老战友，你救了我一命。

选自《中国国防报》

★漫画吧★



无事可做／郝延鹏



商机／于海林



井蛙招商／于海林



老公聪明了／李济川



角度不同／张生博



无题／邸天行

（摘自《讽刺与幽默》）



民间故事选刊 小程序

纸刊上看到的
这里也能看到

即扫即读
无需下载

民间故事选刊微刊

ISSN 1003-255X
CN 13-1055/I

定价:6.00元

ISSN 1003-255X
9 771003 255209 15>